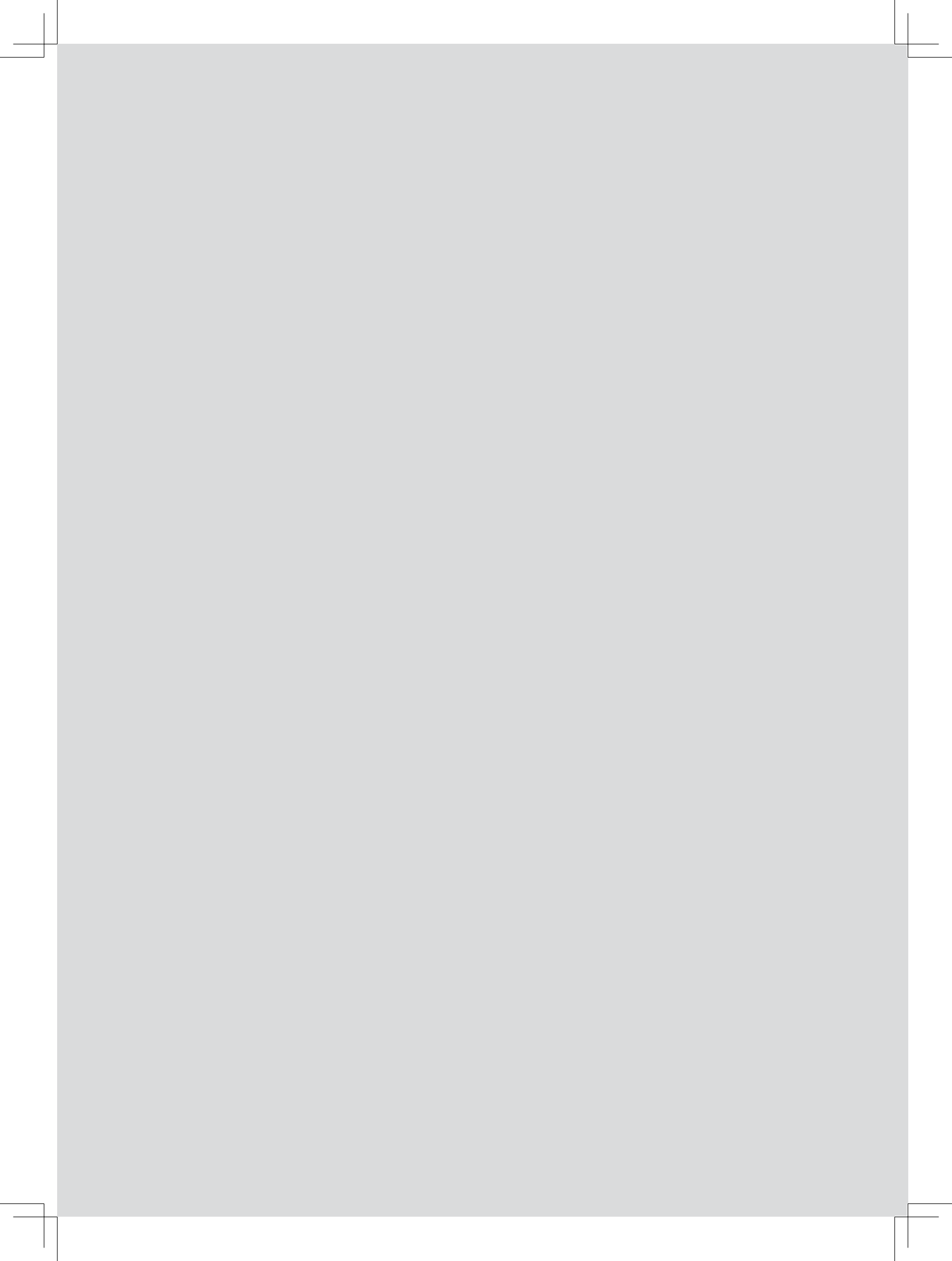


李炳南教授編表  
徐醒民居士講述

#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雪明講習堂印行



# 十四講表 目錄

介言	.....	一	
第一講表	先明佛義	.....	三
第二講表	研究佛學須先略知別相	.....	四七
第三講表	消除幾種誤會	.....	八三
第四講表	人生當前之所受（觀受是苦）	.....	一〇五
第五講表	人生三際之抉秘（十二因緣）	.....	一二五
第六講表	宇宙有情概況	.....	一四三
第七講表	宇宙器界概說	.....	一六三
第八講表	內容設施梗概	.....	一七九
第九講表	方便五乘解脫	.....	一九五

目錄

第十講表	五戒十善	二一七
第十一講表	四諦十二因緣	二三三
第十二講表	六度萬行	二四九
第十三講表	行門中一特別捷徑	二八三
第十四講表	吾人應有之警覺	三〇九

##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 引言

李炳南教授

中國倫理、印度佛學、歐美科學，為造福世界之三大學派。我國雖然全有，但科學早就落伍了；倫理也一度受了邪風，遭了摧殘；佛學根本就不普及，流行民間的，多半是宗教儀式而已。但是現在學校裏，對於科學、倫理，已都排有課程，可望重興；惟有佛學，反成了聽其自然的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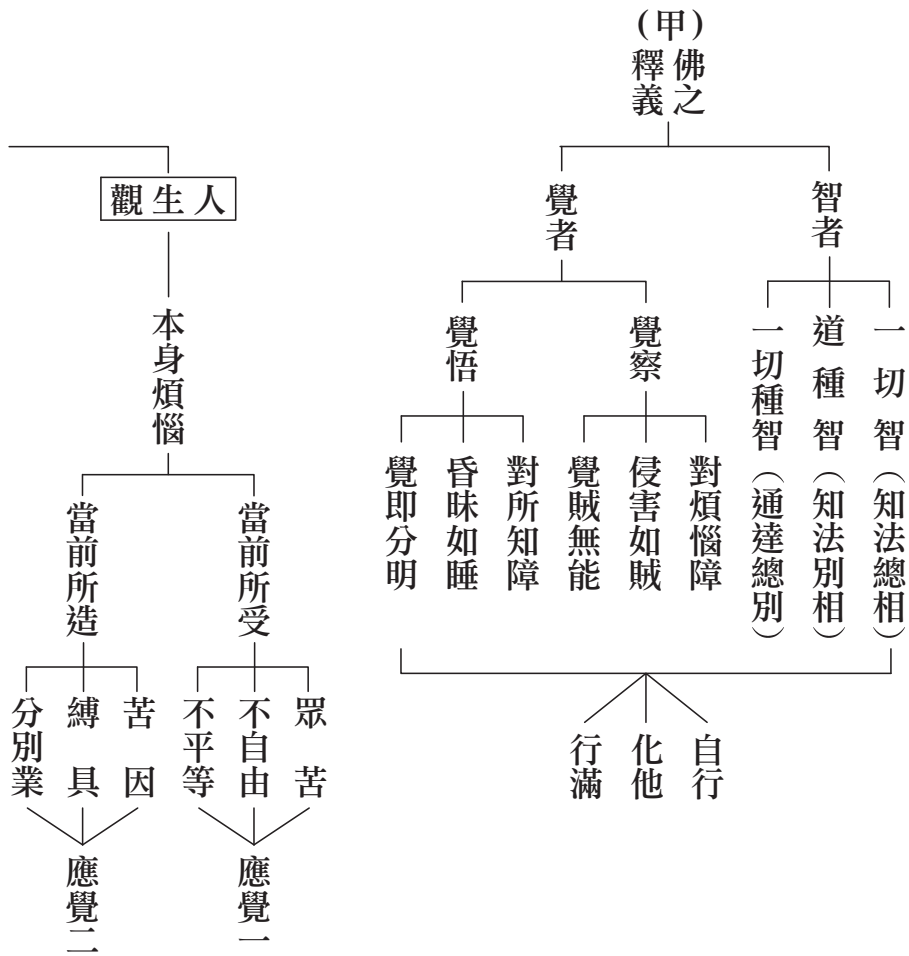
所幸各大專同學，猛發深省，自動起來研究，可憐三藏十二部，浩如烟海，不知何處可入，難以滿他的求知欲，這纔編了這份十四表，說明佛學是什麼，佛學內容是什麼，怎樣學，怎樣行，得什麼結果。依經教規範，依科學方法，也含有倫理的成分，概不空發議論，使人學一句，得一種法門，省時間，得實用。

佛學究竟說些什麼？要知人的一生，離不開空間時間，這就是宇宙人生觀；但這觀有正確的，有錯誤的。佛學就是宇宙人生觀的大覺者，覺則支配宇宙，不覺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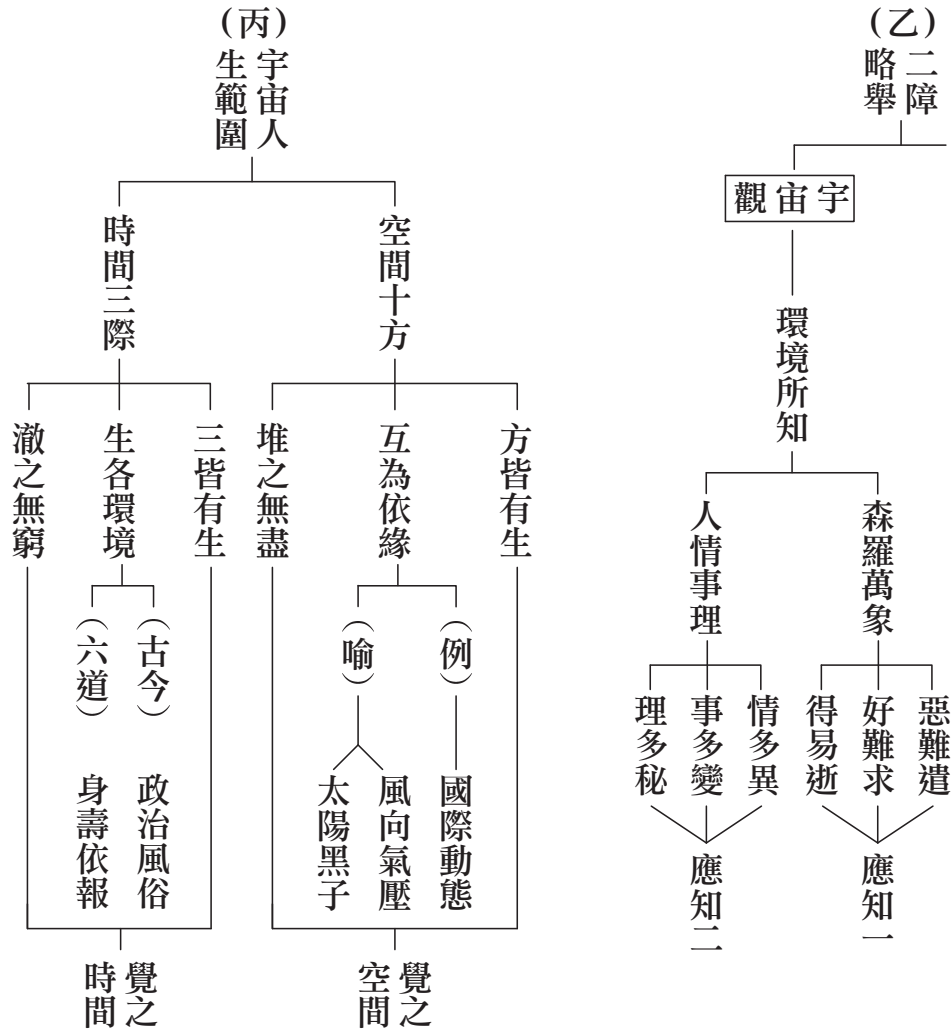
被宇宙支配；被支配就是不自由，能支配就是大解脫；萬事不依賴，要自己作主。

十四種表，極其簡單，但介紹的事理很多，可以說「教、理、行、果」，都說了一個輪廓；有次第，有前後，不能紊亂。體、相、用，因、緣、果，事與理，解與行，都有清楚的表明。這譬如旅行佛界，得了一本行路指南，以後自己看經，便有個入處，行持也有個入處，講說也有個入處，或不致歧路興歎，茫無頭緒。

# 第一講表 先明佛義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 第一講表 先明佛義

徐醒民居士講述 佛學弟子敬記

十四講表是佛學概要，一共有十四張講表。雖然是只有十四張講表，可是把一部大藏經裏面所講的意思，把它濃縮又濃縮，基本的佛法都包含在裏面，所以十四表是學佛、研究佛法的基本。對於基本的十四張講表有一個認識之後，再看其餘的各門功課，研究各種經典，就有一個要領了。

第一講表是「先明佛義」，先要明瞭「佛」這個字的意義。什麼叫做佛呢？各位看甲、乙、丙三大段。甲「佛之釋義」，就是解釋佛這個字的意義，因為我們現在研究佛學，首先佛這個字什麼意思先要了解。我們信佛、研究佛，這佛是釋迦牟尼佛，可是這裏講的這個佛是普遍的任一尊佛，佛字都是這個講法。釋迦牟尼佛這個佛是這樣講法，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的佛字也是這個講法，所以這個佛的意思是一般性的。再說，我們大家現在開始學佛了，學佛的目的是什麼呢？學佛的目的，將來就是要成佛，大家不要客氣，我們學佛將來就是要成佛，我們將來成佛了，這個佛字也是這個講法。

「佛」這個字是按照印度文的字音簡化的。印度文本來是「佛陀」的意思，照中國翻譯的時候，佛陀就簡為一個佛字。原來「佛陀」全部意思來講有兩個主要的意義，至於說詳細講佛這個意義的話，就是講一般性的佛字，佛的意義是講不完的，就是再有智慧的人把佛這個字講上多少年數，佛的含意也講不完。這裏只能講主要的兩點要義，一個是智者，一個是覺者。覺、智是文言文，翻成白話，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覺者是覺悟的人。什麼叫做佛呢？佛是有大智慧的人、是大覺悟的人，這兩個要義。

「智者」，這個智不是那麼簡單，要加以分析，所以各位看這個表，智者下邊有三條是分析智者。這個智者雖然解釋是佛，我們現在是個凡夫，距離成佛的境界還是遙遠得很，雖然是遙遠，可是我們人人都是智者，都有智慧的。既是都有智慧的話，為什麼我們還要學佛？還要將來成佛呢？這是因為凡夫眾生迷惑了，雖然有了智慧，自己現在被很多不了解的事情迷惑，顛顛倒倒的、迷迷糊糊的，被這些東西把我們障礙住了，我們就不了解。

禪宗講個比喻，我們的本有智慧就像一面光明的大鏡子，那個鏡子人人都有，我們心裏有鏡子才能夠照到一切，照得清清楚楚的，拿這個來比喻智者。有智慧的人他對什麼事情、什麼道理都是一目了然，那現在為什麼不能夠這樣呢？就是鏡子上面染上很多灰塵，很多障礙的東西把鏡子的面給遮閉起來了，所以這個鏡子不能發出照明的作用，我們凡夫是這個情形。可是要知道，雖然被那些灰塵、障礙物把鏡子遮閉起來，照不出來，但是鏡子的功能沒有遺失，還是在那裏。所以我們學佛是什麼原因呢？就是把鏡面那些灰塵一層一層地把它洗刷乾淨，禪宗有一句話——就是要見到本來的面目，這是比喻的話，就是把我們本有的智慧，全部開發出來，這就成佛了。無論那一尊佛，他都是把那些灰塵等等都洗刷乾淨、成功了。我們現在還沒有開始學的時候，先要了解這個道理，然後才懂得這個方法——怎麼樣把我們心裏這面鏡子洗刷乾淨、有什麼方法來洗刷。學佛開發自己的智慧，一個程度是一種境界，這有三層境界，第一個境界初步的工夫是一切智，第二個工夫是道智，第三個工夫完全成就，成佛了，是一切種智。

什麼是「一切智」呢？一切是代表一切的一切，你們所看到的、所聽到的，眼前所見所聞的這還不夠，這個地球上、地球以外的天空裏面所有那些星球，這都是我們眼可以看得到的；還有看不到的，歷史上的那些事情，全部的這些叫做一切。還有未來的，我們眼前現在也看不到的，未來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一切的道理，這都是用一切這兩個字，全部把它包含起來。這個一切的一切包括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有形象的、沒有形象的，我們人的本身、我們人以外的一切的動物，自然界的一切和一切物體，這些都是一切。懂得這一切的道理，這叫一切智。怎麼懂得這一切的道理呢？這指的是什麼呢？這一切的道理是把它總合起來講，說真理的話，佛法有一句「萬法皆空」。萬法的「法」這個字，就是我們人的本身，人類以外其他的動物，還有自然界的各種物體，有形的無形的、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包括無窮盡的太空裏面種種的星球，用一個法字包含了，所以各位要認識這個法字，就是包含這一切的，這個法就是一切的元素。

一切智就是懂得一切道理，那就知道法的總相。萬法總相，就是把它歸攏起來一個總相，就是佛經裏面講的「萬法皆空」，萬法就是一切的法，這個一切的法講到最後，都是一個空相。這個空相，看有學問的人和沒有學問的人兩種講法不一樣，有學問的人他智慧程度智商高，講到萬法皆空，馬上就知道，我們這個地球也好、台灣也好，整個世界太空裏所有星球也好，當體、當下一看就是空的，不要分析，用止觀直接地觀，用止觀的方法一觀，當體就是空的。學問不夠的人、智商不夠高的人要分析，是分析空。智商高的人是當體空，體空就當體就看見空了。智商不高的人、智慧程度不夠高的人他要分析，叫分析空。怎麼個分析法呢？譬如說現在中國有些科學家研究物理學，得了諾貝爾獎金的，他還在分析宇宙的結構，從粗淺的分子分析到最微細的分子，一直分，中子、質子、微分子，之前分析出來一個夸克，到目前來講那個夸克是最微細的單位。但是這個最微細的還沒有分析到最後，它還是物質這一部分。除了物質以外還有心理的因素，在精神的這一方面，那還沒有研究到透徹。所以總相用分析，就是一步一步這樣分析，分析到最後，物質沒有了。現在的科學家研究不到那種境界，他就是不能夠從物理世界超越到心靈世界，他要

能突破，就是從物理世界突破到心靈世界，就能融合起來了。那個時候他才知道萬法皆空，這是法的總相。假如不能夠從物理世界進展到心靈世界的話，永久的中子、分子、微分子到夸克，還有叫做什麼克，克到什麼時候也沒有辦法。因為始終執著物質這一部分，對於心法不懂，始終沒有辦法，不能解決問題，那對於一切智，他始終不能開發的，開發不出來這一切智。一切智就是知法總相，知道一切法都是萬法皆空，用分析的也好，用當體止觀的空也好，確實明瞭一切的法歸於空相。

空相分析的時候，佛法又有簡單的一句話，就是「萬法因緣生」，一切法都是由各種的因、緣和合起來，才現出這個法；因緣一拆散了，還有這個現象嗎？萬法都是現出一個假相，就拿我們這個身體來講，我們人的身體，這個生命也是個假相，我們這個身體，人這個生命也是有各種的因緣和合起來，才有我們這個生命的現象。把這個道理徹底明瞭了，就是一切智。徹底明瞭這個道理之後，就不執著這個假相了。不執著這個假相，就不會被這個假相來妨礙他，就可以自己作主，不會被外物來支配，他能夠支配外物。假如被外物支配，就有生死不斷，生生死死的，

生死不能自主，那就是被萬物所支配的。自己能夠知道一切智，知道萬法皆空了，能夠破除萬物的假相，他能支配萬物，他就能夠生死問題解決了。解決了這個生死問題是什麼人呢？大家都知道是羅漢，寺廟裏面有羅漢像，供有的羅漢。證到羅漢果的話，他得了一切智，他真正得到萬法皆空了。什麼法也支配不了他，他可以出六道，六道都控制不住他了。

再講「道種智」，道是種種的道理，一切種種的道理，這是什麼呢？「知法別相」。別相跟總相不一樣的，總相就是剛才講的，萬法它一個總就是一個空相，不管那一個法都是空相。地球到最後還是空的，天空裏的任何一個星體到最後還是空的，我們人生不空嗎？生命也是空的。這個法是別相，是差別相，這個法、那個法個別的，不相同。同樣在這個地球上，太平洋跟大西洋不相同，中國跟美國不同。就講中國各省，東南西北各地方也不同。就拿我們人生來講，我們人的總相，我們每一個人，五官四肢大部分都是一樣，形狀都是人。個別地講，那可不一樣，是那裏人呢？中國人跟外國人不同，中國人自己說你是那一省的人？再說你姓什麼？

你是那一家的人？就那一家的人來說，一個家庭裏面每一個成員也不一樣。就一個人本身來講，就我們每個人自己來講，別人身體是這樣，但是身體有頭髮、有眉毛、有眼、有耳、手腳……種種。這些地方，你們在學校讀的書也不少了，從小學念到現在大學，學的生理學也不少了，儘管你生理學學得不少，我敢斷定的一句話，你對於你自己，還沒有了解你自己身體的結構，內在的不必說，內在的我看不到，內在的五臟誰看到？就是外表你也看不到，你頭髮有幾根？就在眼上面的眉毛有幾根？你不知道。那就不能說大話，我知道，我什麼都知道，你連你的眉毛你都不知道，你還知道什麼東西？這是事實。法的別相就包括這些，我們人的本身、動物、植物、礦物……個別的研究，這些事誰懂得它？我們現在是被那些障礙物把它遮住了，所以不懂，把那些障礙物一層一層去乾淨了，這些統統都明瞭了，都懂得了。

比如說，一般講心理學，世界上再有權威的心理學家也不敢說，任何人的心理他一看就徹底看出來。但是有了這個道種智，自己的心理、他人的心理就都徹底地明瞭，就像那個鏡子的光明，一塵不染的時候，照得清清楚楚，這是法的別相。知



道法的別相，就是道種智。知法總相，總相是個空。別相是有，有是假有，因緣和合起來都是假，現出來個假相。雖然現出的是假相，但是假相是假相，不能說是假的就不研究它。再說我們人的身體也是假相，身體假相你不明瞭它，很多問題不能解決。怎麼樣飲食，身體有了病的時候，怎麼樣自己調養，它雖然是假的，你不懂得，自己就不能照顧自己，那怎麼行呢？雖是個假法，別相要知道，知道世間這些學術，像醫學和其他種種的科學，現在研究生命學都要知道，但世間的這些學術只能知道一點點，不徹底。高明的醫生就是把生理學研究得非常透徹了，如果沒有開發道種智，他也研究不到究竟的那個地步，必得要有道種智，那一切就看得清清楚楚的，這叫知法的別相。

知道法的別相是什麼人？就是大菩薩，還不是小菩薩。各位現在開始學佛，對於佛學有興趣了，真正地學要受菩薩戒，受菩薩戒就成為菩薩了。但是剛受菩薩戒，這個菩薩能跟觀世音菩薩相比嗎？那早得很呢，觀世音菩薩是大菩薩，你們是小菩

薩，小菩薩知法知道一點點，必得到觀世音菩薩的地位，才能對法知道非常透徹。所以說道種智，那是大菩薩開發的智慧。

再說「一切種智」，前面有一切智，又有道種智，一切種智就是把一切智、道種智綜合起來講。一切智是偏於空的這一方面講，道種智偏於有的這一方面講，空是真空，有是假有。無論是真空、假有都是偏一邊的，必須一切種智把真空假有都融合在一起，然後開出一切種智，這叫中道，「通達總別」，把總相也通達了，別相也通達了，這叫一切種智。

這三種智慧必須要學，才能開發這三種智。中國佛法有好幾宗，其中有一個天台宗，把這個三種智用三諦來說，以空假中的方法用功。怎麼開發一切智呢？用空觀來看一切法，可以得到一切智。道種智用假觀，假觀成功了，可以得到道種智。一切種智用中觀，中是不偏於空，不偏於假，空假中三者融合在一心，叫一心三觀，有中觀智，中觀修成功就是一切種智。

這三種智，無論那一尊佛，都是用佛法的方法來修成功的，一步一步地，一切智、道種智、最後到一切種智，全部開發出來了，成為智者。我們還沒有開發，現在只是開始學，懂得這個道理，然後再學種種的方法，按照這個方法去修，修成功了，我們也是智者。所以佛法是跟別的宗教不一樣，別的宗教是外道，他不明瞭自己就是跟教主一樣的，釋迦牟尼佛是教主，阿彌陀佛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那我們是那個世界的教主？成了佛之後，自自然然地就有個世界，做那個世界的教主。這是我們學佛跟外道不一樣，外道他不明瞭他自己有這個智，不明瞭自己將來能夠成佛。外道的教主高高在上，信他的人只是他的子民，是他的兒子，是他的老百姓，信徒怎麼能夠跟他相比？這就是心外求道，叫外道。他不知道每一個眾生的心就是這樣可貴，我們的心就是智者，所以佛法講萬法唯心，必得要明瞭我們的心就是這麼可貴，這是心法。心完全開發出來，我們就是一個智者了。

再說，智者本有智慧怎麼能夠開發得出來呢？要覺悟，不覺悟怎麼知道？覺悟也是先開始由小小的覺悟，一直到最後，就大覺悟了。我們稱讚釋迦牟尼佛也好、

阿彌陀佛也好，叫大覺世尊，是已經成功的大覺。我們現在開始懂得這個道理，懂得我們自己的心就是佛了，就是小小的覺悟。小小的覺悟要覺的是什麼？要覺的範圍很多，也很廣泛，有兩個要義：一個是「覺察」，一個是「覺悟」。覺察，覺察跟當警察一樣的，當警察不是在家裏睡大覺，他要到外面跑，那裏有小偷，那裏有犯罪的人、有犯法的人，他要到處去看。經過覺察之後（察是覺察那個事實，把事情看明白了），覺悟，是把每一個事情的道理明白了，領悟了。這兩者，一個是覺察，一個是覺悟。

「覺察」，察的是什麼呢？是對煩惱來講的。前面講我們人人都有智慧，這智慧跟佛是一樣的，我們現在智慧發不出來作用，就是因為有灰塵等等，那是比喻的話。實際上來講這些灰塵是什麼呢？就是我們人人都有種種的煩惱。煩惱是什麼呢？煩惱對於世間這些東西，對於好看的东西、好吃的東西、好聽的那些東西，都想把它貪求過來，貪心、貪求心，這就是煩惱。貪求不到的，就對人家發脾氣了，怨天尤人的，這就是瞋恨心，統統是煩惱。或者自己有什麼地位了，自己書念得很多有了

學問，自己感覺到比人家高一等，這些傲慢心統統是煩惱。這些煩惱就是一種障礙，障礙什麼呢？障礙我們本有的智慧，有這些煩惱，我們的智慧就不管用了。一般人講利，利就是貪求這些種種利益、權利，「利令智昏」，一個人他在求名求種種利，貪求名利這種心使得他的智慧沒有了。為什麼利令智昏？貪求心就是一種煩惱，煩惱就有障礙，智慧就不管用，開發不出來。

覺察就是「對治煩惱障」的，煩惱障它侵害我們本有的智慧，就像賊寇、小偷一樣的。你一覺察，小偷就無能為力了，一覺察，賊就施展不出他的能力了。假如我們大家都在這裏呼呼大睡，眼也不看，耳也不聽，小偷跑進來，這裏面可貴的東西一個一個被他拿走了，大家都不知道。而現在不是這樣，大家都是在這裏眼睜睜地看得清清楚楚的，當一個小偷進來的時候，我們大家都眼睛睜開地看著他，他就不敢動了，就算這裏面的東西很好，再好的東西他也不敢動手。所以覺，這個賊就無能。那就是說我們一覺察的時候，煩惱障就撤除了。

「覺悟」是「對治所知障」，所知的就是我們對於世間的種種事情道理，本來我們都應該知道，但是有這種障礙在那裏，我們就不知道了。所知障跟煩惱障有什麼不同呢？煩惱障，也是從貪求心那裏發生的，但是它稍微有點不同的地方，煩惱障是障礙我們人的本身，譬如說是生死的問題，有了煩惱障，我們生死就不能了。我們到人間來，過去在那一道？我們不知道，將來到年紀老了，老了以後還要死，死的時候，任何人都不想死，不想死也不行，有生就有死，死了之後又有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就是我們人本身的一個大問題，煩惱障就是這一個大問題不能解決。

所知障呢？它是對於一切的宇宙、一切的事情、一切道理，他不能夠明瞭，該知道的他不知道。一覺悟的時候，所知障也就把它撤除了。這有一個比喻，我們不覺悟的時候昏昏沉沉的，叫昏昧，昏昧就如同睡眠一樣。睡眠的時候對於外面的事情就看不分明。能一覺悟就明白了，一覺悟的時候就不是昏昧，眼睛看清楚、耳朵聽得清楚，對一切事情、一切道理都是明瞭分明。所以，由於覺察把煩惱障對治以

後，生死問題就解決了。由於覺悟，沒有昏昧的，一切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的，把所知障對治掉了。所知障對治掉，他把世間萬法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的，這叫覺悟。

智者、覺者，先要明了智者，智者怎麼一開發出來就是覺？因為有覺才能夠開發智。覺了一分，智慧也就顯出一分；智慧顯出一分，覺就更增進，又更多的覺察、更多的覺悟；更多的覺察、更多的覺悟，這個智慧開得又更多，這兩者之間是良性循環的，兩者相輔相成。

「自行化他行滿」，「自行」就是自己懂得這個道理，然後按照這個道理去修行的時候，這叫自行。「化他」呢？不但自己在修行，也教化別人，一方面自修，一方面是教化別人，叫化他。「行滿」，自行、化他兩者都行得最圓滿了，叫行滿。專門只講自行的話，那就是小乘，證羅漢果的，先求自己解決生死問題，對別人他不認為是重要的，他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問題解決，叫自行。而化他是菩薩，菩薩一方面自行，一方面化他，是大乘佛法。行滿了，這是就菩薩來講的，菩薩自行與化

他兩者都是圓滿成就了，叫行滿，那就是成佛。行滿修成功了，覺悟也圓滿了，是個大智慧的人、大覺者，這就成佛了。

再跟各位介紹的就是乙這一項，乙是「二障略舉」，二障指的前面覺者下面講的，一個是煩惱障，一個是所知障。二障只能概略地講不能詳細講，詳細講的話，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講得清楚，這個只能概略地介紹，舉是略舉出來。

分成兩部分，一個是我們學佛不要忘記本身，我們本身什麼呢？我們本身是人，我們到人間來對於人生抱持什麼樣的觀念？一般人各有各的看法。這裏講的「人生觀」，人生觀就是對於人生的一種觀念，對於人生的一種看法。佛法的人生觀，用最確實、最扼要地講，就是「本身的煩惱」，其他的是無關緊要的，最要緊的就是我們自己的煩惱。煩惱就指的煩惱障，有了這個煩惱障在這裏，障礙住我們本有的智慧，發不出作用來，所以這個煩惱是我們人生很重大的一個問題。要了解這個問題，分成兩個要點來，第一個要點是「當前所受」的，第二個要點是「當前所造」的。所受的，是我們接受的果。我們到人間來有這個人的生命，這是我們過去種的



因，今生結了這個果，來受這個果。這個果不管是苦的、是樂的，真正說起來只有苦，苦的太多了，我們到人間來是接受這個苦果的。接受這個苦果，我們受得不甘心，又造了很多事情出來，所以是「當前所造」。當前所造，造的時候又種了因，這個因種下去到後來、到下一輩子，又要嚐受這個苦果了。所以當前所受的是過去種的因，我們現在受苦果，覺得心裏不平，不平我們又造了很多損人利己的事情，我們又造了業，又種了因。這些因種下去，到來生又要接受苦果了。想想看，整個三世的生命就是這麼循環的、輪迴的。

現在看我們當前所受的，後面有表，專門分析種種的眾苦。現在總括起來講，我們當前所受的「眾苦」，眾苦是很多很多的痛苦、苦惱。再者，我們現在本身有種種的「不自由」，最大的不自由就是生死不能夠自主。三者，是「不平等」，我們看社會上的人都是不平等的，財富不平均、智慧不平等、地位不平等，那也沒辦法，怎麼要求平等是求不到的，這個必須要覺悟的。你要求自由，現在世界都是講民主、講自由，他們現在講自由，不是這裏講的自由，他們那個自由是非常粗淺的。

這裏講的不自由，就是生死不能自主。而現在講民主、講自由，他們作夢也沒有想到這自由是這麼講法，他們只懂得那種自由。生死是不自由的，這個不自由才是真正的不自由。而不平等，我們眾生是種種的不平等，這個不平等是怎麼來的呢？過去自己造的。怎麼造的？那現在就要知道當前所造的因了。

眾苦是怎麼來的，要明瞭當前所造的「苦因」。我們現在感受種種痛苦，錢財不夠，生活痛苦，怎麼辦呢？用種種不正當的手段，把人家的錢財奪取過來，再進一步地，不講道德的人，偷人家的東西、搶人家的東西，這個就是所造的苦因。造了這個因，將來要承受這個苦果。我們學佛必得要知道，我們現在所遭遇的種種痛苦，就是過去所造的因來的。既然了解我們現在的苦果，是因為過去自己造的因，現在就千萬不能再造苦因了，這必須要覺悟的。

不自由怎麼來的呢？當前所造的「縛具」，縛就是繩子，用一根繩子把我們自己捆綁起來，那個繩子就是一種器具，一種工具。我們人的手腳被繩子綁起來，不得自由。這個縛具是什麼東西呢？說比喻的話，縛具就是煩惱，煩惱又有另外一個

名稱，就叫縛具。換句話說，我們有煩惱，就有不自由，不自由就是生死，生死不能解決的話，就是因為我們有種種的煩惱在這裏。了解這個道理的話，我們現在學佛就要把自己的煩惱把它破除掉，把這個縛具解開來。

前面講到不平等，不平等怎麼來的呢？我們說人家不平等，對待我不平等，看不起我，我們抱怨人家看不起自己，我們自己要虛心檢討自己。我們對人家也不平等，這是由「分別業」來的。什麼叫做分別？分別是佛學名詞，就是用不平等的眼光來看人家，所謂不平等的眼光就是用差別心，就是看這個人有地位的，我們就對他很尊敬，說話也不敢對他冒犯；對於乞丐、很貧窮的人，我們就對他說話很高聲，趾高氣昂地，自己很神氣了，有這種心理，這叫分別心。分別心就是自己的心裏有高低不平等的、用差別的來對待外面的人，這叫分別。有這種分別心對待人，自己就在造業了，造的就是分別業。造的什麼分別業呢？他是一個大人物，他是一個很有權力的人，你事先不知道，你把他當做一個沒有權力的人看待，你跟他說話盡量是頂撞他，說些難聽的話給他聽。後來知道對方的身分，這個不得了，我冒犯了他。

等你發覺了以後，也已經造成了，對方想：你這個小子現在知道我的身分了，對我是恭敬了，你原來對我那樣不禮貌，他從此對待你也是分別的。我們要平等的心對待人，不管他是什麼身分，他有權力也好，沒有權力也好，你對待一切人都要尊重人家，尊重人家的人格，維護人家的尊嚴，那這就好，就不會造分別業了。

有了分別業，再小心也難免造業了，無形中就不免得罪人，別說是他現在是有地位的人，就算他現在沒有地位，他過沒幾年的時候發達了，你再見面，他認識你，你再要求他替你辦一些事情、幫你的忙，他就不肯幫你的忙。為什麼呢？你這個分別，你原來對他不好，這是你分別業造成的。我們了解這個道理的話，不要造這個分別業，我們一體恭敬對人家，他是當大總統也好，我們固然要尊敬他，他就是一個在街上流浪的，沒得吃沒得穿的，我們看他的人格，他還是個人，我們跟他說話還是要尊重他，不要侮辱他，說不定他這個流浪漢過幾年時來運轉，他比你現在還要好，人世間世事無常的。了解這個道理的時候，我們對任何人都要一體地恭敬，要平等地對人家，那你就沒有分別業了。講到究竟的地方，我們應該如此，不管

這個人如何如何，將來是好是壞，現在我們對於任何人，都不要以分別心來待人，都要尊重人家的人格，這就是不造業，那就沒有分別業。佛法最重要的，一個要修慈悲，一個要修平等，慈悲心是對待一切人都要慈悲對待他，平等是一切人我們要平等心來對待他。自心平等了，自自然然的我們就沒有感到不平等的這種痛苦了。我們所以感受到這個對我不平等、那個對我不平等，最重要的是我們心裏不平等，然後才有不平等的這種感受。如果我們自己心理就是平等的話，不管人家對待我如何，我們是平等對待人家，我們心裏很坦然，自自然然就不會有不平等了。

所以我們本身的煩惱，對當前所受的應該覺悟，一覺悟的時候，眾苦可以解脫。這個眾苦的苦果是我們過去自己造的，自作自受，我們很坦然接受，這個沒有什麼痛苦。雖然有苦，我們心裏境界一轉，也就沒有什麼苦了。至於講不自由、不平等，我們心理一轉，生死的不自由不能作主，我們從現在開始明白這個道理，我們按照方法來轉的話，我們就能解決這個問題。當前所造，我們就不能再造了，苦因就不

能再造了；煩惱，也要想辦法把它轉；分別業，我們不要有用分別心對待人家。這就是應該覺悟之一、應該覺悟之二，這樣我們人生觀就很正確了。

再講到「宇宙觀」，宇宙觀是環境方面，「環境所知」就是所知障。所知障也分兩個要點來講，一個是「森羅萬象」，就是一切的自然界物質這一方面的這些環境，包羅萬象的。這個萬象怎麼樣呢？「惡難遣」，我們現在看見到空氣不好，每天電視報告那個地區空氣品質不好，空氣品質不好就是惡。分貝太高，那是噪音，我們研究音樂的人都知道，我們耳朵聽覺，聲音太高也不好，太低也不好，不高不低的，我們能夠忍受，聽覺才能維護不受傷害。講到音樂的話，根據我們聽樂的區域，高要高到什麼程度，低要低到什麼程度，有一個程度的，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這個中間，音頻要調整的，太高太低的話都不好。所以惡的環境，聲音是噪音，水質也不好，空氣也不好，這些都是惡。惡的環境要把它排遣出去，不容易的，住家的環境你自己要維持得很好，你把它掃得乾乾淨淨的時候，人家不講公德，把垃圾隨

便倒，養了些狗，在你的房屋周圍解的大便小便，讓你受不了，你叫人家不要養，人家也不一定聽，這些是很難排遣的。

「好難求」，要求得很清淨的環境，一般人到國外，像歐洲有些國家很好，環境好，也沒有噪音，一切那麼安靜，有秩序也不亂，環境整理得也很乾淨。到那邊去旅遊參觀後，你想把我們的環境變成像那個樣子，或者是移民到那個地方，談何容易？條件不具備的時候，你求那種環境也求不到。

好的難求，就算求到了也是「得易逝」，得到了，世間環境有轉變的。比如說我們台灣在過去，人口少的時候，人也不會感覺到現在環境這麼惡劣，街上交通也不會這樣亂。三十年前的話，我們在台中市大街上來回散步很清淨的，現在你在街上能夠散步嗎？各種車輛忽然地衝到你身邊來，沒有壓到，也會被嚇得受不了。所以一轉變，好環境就失去了。這些是森羅萬象，我們應該知道。

再講到「人情事理」，是人類社會、人事環境。森羅萬象是講的自然環境、物理的環境。人情事理是人事上的環境，就是社會環境，社會環境包括事、理、人情，

人的心理，研究那一門心理學，他也不能夠把一個人的心理完全研究透徹了，沒有辦法的。為什麼呢？人的心「情多異」，人有那麼多，一個人有一個人心理，異是各人的心理不同的。同樣一個人，他這個時候是這個心理，他那個時候又那個心理，他時時刻刻在那裏轉變的，這是情。

事呢？人類社會的事，那變化太多了——「事多變」。比如美國環球航空公司，一架飛機上那麼多人，高高興興地一上飛機，在空中忽然一個大爆炸，這種事情變化誰預先知道？預先不知道的。這突然的變化，很顯著的。而不顯著的，如那一個國家、那一個社會、大的團體、小的團體，時時刻刻在那裏變。一個團體因緣和合，成立時就在變化了。中國有一部經書叫《易經》，是在沒有文字的時代伏羲氏畫卦的，最重要的講變化，那個卦變來變去的，我們普通人講：說好了你怎麼變了卦了。說好卻變了卦，像每一個人、每一種事情，事情本來說好這樣做，突然變了卦了，多得很。我們不了解這個世間變卦的事情，任何人做事情都有變卦的時候，社會那樁事情都有變卦的時候。為什麼呢？事情就是這麼多變的。這些我們應該知道。



任何一個事情，你要問為什麼有這個事情呢？它有它的道理，所以叫理，要研究事情這個理，「理多秘」，秘密，非常隱微的、秘密的，不是表面就能看得出來的。比如說美國航空的飛機爆炸，為什麼爆炸？這當中有它的道理，就算美國人把飛機空難事件找出來了，找出來也不過把粗淺的原因、道理找出來，把這個道理深入地研究，為什麼這個事情會發生？那複雜得很，微妙得很，所以理是多秘的。

人情事理，情是多異、事是多變、理是多秘，我們一般人都不知道，必得要研究佛學，才能夠按照佛法懂得這個學理，一層一層地去研究。中國的聖人，中國的經書，就教人家通達人情世故。古人講「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就是要懂得人情世故，你文章做得再好，文章不合乎人情世故，你文章就不是好文章，人情要練達的時候，才是真正的好文章。不懂得世故，不了解那麼透徹的話，學問也不是真學問。所以中國的經書是講這個，佛法更是講這個道理。

我們研究宇宙觀，包括自然的環境、人類社會環境，要了解這些現象，應該知道自然的環境，這是其中之一，社會環境的人情事理也應該知道，這是其中之一。

這樣的話，就是宇宙觀，去掉所知障。你按照佛學的學理去研究，然後用工夫修行，把所知障破除掉，你對這個宇宙就徹底明瞭了。徹底明瞭宇宙，宇宙就不能支配你，你能支配宇宙。外道講宇宙萬物是神所創造的，學佛後我們才知道，人人都能創造，我們人人只要把所知障破除掉，我們就是宇宙的主宰，我們主宰這個宇宙，這是最正確的宇宙觀。

二障略舉，一個人生觀，一個宇宙觀，這是正確的觀念。你有這兩個正確觀念，再看一般的現在西洋講的哲學，也講人生觀、宇宙觀，還有本體論等等，你了解之後，你看人家研究什麼，你就知道他在那一種境界。

前面是講人生觀、宇宙觀，這是概略地略舉出來介紹，這個介紹不過讓我們有這麼一個概念而已，不能詳細地講，要詳細講豈只是這一兩個小時能講得明白的。現在是第三段，就把宇宙人生它所涵蓋的範圍再提出來說一說，涵蓋這個範圍怎麼樣呢？一個是就空間這一方面講，一個是就時間這一方面來講。

宇宙是中國的學術，《淮南子》是漢儒著作的一本書，在那部書裏面講「四方上下曰宇」，四方上下就是空間，就叫宇；往古來今，往古就是過去的時候，來是未來，今是現在，叫三世，過去現在未來，這叫「往古來今日宙」。四方上下這個宇是空間，往古來今日宙，這個宙就是時間，所以空間時間是現代人講的學術名詞，中國古代的名詞就是宇宙，宇宙這兩個字就是空間時間。

「空間」範圍「十方」，《淮南子》所講的四方上下，不過是概略地講，四方是東西南北，四隅，隅是個角落，東北、東南、西南、西北這四隅。四方、四隅再加上下，就是十方了，空間有十方。「時間」有「三際」，三際是有過去、現在、未來，際是一個分際，三個交接的，這叫際。

整個空間，「方皆有生」，這裏請各位注意一下，雖然講的是十方，中國的數目字都是有一種代表性的，比如說，十是代表一個圓滿的數目字，十方就是包含所有的空間了。就現在的科學知識來說，整個的虛空都是在這個範圍之內的。

每一方，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有生，都有我們這個生命。我們這個世間有六道，釋迦牟尼佛這個三千大千世界有很多六道，而在其他的每一尊佛，所教化的那個世間也都有六道，每一道都有他們的生命。就拿我們本人來講，我們現在是在人間，我們現在活動的範圍在這個地球上，是這個方。除了這個人間以外，還有天上、天堂，下邊還有地獄道、鬼神的鬼道、畜生道，每一道裏面不但是有生命，而且都有我們自己過去的生命就在那裏活動過的。我們不是這一生才有我們這個生命，我們這個生命是源遠流長的，從什麼時候開始就有我們這個生命？誰知道？我們凡夫自己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才知道呢？成了佛以後就知道了。佛法講「無始」，就是找不出一個開始，就有我們這個生命了。

我們這個生命，不是每一生都在人間，並不是說我們這一生是個人，過去還是人，過去的過去，我們始終是個人身，沒有那回事情，那是外道。外道講生生世世是個人，畜生也是每一生每一世都是畜生。在佛法裏面叫做「常見」，常是固定沒有變化的，與因果不符合的。佛法講的生命是流動的，是按照一個人他在這一生造

的是什麼業，他的下一輩子到那一道裏去，這是很符合科學，也很符合心理學的。換句話說，他是什麼樣的心理，造就了什麼樣的事業，那麼未來他就到那個環境去。學的是商業，他將來就到商場裏面去；學的是教育，那將來就要到學校裏去，這是必然的。憑他的學業，決定他未來的工作、生活的環境。大家可以從這個推想，我們一個人在這一生所造的業，就決定在下一輩子，他是到那一道裏去。這一生是殺人放火，他下一輩子還想到天堂裏去，那有這個道理？或者下一輩子他再到人間來，這也不許可的。所以學法律就知道，法律判決，罪大惡極的要判死刑，法官不能讓他繼續在人間了，應該永久隔離人世間了，就是說不能讓他繼續在人世間生存了。這意思就是說，他這個人的人格沒有了，就讓他到另外一個環境去。從無始劫以來，過去造的是什麼業我們忘記了，但是可以了解一個原則，就是過去各種善業惡業我們都造過的，造的善業符合天堂，我們就在天堂也待過的。造了殺父母的那種罪業的話，必然要墮落到地獄，地獄我們也去過的。做事、對人鬼頭鬼腦的，滿腦筋都是鬼鬼祟祟的，墮落到鬼道是必然的，我們在鬼道裏邊也經歷過。所以六道我們都曾經活動過的，那一方那一道都有我們的生命。這叫「方皆有生」。

「互為依緣」，宇宙六道眾生，我們把環境空間範圍再縮小來看，鬼道、地獄道、天堂我們就不必講了，大家也沒看到；但是畜生道、人道是看到過的。就拿畜生道來講，畜生與畜生、畜生與人類，在那一個空間活動的這些眾生都有依靠，都有因緣的。自然界也是互相依緣的。無論是人類社會、是自然界，與動物都是互相依靠、互相有依賴的，這叫依緣。

舉個例子，比如說國際動態，現在交通這麼發達、資訊這麼快，全球那個角落裏邊發生一件事情，立刻就大家都知道了，不單單是知道，而且影響很大。比如說美國發生一個環球的空難事件，兩百多人全部罹難，那個事情一發生之後，全球各地方的人知道上飛機要小心，這個心理就受影響了。再說全球那一個地方發生一個事情，最敏感的股票市場，無論是東京也好、是紐約也好，是香港、台灣也好，那才是最敏感的。那裏有一舉一動，一發生事情，好事情，股票馬上漲起來了，不好的消息，一下就跌下來了，這個動態是非常顯著。

再來講這個自然的，比如說風向、氣壓，漁民在海上活動，他就要看風向、看氣壓。你們現在各位年輕，對於氣象，那天氣壓多少，高溫到多少度、低溫到多少度，大家都不大會關心的，但是上了年紀的人他就會關心。為什麼關心呢？上了年紀的人，身體調適的能力沒有像年輕人那麼靈活，對於氣候的適應性能力非常弱，氣象播出來的話，他自己不留神，受了寒或受了熱，身體馬上就患病。佛法講生老病死，老有什麼苦？老是很苦的。恭維人家，你老人家好，高壽是高壽，他種種的體能、各種狀況跟年輕人不能比，自己稍微不當心的話，病馬上就來了，莫名其妙地病就出來了。所以氣壓跟人很有關係的，尤其是有風濕痛的老年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氣象台似的，天氣快轉變了，別人還沒感受到，他身體就感受到了，往往有這種狀況，對於人有影響的。太陽黑子在高空裏面，對地球有什麼影響呢？對於地球上通信有干擾，這就是依緣，互相有關係的。這是在空間方面來講，這是舉出例子、比喻。

從這個例子、從這個比喻，向別處可以找出其他種種事物來推演，推之推之，無窮無盡的——「推之無盡」，這個例子太多了，這只是舉出一個例子而已，現在例子還非常多，你可以任意地來舉例子，任意地來推演事實。每一方都有我們的生命，我們都曾經在那兒活動過的。就舉這個例子來講，我們人身、動物、自然界天然的這些狀況，都有連帶的影響。無窮無盡地這麼研究，這些連帶的影響有什麼呢？必須要覺悟。這些都不是單獨的，不是個別的事情。所以我前面舉那個空難的事件，現在原因還沒調查出來，就是說那個飛機是在空中爆炸的，在空中爆炸的話那就是人為的，但究竟是人為的——是國際的恐怖分子放的炸彈來炸的？還是從地面上飛彈攻擊的？這個還沒有查出來。假使查出來以後任何一種狀況，那是人為的事件，那麼這種人為事件就要研究了，為什麼發生這個事件呢？就檢討這個原因，有近的原因，有遠的原因，遠的還有更遠的原因，不是那麼單純的。現在的政治家都不懂得這個道理了。



古代的政治家懂得，中國有一部《詩經》，裏面有很多〈國風〉，是各國的民風、民謠，寫出那些詩歌。天子派採詩的官員，到各地方去收集民謠，收集來幹什麼呢？這些民謠、這些詩歌代表民間老百姓心裏的話，他把老百姓心裏話收集起來以後，看看老百姓感受是痛苦的、還是快樂的。痛苦的原因從那裏來？然後要解決，政治上施政這方面就要想辦法了，研究它的原因，原因有很多。現在辦政治說是要民意調查，也不是現在才有的，古時候採詩之官到各地方去採訪民歌，那就是民意調查，比現在民意調查還確實。現在是選幾個抽樣調查，不見得可靠。詩歌是真正從心裏面發出來的一種聲音，寫詩的人他沒有把自己的名字標出來的，那真正是由心裏面發出來的聲音，非常可靠。說這些還有什麼呢？就是說政治、社會、自然種種的影響，辦政治的人了解這個，要趕快讓老百姓得到安居樂業，得到好處。政策的方面趕快就要想辦法調整，該調整的就調整。辦教育的人更不必說了，教育是怎麼樣把一個人從兒童到青年把他教得好，也要隨時在那裏研究。

我們在這裏是研究佛法，禪宗六祖慧能禪師講「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佛法就是在世間，要把世間法覺悟了就是佛法。並不是我研究佛法了，世間學問不必研究，我專門研究佛法，不是這樣。研究佛法是明瞭這個道理之後，你可以轉變，世間一切學問你都可以把他轉變為佛法。不懂這個道理，不但是世間學問，他就在道場裏面把三藏經典看了，看也是白看，把佛教經典也變成世間法了。這一點各位要特別注意的是覺悟不覺悟的問題，你覺悟的時候，世間任何學問都成為覺悟的法。不覺悟，任何事情都是為自己，只為自己來著想，自己心量一點也不能放開，那就是把佛法變成世間的學問了，想要了生死、成佛，沒有那個道理，不行的。

可是這個空間，「覺之空間」，你把這些事實都明瞭之後，最重要的你要覺悟，覺悟這個空間，都是我們在那裏活動的一個環境。假如我們不覺悟，這環境就支配我們；一覺悟的話，我們就支配整個空間。讓我們來把它轉變到什麼程度，都任我們來轉變。我們這個世間，水也不好、空氣也不好、到處都是噪音，這是我們凡夫的心理有煩惱。在釋迦牟尼佛的眼裏邊，這個世間和我們看的完全不一樣，釋迦牟

尼佛看世間是一片清淨，一點污染都沒有，為什麼呢？佛的心裏是清淨光明，所以整個環境也是清淨光明。所以我們要覺悟，覺之空間。

時間有三際：這個三指的是時間，時間三際就是過去的時間、現在的時間、未來的時間。過去、現在、未來都有生，都是有我們的生命，前面空間方面的生命是我們活動的環境，每一個環境我們都到過。時間的生命來講，過去有我們的生命，現在有我們的生命，未來還是有我們的生命，生命就好像一道流水一樣的沒有斷絕，所以「三皆有生」。

生的環境——「生各環境」有「古今」、有「六道」。「政治風俗」，古今的人類社會，政治風俗各不相同的。古時候政治跟現在政治不一樣，古時候政治無論是中國外國都是君主政治，現在政治是民主政治了，民主政治要選舉，古代政治沒有這個。在中國古代也有選舉，中國什麼選舉？中國堯舜時代，堯王他年紀老的時候，要把這個位讓出來了，找四方諸侯、朝中大臣來：你們選選看，看看誰願意出來，我真正地老了，不能再做了，誰來幫我這個位子接下去。如果是現在，那正好搶著來做。

那個時候你看看，這個說我不能幹，那個也說我沒有這個力量我不能幹，大家退讓，退讓著不做。最後大家想到有這麼一個人，有什麼人呢？這個人叫舜，舜是一個什麼人呢？他的爸爸是一個糊里糊塗的老頭子，他的後母是一個話最多又偏心的人，他後母養的弟弟更是壞透了，家裏這三個人時時刻刻要陷害舜，但舜非常孝順、非常好。堯說：我好像也聽過這個人，好，就讓舜來繼位。同樣的選舉，古時候選舉跟現在選舉不一樣的，政治不一樣、風氣也不一樣、風俗也不一樣，過去是過去的風俗，現在是現在的風俗。

過去的風俗，我講一個事實給各位看看。在春秋的時候，風氣已經不好了，道德已經是很壞了，有殺父母的了，那個時候國家的法律怎麼辦？凡是那裏發生一個殺父母的人，就把這個不孝之徒抓起來判死罪，這還不算，這個家（他住的這個房子）也拆掉，地要把它挖一個大坑，挖這個大坑幹什麼呢？水灌進去，這幹什麼呢？這個地不好，這個地不好才出了這麼樣一個大逆不道的人，水一注進去，讓它好好地將這個地消毒消毒。你想想看，那是那時候的風俗。

現在報紙登載的、電視裏面所報導的，殺父親也有、殺母親也有，外國也有、台灣也有，但是沒有聽說有這麼辦的。當然還是要把他抓起來問罪，首先問這個人多大年齡？喔，沒有滿二十歲，未滿二十歲犯罪，他可以不負刑事責任，這就是風俗不一樣了。在古時候，只要你犯了罪，年齡不年齡那是次要的。所以政治風俗，古今是不相同的，有轉變的。

再講六道，六道裏面的身體、壽命、他的依報都不相同，我們人道的身體是這樣的，畜生道的身體是什麼樣，大家看得清楚，家裏養的畜生，養的狗、養的貓，身體四肢著地，不像我們兩腳著地，手不要著地，我們是直著走，獸牠是橫著走，身體不一樣，當然各類動物多得很。鬼道有鬼道的身體，壽命也不一樣，這個到後來會講的。依報也是各人不一樣，在那個環境，享受的環境各不一樣。我們在台灣，我們現在的依報，和在歐洲有歐洲的環境，他有他的依報，在非洲有非洲的依報，各都不相同。

要詳細透徹地來研究的話，「澈之無窮」。無窮無盡的三世生命，生存的各個環境都有影響，我們要覺，不覺悟永久就被時間把我們支配了。我們一覺悟，我們可以支配這個時間，不受時間控制，我們可以創造時間。一般人沒有事情的時候，比如說等車子，搭公共汽車也好，你等了一班車子，怎麼這車子始終不來，一分鐘、五分鐘，你覺得時間很長；你要是遇見一個老朋友，在談話的時候，別說五分鐘，一個小時一下就過去了，完全是心理的因素。心理的因素就是時間照你的心理可長可短的，這就證明時間是假的東西，不是真實的。假的時間，我們可以運用的時間，我們可以做出很多的事情來，人家把這個時間白白地浪費了，我們每一分每一秒的時間都運用了，我們一分鐘可以做人家一個小時的事情，我們可以創造很多時間出來的。

所以說時間是假法，怎麼是假的？古人入定的時候，一坐下來的時候，人家看你一坐坐上好幾天，他坐的時候，別人看他坐在那裏好幾天，他自己坐得好像幾乎沒有幾秒鐘，時間非常短。這就是人的心裏一定下來的話，入了定的時候，第六識

在那裏不起作用了。分別業就是第六識造的，入了定，第六識不起作用，就沒有分別了，他那個心就是定在真心上面，那個時候時間對他來講，時間是不管用，假相就沒有作用了。所以他在那個時候，別人看起來時間很長，但是在他經歷的時間卻非常短暫。

覺悟之後，時間就由我們任意地支配。這樣各位就可以了解，證到羅漢果，他要在這個世間活多久就活多久，他可以任意地活下去，為什麼呢？時間這是假東西。我們凡夫沒有覺悟，才有生死的假相，某人死了，家裏的人痛哭流涕，他自己也感覺難過，難捨難分。證了果一覺悟，把這個假相一撇開的時候，沒有什麼生死，生死也是假相。空間也覺悟、時間也覺悟，我們學佛就要學這個覺悟，一覺悟的話，這些假相統統破除掉，我們的生死問題就解決了。所講的智者，就開發出來了。

這張表後面這一段，宇宙人生的範圍無窮無盡的，就我們凡夫看，無窮無盡的好像太廣大了，時間也太長遠了，凡夫看來是這樣子的。一旦覺悟之後，絕不會這樣，再遙遠的地方也是在眼前，再久遠的時間也是在眼前。隋朝的天台宗智者大師，

一入定的時候，他就親眼看到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還在靈山講《法華經》。所以說《法華經》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還在那裏。那是說智者大師在入定的時候，把這個空間給粉碎掉了，時間也粉碎掉了，時空整個都把它消除了，以他的真心直接接觸到釋迦牟尼佛那個時代。釋迦牟尼佛距離現在兩千五百多年，另外一個計算法的話不止兩千五百年，在隋朝那個時候距離釋迦牟尼佛那個時代已經很長久了，可是那個時候能親眼看到，釋迦牟尼佛還在那裏講《法華經》。

要學入定，並不是禪宗才入定的，那一宗都要入定，我們學淨土宗念佛法門，你得了一心不亂也是入定。得了一心不亂的時候，我們就能見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現在在十萬億佛土以外，不了解這個道理的話，就以為這麼遙遠，我們壽命終了的時候，我們怎麼往生？你要是了解這個道理之後，入了定了，那有什麼十萬億佛土以外？就在眼前。為什麼就在眼前？空間這個障礙把它撤除掉了，時間的障礙也撤除掉了，以我們的真心感應阿彌陀佛的真心，整個真心阿彌陀佛就顯露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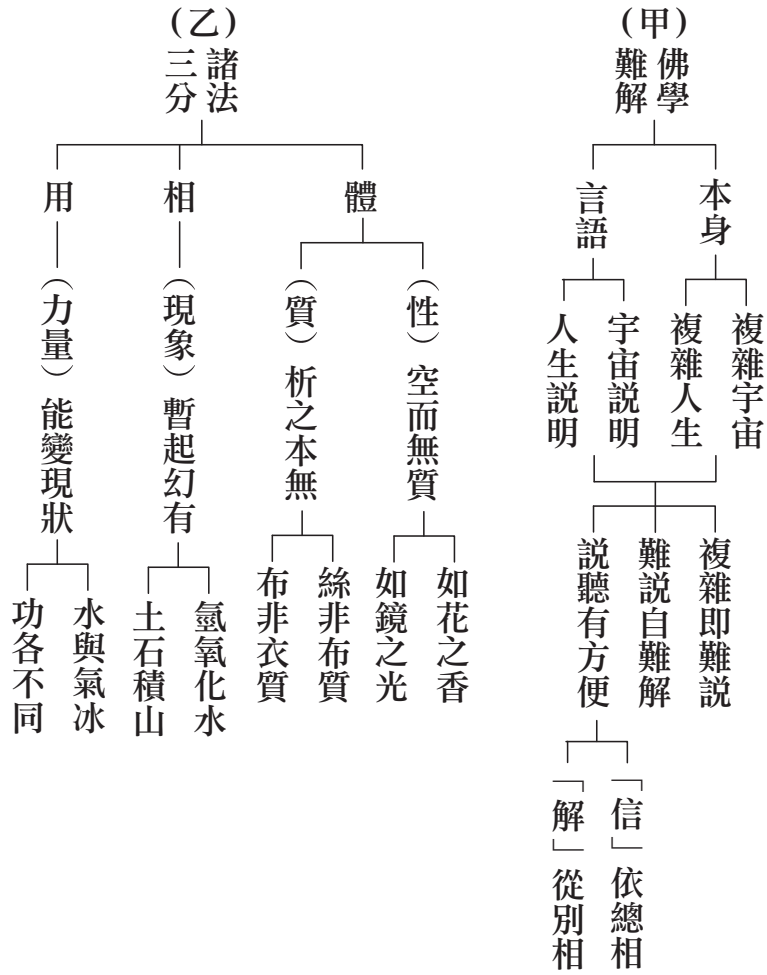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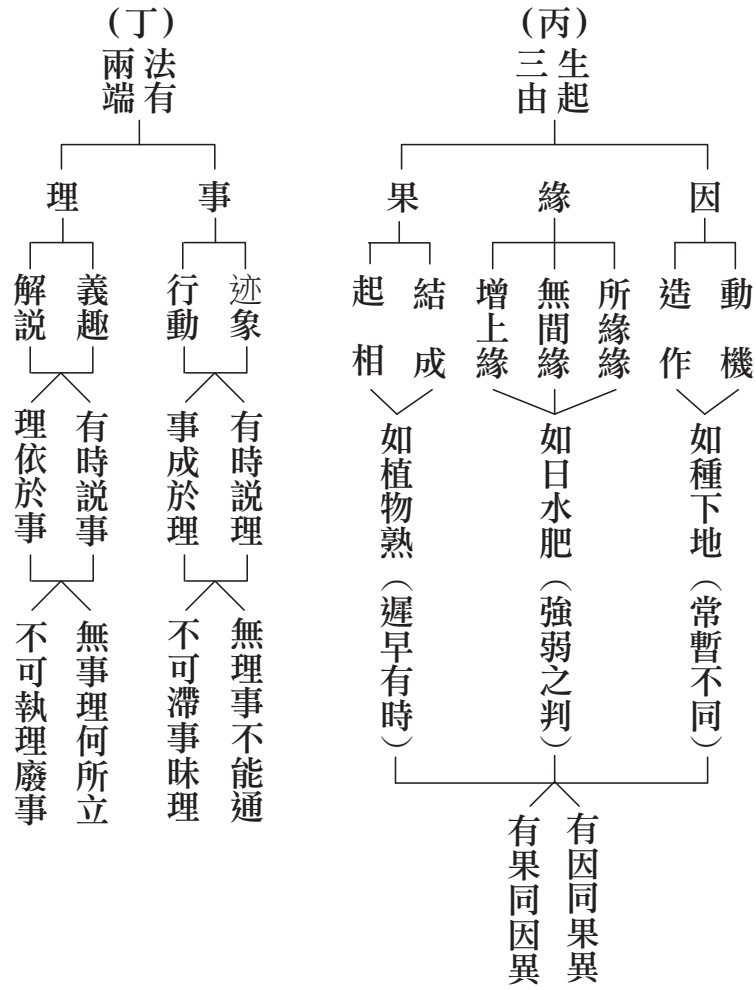
我們現在入了定，真心顯露出來才跟阿彌陀佛感應，一感應的時候，阿彌陀佛就在眼前，就看見了，道理就是如此。

這一張表，明瞭佛義還是講一個概要的狀況。了解一點概要的狀況，大家在知見方面，保證可以樹立了。在座的有些同學喜歡看哲學書籍，中國哲學也好、西洋哲學也好，無論那個哲學，都是世間那些學者們寫的，他寫的這些知見，他破除了時間、空間這個觀念的。你能有這個觀念，看哲學看得懂、看得通的，他到了什麼境界，他的學術水準到什麼程度，你知道他是什麼樣一個程度。各位的這個學問就了不起，不是普通的學問了，這個學問就是覺悟的學問了。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 第二講表 研究佛學須先略知別相





## 第二講表 研究佛學須先略知別相

現在請各位看第二講表，「研究佛學須先略知別相」，研究佛學必須先要概略地知道別相，別相是分別的、個別的相要了解。固然一切相都是假的，但是你不研究它，就受假相的累贅，你了解這個假相，你才不受它的侵害、擾害，所以必須要了解。首先分成幾個段落來講。

第一段讓大家先知道「佛學難解」，佛家這門學問不容易了解，講的人也不容易講解。為什麼呢？講的人把大藏經請出來，按照大藏經佛怎麼說、古代祖師怎麼註解，你一個字一個字這麼講，不錯，每一個字講得都不錯，但我們還是聽不明白，那有什麼用處？所以難就難在這裏。經文是那樣講，講真理是那樣講法的，但是要顧慮到現在剛開始學的人，要把他在學校裏面研究的學問和佛家的學問結合起來，假如不能結合起來的話，這就很難了解，但是怎麼樣結合起來？這不容易。

佛學的「本身」，就要讓我們覺悟宇宙、覺悟人生。我們現在不覺悟，才把宇宙認為是宇宙，與我們沒有關係，把我們人生以及其他那些動物，六道眾生是六道

眾生，與我們沒有關係，這是沒有覺悟才是這樣。覺悟了以後，都與我們有關係。佛家的學問就是解說這個宇宙問題、解說人生問題，但是你要解釋，宇宙有多麼複雜呢？人生又多麼複雜呢？佛學本身是這麼複雜，因為佛學就是宇宙的說明、人生的說明，難就難在這裏。

佛學固然複雜，還要用「言語」來講，不用言語表達出來，誰知道？所以釋迦牟尼佛在這裏講、在那裏講，到處講，那都是言語，後來弟子們用文字記載下來，所記載的還是言語，所以言語就是宇宙的說明，言語就是人生的說明。

宇宙複雜，言語就複雜；人生複雜了，說明人生的言語就複雜了。其實都這樣複雜，就難說了，說都這麼難了，了解當然很難了解。但是難說、難解總是要想個辦法，就是方便辦法，說的人也好，聽的人也好，都要有一個方便的辦法。方便什麼呢？用這個辦法很容易的就了解。這個方便辦法是什麼呢？

佛法的研究有四個過程：第一個過程就是「信」，相信；信了不算，只信不解，那是迷信，必須要了解，了解之後，道理是完全明瞭，你這個信不是迷信，是

正信了。「信解」之後，還不算完全，很多人好名、好利，佛法講名也不能好、利也不能好，為什麼呢？好名好利，生死就不能解脫了，不能解決生死了。好名好利，必然要損人利己，起煩惱然後就要造業了，造業不但是不能了生死，而且要墮落到三途裏面去。這個明瞭了，知道不能在社會上跟人家爭名奪利。人家選舉用不正當的手段拉票；我們選舉用正當的政見跟人家爭取選票。正當選票爭不到，人家非買票不可，那你也沒有買票，也沒有攻擊對方，那誰相信你這一套？誰投你一票？不投票沒關係，我不當選就不當選，抱著這個態度，那就不造業了。但是這樣的人現在恐怕沒有，我想沒有這樣選舉的。一般的選舉，總是要爭名奪利的，我們要選舉的時候，就免不了要跟人家爭奪了，明明知道爭奪是不對的，一爭名奪利就妨礙生死了。這個「解」，了解、明白了。「行」，你要堅持自己的做法，人家歸人家，儘管人家是那樣，我們照樣不當選就不當選，我要按照我這個風格去選舉，當選當然是好，不當選也沒有關係，《心經》所講的「無智亦無得」，無得無失，那就有這個工夫，就叫行，有行的工夫。了解之後，然後就修行，往道上面去走，在世間做任何事情也不會亂的，不會跟一般人一樣。各位認為現在那一個人這樣選舉？我可以

跟各位保證，你果然這樣選舉的話，你辦理選舉登記好了以後，你就坐在家裏入定好了，你不要到外面拉票，你將來一定能夠當選，我可以跟你保證。你入了定的時候，那些選票自自然然地，那些大菩薩、那些神明一個一個到外面拜票。我們修道修行應該有這樣的決心，你有這樣的決心時，你在世間做任何事情無得無失，處處在道上面去走的話，一定成功的，這就是行。行到究竟的時候，就「證果」，佛法的程序「信解行證」。現在跟各位初步地解釋這個學理的時候，只是講信解，行證在後邊再說。

「信」是依照「總相」來講，佛怎麼講的，我們就照佛講的話，就這樣相信，這是總，我們信這個原則。「解」，不是信這個原則就完了，那就是要求證，求取理解，理解就是「從別相」。比如說前面的第一講表，解釋一個佛字，就是一層一層地去分析，一層一層地了解，那就是解的別相。我們信的時候，信總的原則，我們求了解的時候，一層一層地把道理要研究明瞭、研究明白，這就是解，這個就是



方便。所以佛學雖然難解，佛法有它的方便，各位把握了這個方便的方法，雖然難，實際上不難，抓住這個要領就不難。

學佛一開始沒有一個次第，就沒辦法學好，不但是學佛，學世間任何一個學問、任何一個藝術，都要有一定的次序，一定要先有基本的工夫。比如說寫毛筆字，一開始該怎麼寫？先學抓筆，一隻筆很輕的，一下就抓起來了，你練習抓筆，要費很長的時間。這一隻筆能夠抓得很好，抓得輕鬆自在，怎麼運用就怎麼運用；假如不會抓筆，一隻筆雖然不重，拿在手裏好像很沉重，也沒辦法寫字，沒辦法揮灑自如，其他各種藝術也都是這樣。在學校裏邊每一科系的學問，一開始都是講一個概要，佛學有個概要，學經濟、社會學那一個科系也好，一開始先介紹這一門科系概略的、入門的研究法。可是現在一般學佛的人不是這樣，一開始他就是大經大論的講，基本的一個「佛」字還不懂得，「佛學」這兩個字還不懂得，講大經大論的怎麼懂？講得很熱鬧，聽得很熱鬧，聽完了，什麼也不知道，那沒用處的，沒有效果的。所以研究必得講有效果，時間很可貴，必須要運用得很有效。說解從別相，一定要從

基本的學理一步一步地求其了解。不是一開始就研究《六祖壇經》，一開始就學《金剛經》，好是好，那可是學了多年的老修行人才研究那個學問，他才能夠了解。一開始他怎麼了解？開始的時候各位不要嫌這個太基本、太粗淺，淺是淺，它是基本的，這個基本的不了解，高層次的更不了解。各位學數學，加減乘除還不會，學那個高層次的數學，什麼微積分那一類的話，怎麼知道？因此要從基本開始。

「諸法三分」，法是宇宙人生一切一切的總代表，諸法是一切的法，任何一個法，包括我們人、動物、六道眾生、自然界的各種物質、時間、空間等等，都是法。任何一個法研究之後，把這個理論研究清楚，才能覺悟，研究的目的是要覺悟。研究要懂得方法，然後才懂得它的道理。研究任何法，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是「體」、第二是「相」、第三是「用」。

比如這個茶杯子，有蓋、有杯子本身，茶杯子是瓷做的，大家看的時候，你注重的是什麼？你看到的是什麼？你沒有看到瓷，看到的是茶杯子。這茶杯子是做什麼用處呢？毫無疑問，茶杯是倒茶用的、喝茶用的。這個例子，體相用都有了，做

茶杯原料的瓷就等於體，茶杯子的相狀就是相，茶杯子倒茶用就是它的用處。茶杯的體是瓷，瓷可以做茶杯子，也可以做飯碗，也可以做茶盤子，也可以做衛生設備的馬桶、浴缸，瓷都可以做，一體萬用。

這個相就不一樣了，茶杯子是茶杯子的相，飯碗是飯碗的相，馬桶是馬桶的相，浴盆是浴盆的相，相不同，作用也不同。這個相固然是不同，作用是更不同了，茶杯子它完全是倒茶用的嗎？我做別用途也可以，除了裝茶以外，裝開水也可以，裝其他的任何液體也可以，用途不一樣，看你怎麼運用它。

萬法的「體」指的是什麼呢？體就是我們人人都有的，不但我們人，六道眾生也有，體就是那個真心。我們普通人講我們的心是虛妄的心，虛妄的心隨時在改變的。比如說現在你心裏想什麼事情，過一個時間，心裏想的又是另外一個事情，它時時可以改變的，可見得這個心是虛妄的、是假的。真心，它不可以改變的，真心永久是沒有生沒有滅，不生不滅的。《般若心經》講的話：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生不滅。真正了解這個真心的話，破除生滅法，生死就解決了。所以有生有死、

有生有滅，是因為沒有認清自己的真心，也就是沒有明瞭自己的體，才有生死。認識自己的本體，這體是哲學講的本體，他只是在探討，哲學家探索本體，自古到現在，都是還沒有探索到真心的這一方面。探索到真心這一方面只有在佛法，除了佛法以外，還有中國文化，從伏羲氏一直到孔子講這個本體，講這個心法。除這個以外，現在世界上的哲學家、科學家，連真心的邊際都還沒有觸到，難就難在這裏。

為什麼這個體這麼難以明白呢？體就是「性」，就是佛法講的「真如本性」。真就是真心，真心是什麼樣的真心呢？你拿出個樣子給我看看，如是如如不動的，如如不動拿不出來，為什麼拿不出來？因為是空的。空的並不是沒有，空性沒有相顯出來，一般凡夫的肉眼看不能見這個本性，要看見這個本性，不是用肉眼看的。佛家講眼有好幾種眼，我們這個眼是肉眼，學佛要開慧眼，開智慧的眼。一般哲學家，他的眼、他的心都是凡夫分別心，所以他研究不到這個，就不能入門。

這個性是「空而無質」。體是性質，性是性，質是質。性是空而無質的，質是把這個物質分析，分析也是沒有的。怎麼是空而無質呢？下面舉這個例子，「如花

之香」、「如鏡之光」。蘭花要遠遠地聞，這個空間裏到處散布有蘭花的香味，你在四周找看香氣在那裏？香味在那裏？花之香就是這樣，你想把蘭花的香拿出來，抓也抓不到，看也看不到，它就是空的，空而無質。如鏡之光，鏡有光明，可以照出面貌出來。這個光是從鏡子裏邊發出來的，可是鏡子發出來，把眼睛貼在鏡子裏邊找光，找不到，光是射到外邊空間，因此光也是空而無質。反光就是從外面反射過來的，鏡是鏡、光是光，鏡是個相，光是無相的，是空的。你從這個例子、這個比喻去研究體驗性的空而無質，我們的本性就是這麼樣子的。

「質」又次一等，質一般講物質，分析到最後也是沒有的，「析之本無」，也沒有的。這個也有舉例子，「絲非布質」、「布非衣質」。我們穿的衣服，衣服是布做的，布的原料是纖維，纖維在這裏講就是絲，沒有這個纖維，布也織不成的。你一層一層地分析，這個絲、這個纖維，不是布的本質，布也不是衣服的本質，都是它的質料。如果說絲是布的質，那就定住了、固定了，絲只能織布，不能做別的使用途。實際上絲可以做繩子，絲也可以製成很多其他的編織物，用途很廣，所以絲不是布質。

布也不是專門用來做衣服的。比如一塊布料，它當然不是衣服，但是它也是絲製成的。還有窗簾，它也是布做的。同樣是布，它可以做出很多的東西出來。既是這麼講，這個布不是固定是衣服的質料，絲也不是布固定的質料。進一步由衣服分析到布，由布分析到絲，再分析，絲的纖維你把它從粗的纖維分析到細的纖維，細的再細、再微細微細，分析到這個物質沒有了。如果只是在質這一方面，不能超越，不能進入到性。老子講：一尺長的東西，日取其半，一半一半地分，永久地分下去，分不完。所以不能執著物質，一執著物質，就不能夠突破，不能入道，那就是世間的學問。孔子在《周易》裏邊講「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形而上，超越有形狀以上的，那才真的是有道，道才談得上性。形而下的，著了相了，始終是器具，被這個器阻礙住了。道你是沒辦法學的，必得要從物理世界超越到心靈的世界。禪家所講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百尺竿頭，竿頭以上什麼？無相了，你著了相就不行。體是心靈世界必得要了解「空而無質」，整個是性空的狀況。性空是空，沒有相，但是不能說沒有性，性是真實的、是有的。這個了解之後，往後研究經典，經文裏面什麼地方講的是體，什麼時候是講的相，才看得懂。

「相」的部分是「現象」。現象是由體裏面現出來的假相，「暫起幻有」的。什麼叫暫起幻有？我們台灣的四面是環海，大家都知道大海裏就是水，水是不錯，各位到海邊去看，欣賞海面，看海看什麼東西？你不是看海水，我想大家是看海的波浪，看海水起的波浪有高有低的，還看海上的船。水是水，水起的波浪是波浪，波浪是相，水質是水的質，這個是幻有的。怎麼是暫起幻有呢？我們就拿水來講，水就是一個幻有的相，大家學科學就知道，水是氫氧化合物的一種，氫氧化合物可以變化很多，水就是其中一種，它是由氫、氧變化成為水。這個水什麼呢？水是暫時起來的一個幻有之物，現出這個現象。

再拿山來比喻，大肚山或玉山，玉山只是個相，這個相是一堆一堆的土、一塊一塊的石頭堆積起來的，才有這個山。大家不相信，那有這回事情呢？山就永久這一個山，玉山永久是玉山，我也沒有看見誰在堆積。大家一說這句話，好像理由很充分，事實上是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人把這個玉山堆積起來，成為現在這個樣子，好像沒有的。在台北以前有一座垃圾山，在垃圾沒有堆積之前是平地，等到垃圾堆積成

山了，那山就堆積起來的，那不是合前面那個例子嗎？那個山的相是假有的，那些垃圾裏面由土、由石頭等等，堆積起來一種相，那個相就是暫起幻有的。水的相、山的相，拿這個做個例子。我們人的生命也是現象，這個生命也是暫起幻有的，一切的現象無不如此。台灣的這個地方，也是暫起幻有的；不只台灣這個小島，地球上五大洲，整個地球也是暫起幻有的，必得要麼有這麼一個覺悟。

「用」它是一種「力量」，這種力量「能變現狀」。怎麼改變現狀？下面這個例子，水、氣、冰，水在一定的溫度之下，它就蒸發為氣體，水在一定的冷卻狀況之下會變成冰，結成冰。可是水有水的功用，氣有氣的功用，冰有冰的功用，各個不同的。不覺悟的人，水就能淹死人；覺悟的人，可以用水運用自如，你怎麼樣運用都好，水是供給你使用。那個氣也是這個樣子，你覺悟的時候，你運用氣；不覺悟的時候，就受物質的支配了。覺悟的時候，你懂得用了，可以藉這個假相，用在各地方，用出來之後，對於自己、對於眾生都有好處。



我們研究佛學，根據三分體相用，最重要你明瞭體，明瞭體之後你才能夠不執著假相，然後才能運用萬法，運用自如，然後才能有利於眾生。

第三段丙這一項「生起三由」，生起講的是前面諸法三分裏邊體相用的相，萬法的各種相生起來有三個理由。常聽學佛的人講「萬法因緣生」，就是一切的法怎麼生起來？有這個因緣具備了，就生起來這個法。還有我們學佛最重要的要明瞭因果，因果是簡單地講，講完全的話就是因緣果，生起三由就是講因緣果。

第一個是「因」，因是一種「動機」、一種「造作」。動就是一種變動，開始在那裏動了；機是微微的生機。比如說各種的種子，麥種也好、稻種也好、其他的種子也好，它有生長的那種機能，叫生機。當它生長的那種機能要開始的時候，這就是動；生機沒有發出的時候就不會動的，安安靜靜地在那裏。開始要發生了，叫動機，這是生長萬法最初的一個因。再是「造作」，也是說明種子起現行的時候，一起了現行，它就有造作。這個說明兩個意思，一個是種子發動起了現行是動機，起了現行以後就是行為造作。

研究因果不是那麼單純的。講我們人的心理也好，一般動植物的種子也好，種子發動的時候，固然是因，這個因是怎麼來的？因是由過去造作來的，造作就是一種行為，有了行為，行為一完成，又種了因。就拿我們吃的米，米就是稻，稻原來有種子——稻種，然後長出稻子，結了穗子又是因。所以造作結果以後又是一個因，因中有果，果中有因，要了解因，必須了解這兩點。意思就是說我們人心裏想著某件事情，你是有了動機了，研究心理學的人都知道動機，心裏有這個意思要辦某樁事情，起了一個動機；發動了以後，那就正式在做事了，那叫做造業了。行為完成了，那就叫做造作，完成以後，又種了一種因。

「緣」有三種，一個是「所緣緣」、一個是「無間緣」、一個是「增上緣」。「所緣緣」是一個境界，比如說你眼睛看一種顏色，耳朵聽一種聲音，看顏色必然有一種顏色在那裏，那是一種境界；耳朵聽一種聲音的話，必然就有一個聲音在那裏，耳朵才構成一種聽的能力。那種聲音、那種顏色就是所緣，緣是一種攀緣，有那種境界，我們眼、我們耳才能往上面攀，才能夠往上面緣，這叫所緣。所緣那個境界，

它就是一種緣，所緣緣。所緣是一個名詞，以這個名詞、這個境界作為一種緣，叫所緣緣。

不過講到這個所緣緣，不是這麼簡單的。我們講萬法唯識、萬法唯心。說個比喻，攝影、照相，外面一個境界、或是一個風景、或是一個人物，那是所緣，那是一個境界，你拿相機照，相機裏邊有膠捲，你沒有外面的境界，你的膠捲照不出來。有了外面的境界，你一照，它就印上去，照出來了，照下來之後，那個印象跟外面的境界是一致的、是一樣的。可是這一樣的相是你自己的，照相膠捲是你自己發生出來的，沒有把外面的境界取過來，等於是模仿，模仿外面的境界，照下來的境界還是照相機自己的膠捲本身顯現出來的，所以是萬法唯心、萬法唯識。中國的學問也講「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各人看法不同。所謂看法不同，外面那個境界是一樣的，但是你看的境界是你的——你所得的一個境界，他人看的是他人得的一個境界，這種境界是在各人的心裏，各自心理照出來的，是這樣的。外面的境界也不是純粹完全客觀存在的，講唯物主義、講唯物學是客觀存在的，真正研究

唯識、佛法也不是純粹的客觀存在，那個只是個共同的。比方我們人類社會，我看這個山是這一座山，他看的一座山也是這一座山，儘管你對於這個山的感想跟他人感想不一樣，但是山大致是差不多的。差不多是山的共相，就是大家第八識共同的相分在那裏，實際上那個山就是我們人第八識的相分顯露在那裏，那叫共相。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詩人看見這個山，可以引發他的詩的靈感；農業專家看見這個山，他看見山和樹木、牧草，他的著眼點在這個上面，其他的各種都是一樣，各人的心理，他心裏的創造都是不一樣的。我們既是人類，人類的第八識大致是一致的、大致是相似的，雖然大家對山的看法不同，但是他看山大致還是山的形狀，山的形狀是共相，各人的感想是各人自己的。那就是我剛才舉的例子，一排風景那是個共相，實際上就是大家的第八識相似的共同在一起，個別的心就當作照相機那樣的看待，你攝下來的話，影像是你自己的心理——人變造出來的。根據這樣的解釋，你看看所緣緣就是共相，外面那個境界，引發出來之後，當然我們心裏有個觀感，心裏有個影像，那個影像我們是個別的，就等於照相機照出來的影像

一樣的，那個影像還是我們個人自己，有什麼心理就有什麼影像，這樣各位對於所緣緣就有個了解。

「無間緣」是你個人心裏的念頭，是一個念頭、一個念頭接著出現的，一個念頭非常短暫，前面一個念頭出來的時候，馬上就消失了，前面一個念頭消失了，後面這個念頭才起來。假如說前面這一個念頭出來之後不消失的話，後面那個念頭起不來的，為什麼？你前面那個念頭擋住它的路，跟那車輛一樣，前面的車子塞住了，後面的車子開不出來。所謂無間緣就指前面的這一念起來之後，接著就讓開，間不容髮的，時間極短暫地就要讓開，就消失掉，那後面這一念就出現。所以無間緣就指著前一個念頭、後一個念頭接續往外出，指的這個。

「增上緣」是指的我們眼睛看東西，必須有個眼根，聽聲音也有耳根、鼻子聞氣味也有鼻根，這個根必須要了解它。比如說我們眼球，手也摸得到，自己拿著鏡子一照，也可以看得見，不過這個手摸得到的眼球是物質的，那是扶塵根，它是粗淺的。還有一種淨色根，淨色根才是真正的根。淨色根在扶塵根裏面，就是在眼球

裏面，非常精細的。講淨色根實在是不容易了解，勉強地跟各位講，眼科醫生都知道眼球裏面有神經系統，眼有眼的神經、耳有耳的神經，都有那個神經。神經我們看不到、摸不到的，但是就精密地在肉眼裏面，它有那種功能。但是淨色根比神經還要細微，這叫做根，這根叫做增上緣。

所緣緣、無間緣、增上緣。前面的「因」，實際說起來也叫做緣，叫「親因緣」，親是最接近的，因也叫做緣，叫做親因緣。一般講四緣，四緣就是親因緣、所緣緣、無間緣、增上緣。這個四緣就是因緣所生法，萬法就這樣生起來，當然其他的緣還有很多，但是這四個緣是最重要的四緣，其他的緣還有很多。唯識學講眼識九緣生，眼看一個東西，簡單一下就看到了，眼看一個東西，要有九種緣才能構成看這個世界，沒有九種緣，就看不出來，當然那個是講得更精密。但是這裏佔了最重要的四種，不妨舉這個紙扇為例，我們把它當成所緣緣。因是什麼？大家都知道，因是一個動機、一個種子，這個種子指的什麼呢？這個種子在我們心裏面，要發出作用的話，眼有眼識、耳有耳識、鼻有鼻識。我們就拿眼識做個例子來說，在眼識沒有起

現行，就是眼睛沒有看東西的時候，眼識不叫做識，這只是一種功能。這種功能在我們第八識裏面，拿好懂的一個名詞來講是個種子，就像稻種一樣的種子。眼睛沒有看東西的話，眼識就是一個種子，在那裏安安靜靜的沒有動。要看東西的話，這個種子叫動機，在那兒發動了。這是一個種子，要發動它，功能要施展，能力要顯示出來，眼要展現它看的能力。它原來是一個功能、一個種子，看的能力怎麼能夠施展得出來呢？最基本的要有一個看的對象，或者說是有個目標、境界，這個境界就是這個扇子，在佛學名詞來講就是所緣緣，沒有這個扇子，我眼睛看什麼呢？無所看。有這個扇子，大家一看，這是一個扇子，這是所緣緣。當我們看這個扇子的時候，眼是看這個扇子，你不能說同時又看扇子，又起另外一個眼識出來，不能同時看兩把扇。在我們眼裏看，只看一個扇子，沒有同時看兩個扇子，你看兩個扇子的話，有毛病了，正常的眼睛只看到一把扇子。為什麼你只能看一把扇子，不會看成兩把扇子？那是無間緣的緣故。無間緣，你的注意力，眼識的念頭連著，當你一接觸到扇子上面的話，就一直是一念後一念起來，前一念……後一念起來。就跟看電影一樣，動作是連續的。而實際上不是連續的，你到後台看放影機，打開來看

看，它是很多照片連續轉得很快，所以在我們視覺裏邊構成一個連續的、整體的，其實它是一個片子一個片子接接連連地在那裏放下去，那種作用叫做無間緣。無間緣就是這個念頭，眼識不起則已，起了就一直貫注在這個上面，不連續的話，也看不清楚了，所以你把扇子看得清清楚楚的，覺得沒有變化，那就是無間緣在那兒起的作用。但是只有這個也不夠用，眼識怎麼樣發出來呢？眼識發出來要有個眼根，沒有眼根是眼球壞了，是個盲人，再好的東西，拿到他的眼前給他看，他也看不到，所以他必得要有眼根，眼識的能力才能夠發展出來。比如說日光燈，燈管就是扶塵根，燈管裏面如果沒有鎢絲、電線那些東西，電來不了。眼識的功能就是電，沒有眼根，眼識發不出來，這個眼根就是增上緣，它是幫助你發出眼的種子，從種子轉變成識——眼識，叫增上緣。眼睛一看，眼識九緣，要具備九種緣，不是這麼簡單的。萬法因緣生，少不了這四種因緣，當中一個是因，因就是親因緣，後面三種緣有這些，萬法就這樣生起來了。



「果」就是因緣都具備了，它的果就「結成」了，這果一結成叫做「起相」，生起了這種現象。我們拿照相來說，外面有了境界，照相機裏面有膠捲，這還不算，照相機它自己不會照，還要我們人拿著會照，萬法生成必須具備這些條件。

「如種下地」，如日光、水分、肥料，如植物的成熟等等，這個讓我們好懂、容易明瞭。我們講眾生的心理，萬法唯心，有什麼樣的心理，就出現什麼樣的現象。講「因」就像種子下在土地裏面，有常、有暫不同。常，時間長一點，比如說種樹，樹的種子種下去了，然後才是樹苗，然後長成樹，那個時間就長久了。比方種一個西瓜，那個瓜種種下去，很快就長出來，結了藤，就結了瓜了，它們有這樣的不同。「緣」呢，如日光、水分、肥料，這個有「強弱之判」，判就是別的意思，強弱之別。有日光照、適當的肥料，肥料有成分的不同，所以緣有強、有弱，強弱有不同的話，它對於成長就有很大的不同的。結成的「果」呢？就像植物成熟了，成熟有遲、有早，先後也不一定的，這個當中因為種子不同有關係。種子不同雖然有關係，強弱緣不同也有關係的。例如台灣梨山在山上種的水蜜桃，但是水蜜桃有甜的、有甜度

比較差一點，它是什麼關係呢？水蜜桃的種子都是一樣，水蜜桃的樹苗長的那個樹也是一樣的，但是結的那個桃子它就不一樣。為什麼不一樣呢？我就問過種水蜜桃的人，他說這個當中學問大得很，他有他的特殊經驗，就是什麼時候施肥，施怎麼樣的肥料，在肥料裏面用什麼樣種類的成分到裏面去，可以增加它甜的味道，這是根據他的經驗研究出來的。不懂得的話，長出來的桃子甜的味道就比較差。所以這是強弱之別，大有關係的。所以同樣是種子，緣分不同，所結出的果，或者是有時候早、有時候比較晚，那些果實究竟是好的、還是差一點，這個緣大有關係。

懂得這個有什麼用處呢？研究因緣果，講三世因果，我們眾生在過去，那一生都是造業的。造作的因有動機、有造作，我們到人間來，固然是每一天都在造作，造作就有業了，有了業就有一個動的因，這一生造的話，在下一世就要結果。我們現在來講，你受的苦也好、受的樂也好，苦樂都是過去種的因，也就是過去造作的業，現在我們就在享受這個果。享受樂果我們也不要高興，那是過去造的，所以應該要受的；享受這個苦果，吃了很多苦的話，自己也不要埋怨，也不要怨天尤人，

我們自己過去自做的，自做現在自受，這也沒有什麼好怨的。你有這個心理，能夠平心靜氣的話，你才能修道；沒有這個平心靜氣的話，道修不好的，動不動就發了脾氣了，怨這個人不好、怨那個人不好。其實我們何必要怨人家呢？我們現在所受的，古人講「欲知前世因」，你要知道前世我們有什麼因，「今生受者是」，今生所受的，就是前世所造的因。再有兩句話，「欲知來世界」，你要知道我們來世有什麼結果，「今生做者是」，我們今生所做的這些造作，那還不知道將來帶什麼果，自己還不知道嗎？這個話，說起來很輕鬆，真正要體驗起來，心裏要非常嚴肅的，一舉一動，自己要小心了，不能造業了。所以「菩薩畏因」，菩薩他知道三世因果，他是畏懼造因，恐怕這個因稍微不謹慎，造了一個罪惡的因，將來就是不得了。萬法因緣生，就是我們自己心裏生出來的。那麼現在就難在那裏呢？我們都是共業，每天電視裏面看的，報紙登載看的，我們走在街上看的這些，所接觸的，眼之所見、耳之所聞，這些是共業造成的所緣緣，我們把這個所緣緣吸收到我們心裏邊來，就變成自己的種子。將來這個種子再遇見適當的緣，就往外發出，這個一發展出來，行為就是自己的，自己的行為造作出來，將來自己要負責任。我們看見各級民意代表

在議事堂裏面，打架也好、罵人也好、打羣架也好，眼裏看就落下這個印象了，本來與我們自身沒有關係的，可是呢，看到眼裏邊，那個造作看到眼裏，吸收進去，等於照相，照相機影像照下來，就變成自己的眼識種子了，將來由這個識來指導自己的行為，然後看人家打架，我們自己也不知不覺地就出現那種行為了。想想，這是很嚴肅的。修道的人，也是有眼，也不能不看東西，那怎麼辦呢？隨時隨地自己要提高警覺，修道的人就是要這樣警覺。《六祖壇經》裏面，慧能大師就講「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覺字重要。我們生存也好、做事也好，菩薩度化眾生都是在世間，在世間最重要的要度世間的眾生，不要讓世間來轉變我們。我們隨時要警覺自己，當看到外面一切不好的現象，聽到外面各種罵人的話也好、惡口也好、是非兩舌也好，我們聽歸聽，但是我們自己要分得清楚，自己隨時要警惕，警惕什麼呢？分清楚這個發生的一切都是傷害人的話，我們千萬不能夠自己出口，一出口就是種下那個種子，隨時就是這樣的警覺。一般人講參禪，參禪就是觀自己的心，你的心怎麼起來的時候，就觀自己的念頭。中國儒家的那種工夫就是參禪，所以研究中國文化就知道，中國文化實在是全世界找不出來的，這不是我們自己恭維自己。

〈大學〉是曾子作的，曾子得到孔子學問的真傳，所以在〈大學〉裏面講「格物致知」，物就是念頭，格當至字講，那個念頭起來了，你怎麼致知？致知就是覺，你馬上就是覺它。你念頭起來，你要看念頭是什麼樣的念頭，好的念頭，你念頭跟本性上是一致的，沒有變質，你這個念頭可以繼續；念頭一變化了，變壞了就變成惡的念頭，趕快要把它取消、把它打消掉，這就是格物致知的工夫。這個工夫不是禪家的觀心是什麼呢？參禪是後來的話，早期就是觀心，到後來觀心那樣微細工夫用不上了，所以禪宗祖師他用方便法，給你一個話頭，叫你去參，是一種方便。最初、最早的就是觀心，也就是儒家所講的格物致知。

我們研究佛法、研究教理的，懂得因緣果的時候，就在這個緣起來的時候，念頭起來的時候，當下就要覺察自己的念頭，這一點各位無論如何要懂得。所以我把這些個基本該了解的道理介紹出來，往後你們到外面去，你聽人家演講也好，你自己看經也好，你知道一個要點，人家講到那裏，你就知道人家講的是那一部分，然後你就不會感覺到很迷惑。

因緣果，後邊「有因同果異」、「有果同因異」。因同，就是種子相同的，果有不同的。就是我剛才講水蜜桃那個樹苗是一樣的，原來種子也是一樣的，結果種出來的時候桃子甜度、大小不一樣，這就是當中的施肥、管理的那些緣不同，才造成這個果不同。有果同因異，有結果是相同，因是不同的。結果相同因不同，因就是種子相差有一些不同，但是後來的緣上面求其一致，在緣上面補救。種子稍微差一點，在緣上面補救，它也可以趕得上，結果還是差不多。這就是什麼呢？大家學教育就知道，教育說有的是天分好，有的是天賦比較差一點，天分好與天分差，就如說它原來種子不相同，天賦不相同，但是後天天賦差一點的，他肯用功，結果怎麼呢？他可以趕得上人家。所以儒家講「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家學一遍能夠學得好，我們自己天賦差一點，我學十遍、學一百遍，結果呢？可以跟人家相同。「人一能之，己百之」，我用自己的能力、用勤奮的功力，可以趕得上，和人家一樣。孔門當中的曾子，天賦並不怎麼好，孔子評曾子「參也魯」，魯是很魯鈍的，曾子的天分很魯鈍的，但是在孔門當中，曾子他真正能夠把孔子的學術完全繼承下來，那還靠他呢。所以他能夠很勤奮、很用功，補他天分的不足，這個都是因是異，而

結果是能夠相同。我們了解這樣，自己在世間求學也好、修道也好，不管自己原來的根器如何，根器是過去造成的，現在的我不開始學佛則已，一開始我就精進地不要退轉，一直往前用功，那麼就一定有成就的。

這是講因緣果。因緣果是三世因果，這是在佛法裏面學佛最基本的，不懂這個，學佛學不好。而且講體相用這個相，一切的假相，雖然是假的，它生出來，起假相，由體起用，起的假相，都是靠因緣和合，然後才起現象。我們過去種了因，不是宿命論，我們可以轉變，怎麼個轉變法？你就在緣上面轉變，把緣控制好的話，雖然過去種了種種不同的因，我們現在控制好了，可以把它轉變。

我們研究學問，不研究則已，凡是研究就要知道它的用處。為什麼講因緣果這麼重要呢？懂得因果的時候，了生死就在這上面下手。因為我們每個眾生過去從無始劫以來造的業太多了，每造一種業就是一個因，有因必有果，這是必然的。但是有因沒有緣的話，不會結果的。比如說一個稻種，你把它放在一個乾的瓶子裏面，不把它放在泥土裏面，這個稻種結不出來、不會發芽。雖然我們過去造了很多生死

的罪業，業造得太多了，只要我們現在懂得這個道理，就控制住我們的念頭，不要再繼續造業了。社會上不好的那種緣，我們不要接近，惡緣把它斷絕掉，惡緣、動機都斷絕掉的話，不會結果的。比如說我們現在念佛，任何煩惱起來的時候，就拿佛號來壓，這就是把不好的緣斷除掉。每起一個念頭，或者準備要跟人家發脾氣了，或者心裏什麼起來的時候，你當下就控制住自己，這個就是在轉緣，把緣控制住，所以不會有不好的結果。這是小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了生死，把生死的因轉變過來。在世間學普通法門，必須把過去的因、種子把它一個一個碾碎了，滅除掉了，你生死問題才能解決，沒有把那個因滅除掉的話，沒有辦法了生死。緣只是控制住而已，生死沒有了，那怎麼辦呢？要靠後邊介紹的淨土法門，要換換環境，我們在這個世間你想斷這個因，徹底把所有種子破除掉的話，不是不可能，但是不是這一生能夠辦得到的，要多生多劫才能成功，我們那有那個能耐等待那麼長的時間。所以發願往生極樂世界，換換環境到那個世界，沒有像我們世間惡緣這麼多，所以成就最快，一到極樂世界的話，很快就能夠成功。我們懂得因緣、懂得因果，



深信因果，我們絕對不是宿命論，我們是知因果，然後掌握因果、轉變因果，這個才是我們真正學佛的目的。

「法有兩端」，法指佛法、萬法。研究宇宙人生種種的法，前面講諸法有三分——體、相、用，研究時要把握兩端，就是兩個重要點，一個是「事」、一個是「理」。事就是事實，理就是道理。任何一個事實，必然有它的道理在那裏。事實是什麼呢？事實是一種「跡象」、一種「行動」。事實它是具體的也好、抽象的也好，它就有一個跡象、有一個行動在那裏。具體的好懂，我們用身體表現出來的，都是一個事實，身體做了某種事情，那都是用行為表現出來的。就是沒有具體的、抽象的來講，各種學問有各種學術，每種學術有它學術的思想，思想看不出來，也拿不出來，但這思想你只要接受，認識這個思想，在你腦筋裏面就顯出一種跡象、一種行為出來。研究唯識，哲學家研究唯心論也好、研究唯物論也好，唯物論是什麼樣呢？唯心論又什麼樣呢？拿不出來，但是它這種學說、這種思想，你研究之後，你接受這個學

說，了解這個概念，在你的思想、在你腦筋裏面就有這麼一個印象，它就是一個事實。所以事實有具體的、有抽象的，都是包括在事裏。

「理」是道理，道理是「解說」事實的一種「義趣」。義趣，義是一種意義、旨趣，這種意義、旨趣，它可以解說出來的，把事實能夠說明出來。比如說科學家他造一個產品出來，造一架飛機出來，這個飛機是一個事實，你要解說這個飛機怎麼造成的，他基於什麼原理，然後才造成這一架飛機，這是理。理是解釋、說明。

「有時說理」，事實是不錯，但不能只講事實不講理由、不講道理，你只講事實不講道理，不行。有很多事實你必須要講理由、講道理，為什麼呢？「事成於理」，就像只講飛機，飛機造成的學理、原理，怎麼構造的？你不解釋，只是一個飛機，那是太粗淺的，對這個事實了解得不完全、不徹底。因為基於它這個原理，它才能造成功這個飛機，所以是事成於理。「無理事不能通」，沒有構造的原理，產品就生產不出來的，所以「不可滯事昧理」，滯事就是執著這個事，完全只講事實不講理，是現在一般科學家最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講歷史的，歷史也算是科學，講歷史科

學的話，你要拿證據出來，歷史上很多證據拿不出來，你就不相信的話，你對於事實也了解得不夠完整。必得要有事，但你不能完全執著事而沒道理。

再講理，理既是一個義趣、一種解說。義趣、解說，你憑空說也不行，要拿出具體的事實來作例子。舉事實例子，然後解說才能解說得清楚，你沒有例子說出來，說不清楚的，所以「有時說事」。為什麼呢？「理依於事」，道理依照事實才能夠解說。比如說現在各位學中文也好、學外文也好，學國文有國文的文法，學英文有英文文法，但是文法，法是法理、理由，是理論，你講文法，離開文字、離開文章的話，你法怎麼講法？所以文法是就這個文，然後用種種的方法，把它蒐集蒐集起來、歸併歸併起來，得出這是什麼一個法則、那是什麼一個法則，你才能講出來。把文字、文章整個不要了，講這個章法、文法，無從說起。說理，須依據事實，才有理可說，沒有這個事實，理沒有可說的。你有什麼事，你請人家講這個道理、評評這個理，要人家評理的時候，法院也好、各地方的調解委員會的調解也好，是教人家評理，法院也是教人家評理。評理的話你要拿出事實，沒有事實，人家怎麼給你評

理？所以理依於事。因此，沒有事，理不能成立的，「無事理何所立」？所以「不可執理廢事」，不能只執著理不講事實，不講事實專講空理，那也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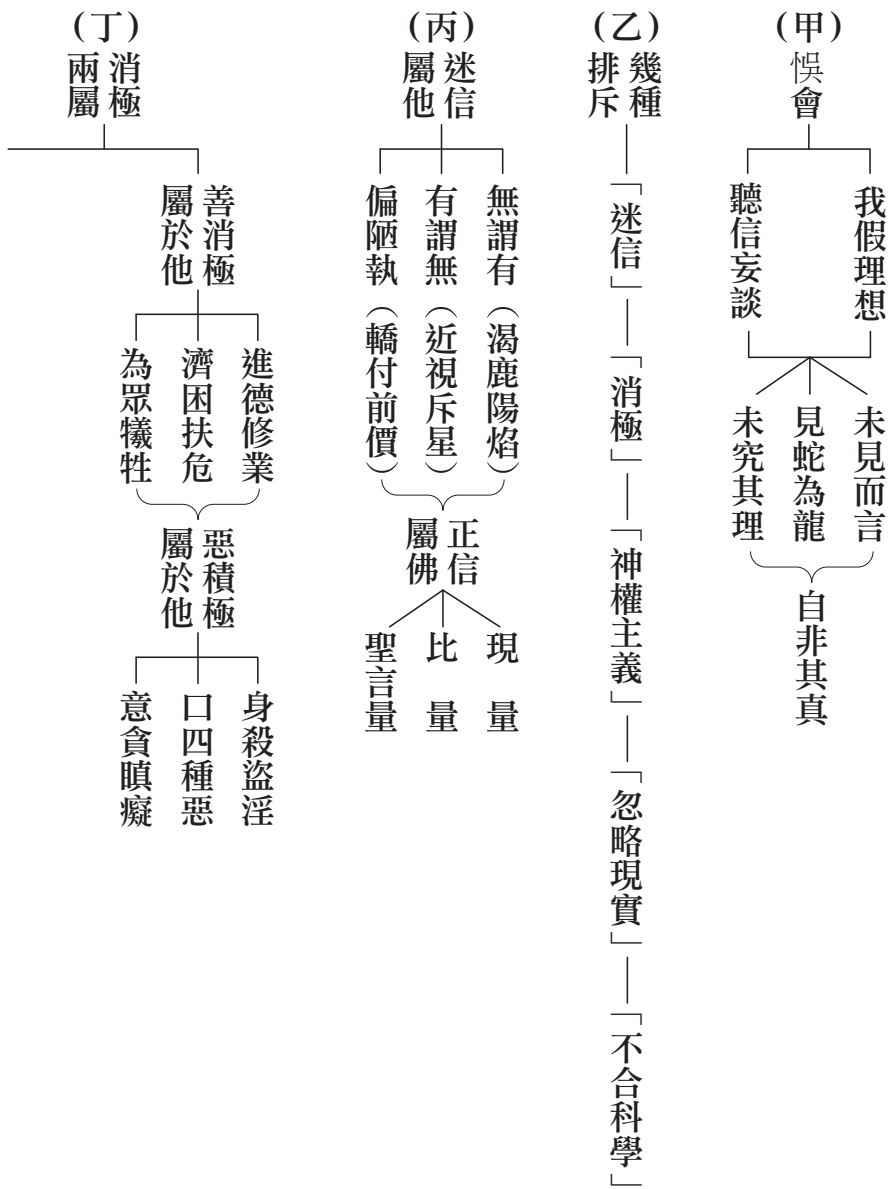
這個事與理，為什麼要這樣講？我們明瞭這個，有什麼作用呢？這個跟我們修道有什麼關係呢？學佛是信解行證，信解，求解，你解釋這個理，事實上不去修行的話，只講這個理卻不去實行，沒有用處。所以懂得這個道理，理都了解了，必須要去實行的，實行就是從事實上去行、去修，道才能修得好。反過來講，我只修行好了，研究這個道理多麻煩，我只管去修好了，那也不行。你只管修，你修得對不對？修是修行，行就等於走路一樣，這個路走的方向正確不正確？你自己知道不知道？必得要懂得這個路線，手裏要拿著地圖，或者是人家告訴你這一條路通到那裏，怎麼走法，你必得明瞭這些個解說，才能夠行，路才能夠走得正確。所以只講修行而不講理、不懂道理也不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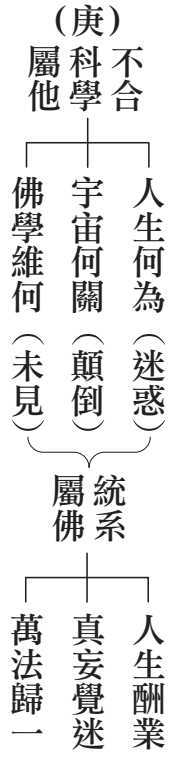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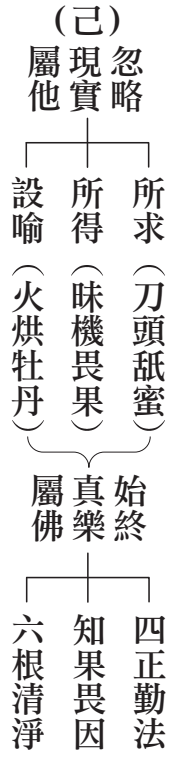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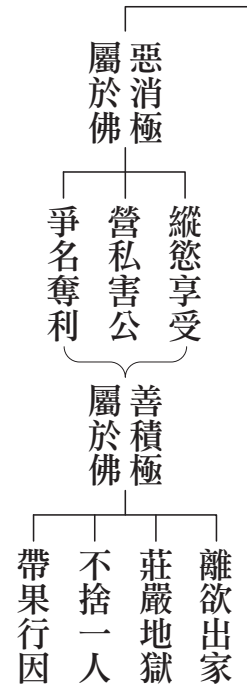
就拿我們念佛法門來講，當然念佛法門是三根普被的，念書的人也好，沒有念書一個字不認識也好，他也可以修。但是我們既然在學校裏接受過教育，我們就是

要研究理，有這個能力，你為什麼不施展這個能力呢？懂得理，究竟好處在那裏？懂得這個理，你可以自己獨立來修持。那個沒有念過書的人，他沒有能力自己來研究的，他當然可以成就，如果學普通法門對他沒辦法的，學淨土法門可以有辦法，但是那個辦法有個條件，他不能離開善知識。換句話說，他不能離開老師，他隨時發生問題的話，要請教老師，老師給他指點，離開老師的話，他就不能自立了。這樣說起來，他要理、事都講求的。如果說：我也不要善知識來指導我，我就知道一句阿彌陀佛，我就念。你念，念到什麼程度，你自己也不知道，那個不行。所以必得要懂得理，又要自己去修，一方面去修，一方面以理來給你指導。現在一般流行的學佛，佛經自己也會看，自己也可以寫文章，不錯，你文章寫出來也很好，也可以看，但是自己不從事實上去修，本身那種貪求的心理，貪名圖利，跟人家爭這個爭那個，自己一點也放不下的話，你就算把藏經全部念完了，也不管用，生死還是不能了。執理廢事，廢了事實上的修持，那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事與理這兩項，應該要事理圓融。

就前面體相用來講，體與相這兩者也是分不開的，在靜態的時候如如不動，那是體，是無相；起了作用、起相的時候，那是有相。有了相，這個相與體有沒有分開呢？相與體沒有分開，起了相，那個體還在相上，就看你覺悟不覺悟的問題。你一覺悟，在相上面，當下就認識體；不覺悟的時候，就告訴你體是怎麼樣怎麼樣、如何如何，你還是不了解，沒有用處，最重要的你自己要能夠覺悟。

### 第三講表 消除幾種誤會







### 第三講表 消除幾種誤會

前面兩張講表花的時間不少，也都是非常基本的，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些理論，大家務必要在上面多多溫習、多多注意。

第三講表總題目叫作「消除幾種誤會」，第一段甲這一項，「誤會」。所謂誤會是一般不學佛的人，對於我們學佛的人起了好幾種的誤會，因為這樣的關係，當初雪公老師就特地編了這張表，讓我們學佛的人在外面遇到，有人對我們講到這些誤會的時候，可以給他們解釋解釋，消除這些誤會。

首先要解釋「誤會」這個名詞。所謂誤會，是「我假理想」，假是假設的，理想是自己憑空所想的，就是一個人憑他自己心理假設的，憑他自己所想像的，事實上不是那樣，這是一種。再一種，或者他聽別人，「聽信妄談」，聽信別人不實在談說的那些誤會。這個就是說「未見而言」這些誤會。所以沒有看見事實而說的話，是與事實不符，這是一種誤會。或者「見蛇為龍」，龍我們也沒有看見過，大概在一般人的想像裏邊，龍大概跟蛇差不多，蛇是長蟲，長的那個形狀讓人家看見蛇，

就把牠當成一條龍，其實蛇是蛇，龍是龍，把蛇當作龍，這是一個誤會。三是「未究其理」，對於任何一個事情，雖然把事情看明白了，這個事實有它的道理，沒有把這個道理研究明白，也起了誤會了。有這幾點，「自非其真」，自然不是真，真是真相，因為不得真相，所以誤會就是這樣出來的。

接著就是講一般人對於佛家有「幾種排斥」，排是排擠，斥是訶斥，排斥佛法。他用什麼樣排斥呢？一個說學佛的人是「迷信」，再說學佛人是「消極」，再說學佛的人，佛法是「神權主義」，要不然就說學佛的人「忽略現實」，再說「不合乎科學」。這幾句話說出來，大帽子壓下來，我們受不了，一聽到人說學佛的人迷信，我們就不敢學了，再說學佛的人消極，我們也不敢學了。其實這都是誤會的話，接著就是解釋。

「迷信是屬於他人的」；學佛，佛是正信，「正信才屬於佛法的」。這個怎麼講？一般人迷信是以無當作有，把無的說成有的，叫「無謂有」。「渴鹿陽焰」，陽焰，春天在野外，那種水蒸氣蒸發出來，太陽一照，起了現象有種種形狀出現。莊子曾

經說「野馬也，塵埃也」，野馬，看起來就像是馬的形狀一樣，其實在人的眼裏面看的是陽焰，在野外的鹿口渴了，在牠的眼裏一看，陽焰看起來好像是一片水，追逐陽焰。遠處看好像水，追到近處就不是了，追到近處沒有，望到遠處又是，就到處跑，始終是追求不到的。就拿這個比喻，一般人講對於迷信的事情，就是把沒有的說成有，等於渴鹿追逐陽焰一樣的。

還有「有謂無」，把有的事情說成是無。古時候近視的人沒有近視眼鏡，別人告訴他天上有好多星星，很好、很漂亮、很好看。天上的繁星他看不到，你們說的話，那有這回事情？我一看，我自己睜著眼睛再大也看不到。他自己親眼看不到，他只相信他的眼睛，他不知道他自己犯了近視眼。「斥星」，斥就是排斥有這些星斗，排斥有這些星星。

還有「偏陋執」，中道難明，世人或偏空見，或偏有見。例如坐轎子，轎子是前有人抬，後有人抬，前後有人在抬轎的，他坐在轎子裏面，只看到前面的轎夫，別人在給他抬，後邊的轎夫他看不到，他下了轎子的時候，他拿工錢給人家，只給

前面的轎夫，後面轎夫向他要錢，他不給，我只看到前面的給我抬，你沒有給我抬轎。他言之成理，他看得見才給，沒有看見他就不給。就等於現在科學家講的話，你拿出證據來，你沒有證據我不相信，那些科學家就等於這個「轎付前價」一樣的，我沒有看到我不相信，這都是迷信。

「正信」是什麼呢？佛法對於一個事實，不是完全靠親眼看的，親眼看、肉眼看的有些是不可靠的。佛法講現量、比量、聖言量。「現量」是親眼看，親眼看有一種條件，當你第一眼，眼識剛剛接觸到的時候，還沒有分別，分別心還沒有起來的時候，你這個量是現量，你所得的事實是「性境」，性是本性，你得的是性境。當你第一個念頭看的時候，起了第二個念頭，你分別了。當你看一個顏色的時候，看的紅色也好、藍色也好、或是起了各種顏色也好，你第一眼看的這個色，你沒有分別，當你第二念一分別的時候，那個顏色就不純粹了，加上你自己分別的念頭進去了。所以講現量，就是第一個念頭起來的時候，第二個念頭還沒有加上去，還沒起來的時候，這是現量，這是普通的。真正講的現量就是從自己本性起來的，本性

起來的還沒有轉變，那是現量。曾子寫的〈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那個德是明德，這個明還沒有轉變的時候，沒有變成昏暗的時候那個明德。當你認識那個明德的時候，你心裏那個光明還沒有變成昏暗的時候，那才是現量。

「比量」，有一些事實不容許有現量，比如說歷史上的事情，早就過去了，古人像堯、舜、禹、湯，多少年前就不在了，那要現量你怎麼現量呢？那要比量。比量是根據可靠的正史記載的，那叫比。比當然有它的條件，佛家因明學叫三支比量，它有它的那種學理在那裏，三支比量成立了，這個理論才能建立起來。三支比量不建立起來的話，就不可靠，不能相信的。還有比量也比不成功，那就得靠聖言量。

「聖言量」，佛說的話，就中國聖人來講，孔子講的話，那個當然是可靠的，因為聖人不跟凡夫一樣。凡夫說話免不了還有所企圖、有所貪名圖利，既是有貪名圖利在那裏，他說話有所隱瞞的，有些不可靠。聖人不會貪名圖利的，他講的話都是真實的話，所以我們相信聖人的話，以聖人的話做一個標準，這叫聖言量。因此我們學佛，你拿佛所講的話、經裏面講的話，這是可靠。儒家，像中國講五經，經

裏講的話都是可靠的，這都是聖人的話。這都是信得過的，現量可以相信、比量可以相信、聖言量可以相信，這不是迷信，這是正信。現量、比量、聖言量，在唯識簡介裏面有講的。

再講到「消極」，消極也是兩屬，「善消極屬於他」，「惡消極屬於佛」。不肯做善事也是消極。什麼是善呢？「進德修業」，比如各位在學校裏念書，古時候在學校念書都是教以修養品德，一方面求種種學問，一方面要修養自己的品德。「濟困扶危」，在社會上人家有困難，你救濟人家，人家發生危險，你要扶持人家，你這樣是濟困扶危。為了大眾，你要犧牲自己的利益，成全大眾的利益，這是善事。這屬於他。「惡積極屬於他」，「身」體方面有「殺盜淫」，造殺生、偷盜、強盜、淫欲的事情。現代的淫欲實在太厲害了，學校裏面恐怕人家淫欲還學不好，還有性教育教人家學得更快，身體有殺盜淫。「口」有「四種惡」，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意」裏面就是第六識裏面，「貪」求這個、貪求那個，貪求不到就「瞋」恨，恨這

個恨那個。「癡」就是不相信因果，種種的事實道理他都不明瞭，這就是惡。對於這些個惡，一般世間人非常積極，這是屬於他的。

「惡消極屬於佛」，這些罪惡的事情，佛消極是不幹。這些惡是什麼呢？「縱欲」，放縱這些欲念，包括淫欲。「享受」，貪圖口腹之欲，種種把人家的東西用不正當的手段爭取過來，自己享受，縱欲享受。「營私害公」，結黨營私，那個政黨比較好一點，若徹底純粹好，我看沒有，只能說在選舉的時候，那個政黨稍微好一點而已，只能這樣選擇。結黨的人，大前提為他的黨，因為他個人造勢的力量有限，結黨營私，他才有力量，大家的惡勢力結在一起，這個力量很大，可以為所欲為的，這叫營私害公。我們不是故意這麼講，實實在在是如此。「爭名奪利」，這些都是惡，學佛的人不這麼做的。

「善積極屬於佛」，「離欲出家」，釋迦牟尼佛是王子，他可以合法的繼承王位，他不幹他離開，他出了家。還有「莊嚴地獄」，地獄裏面多苦，地獄的眾生太苦了，地藏菩薩要把地獄裏邊的眾生都要度盡。不但地獄裏面，三惡道的眾生他都要莊

嚴，都要改變那個環境，把那些眾生都要度得乾乾淨淨。眾生都乾淨了，那個環境自然莊嚴起來了，這個一般人誰肯幹？「不捨一人」，佛和大菩薩度化眾生，任何一個眾生他都不捨棄。「帶果行因」很多大菩薩可以成佛了，他果位證得很高，帶著果，他回來再行因，在因地，他成為普通人一樣的來行菩薩道，這種積極善是屬於佛。帶果行因也不是這麼簡單，他變成普通眾生，不但在人間，在六道裏面他都去，在畜生道裏邊，他身體變得跟畜生道一樣的，這個誰敢？只有佛家這麼做。

還有「神權」，他人崇尚神權的，講「天帝」、講「造物主」，這個是外道講的。還有「神鬼」，神鬼管你「賞罰」，你要做壞事，神鬼來賞罰，做好事賞你，做壞事他罰你，這是神權。佛法講得最究竟的時候，不是這個，學理貫通的話，不是講這個。「偽教」，假的教，他講「神仙」，現在假的教是變成合法的了，過去是地下活動的。這是尚的神權。

「佛尚自權」，懂得因緣果是「萬法心造」的，自己造因，自己遇到緣，因緣和合，自己結果。「自轉因果」，一切法都是自己心裏造的，懂得因緣果，因果都是自



己轉，要改變自己，怎麼樣改變？完全操縱在自己手裏，不要相信那些神鬼。可惜我們現在有很多學佛的人，自己有病自己看醫生找醫生去，醫生看不好，是你自己的業障，你自己好好承受就是了。他不相信，而找那些鬼神，有人說有神鬼附在他身上，他可以治你的病，你相信那一套，那是迷信。我們真正學佛的人，不要相信那個，自己轉因果。「惟我獨尊」，講到最後的時候，一切完全靠自己，惟我獨尊。釋迦牟尼佛早就成了佛，他現在到人間來，表演成佛樣子給你看看，所以生下來的時候，走了幾步，然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這個惟我獨尊，我指的是什麼呢？獨尊，尊指的是什麼呢？就是體相用，指的那個體，體是人人都有的，那個體就是性——本性。我們任何人，在六道裏面任何一個眾生，都有那個本性，所以惟我獨尊的就是那個本性，那是最尊貴的。本性是萬德萬能，我們修佛就是要明心見性，證果就是把這個煩惱障、所知障把它破除了，讓惟我獨尊的這個本性完全開發出來，這是自權。

這個自權，一切宗教沒有，因為不懂得這個道理，世間那些學說，哲學也好、科學也好，他們更不懂，只有佛法才有。再講到中國文化也是了不起，你必須了解這一層，你才能夠對中國文化尊重，才了解它的好在那裏，千萬不要人云亦云地說：我們中國文化是傳統文化，不好，早就過了時不要了。把這個中國文化精髓的那些學理，把它跟佛法一對照，完全一樣的。所以現在講，除了佛法，世間任何宗教、任何學理，沒有那一個可以跟佛法相比，能夠比的只有中國文化，大家必須有這個了解。中國人過去研究、學中國文化，他是講學道，佛法也是講學道。學道最重要是講究心，尊重自己的本性。

「忽略現實屬他」，別人就說信佛的人研究佛學，就忽略了現實，然而正好相反。所謂忽略現實怎麼講呢？社會一般人「所求」的，求的是什麼呢？不外乎求發財、升官、選舉能夠當選這一類的話。求得正當，那當然是人在社會做事情一分正當的職業，求得合法合理，那當然沒有話講。但是有不正当地求，比如說選舉，用不正的手段買票等等，或者是用很多不合理的方法，那就不對了。用那些方法求得來的

權力、名位等等，就如同「刀頭舐蜜」，就等於說是小孩子想吃蜂蜜，把蜜放在刀口上，你伸舌來吃蜜，蜜還沒吃到嘴裏面，那個舌就先割破了，這是比喻。實際上是這樣，世間的很多人求名、求利，種種的貪求，還沒有求到手，犯法的事就發生了。只要大家平常多留心，電視裏面報導這些事情，就知道都是這樣的。

「所得」，大概世間人所求得的都是昧著機，機是心裏的動機。求道的人自己念頭是什麼，這個念頭是有利於人，還是有害於人？這是學佛的人自己要懂的。雖然懂，要知道，真正是明瞭因果而且懂得佛理的人他才知道，不研究佛理的人也不見得就能知道，昧了自己的動機，起了損人利己的念頭，自己還不知道，認為還是理所當然。那麼這種罪業造成了，所招來的那種苦報、那種後果來了，害怕有什麼用？就等於看見銀行堆起來那麼多的錢、鈔票，趕快去搶，還沒有出門就被人家抓到了，一抓起來，自己害怕了，既然害怕，你何必搶人家幹什麼呢？那就是「昧機畏果」。佛經說個比喻很能啟發人，說一個小偷跑到金子店，銀樓裏面主人就坐在旁邊，他也不看主人，他一跑過去，伸手就把那個金片子、金條一手就抓去，主人在那裏，

你一手抓去，那便宜得了你嗎？馬上就把他抓起來。抓起來警察就問了，你這個小偷也真是太差勁了，明明那個主人在那裏，你還偷，你這是怎麼回事？他答復得很妙，他說我去偷，我眼裏只看見金條，沒有看見主人在那裏。這個意思就是犯罪的人，他只有看見那個財色名食睡，只看見那些利益，法律嚴重的後果在那裏，他想不到，一般人都是如此，這叫做「昧機畏果」。所以佛法裏面講「菩薩畏因，眾生畏果」，社會上這些凡夫眾生，沒有不是這樣的。

那麼就「設」比「喻」，「火烘牡丹」。宋朝有個學者，寫的一本書叫作《齊東野語》，那部書重視考據，把古代那些小故事、歷史，考據得很精確的。在它記載有一樁事情叫作「唐花」，唐就是唐朝，唐花是什麼呢？就是牡丹花。一般牡丹花是春夏時候開，到了冬天，有錢有地位的人要欣賞牡丹花，那怎麼辦呢？有人想出辦法來，就佈置一種暖室，用保溫的設備，那種暖氣就跟春天牡丹花開花的氣溫一樣的，牡丹一下就開出來了，這叫「火烘牡丹」，用火的溫度把它烘出來，牡丹花開出來了。那很好了，於是就欣賞了。可是要知道，牡丹是草本，牡丹開花一次以

後，一下就絕了，以後就不會再開了。這就是說，一個人用非常的手段，不是自然的，那麼得來的錢財也好，得來的種種不是自然應得的那些東西，得來之後怎麼樣呢？一下就完了，以後就不會再有了，這是「火烘牡丹」。我們社會上一般人所求的就是這樣，好像把一個人所有的福報——該吃的東西、該用的東西，就在這一生當中全部把它享受完了，不講以後的事情，一般人都是這種觀念。他就不知道人的生命不是這一生，有三世因果的，這一生享在享受的時候就又造業了，那將來苦果有得受了，這是忽略現實，就是社會一般人的現狀。

但是佛法是「始終真樂屬佛」，自始至終講究的都是真樂。這個樂是怎麼呢？樂是要自己培養真樂，那麼真樂從那裏培養起來？「四正勤法」，四種非常正確的法要勤勤懇懇地去做。那四種呢？就拿善惡這兩個做衡量的一個標準。凡是惡業，罪惡的事情，已經造的罪惡就趕快斷除，不要繼續造了，未造的惡業就不要再繼續發生，「已生惡令斷」，令斷惡。「未生惡令不生」，就叫它不要再發生。就善的這方面也是這樣，「未生善」，就是這善業還沒有做的，「令速生」，使得它趕快就發生，

很多善事情沒做，趕快搶著做。「已生善」，已經在做的善業，「令增長」，能做得越多越好。這就是善惡兩種事情，已生的、未生的，就是四正勤，這個四正勤做的話，都是有好的結果。

「知果畏因」，知道罪惡必然有苦果，曉得那個苦果將來會出現，那就是因方面不要做。

再「六根清淨」，學佛的人怎麼樣學法？普通法門沒有別的，開始就是要六根清淨，六根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這還不算，還有意根，就是思想、第六識，這六根都要清淨。清淨是什麼？一塵不染，那叫清淨。這個好不容易，我們就拿舌根來講，我們一天到晚見到人就不能不說話，普通人說話常會引起人家的煩惱。比如毀謗人家，各位還在讀書的時候，你沒有這種經驗，體會不到，你將來到社會上工作做久了，跟人家相處多了，你就知道。罵人家、毀謗人家固然不好，造業了；讚美人家、讚歎人家，也不見得好，為什麼呢？讚歎要讚歎得恰到好處，那個對方是有這種道德、有這些學問，你讚歎他還可以；對方沒有那些道德，也沒

有那些學問，你也恭維他，也讚歎他，那就引起很多的問題出來了。你讚歎沒有道德修養的人，別人一聽的時候，人家誤信你這句話，就親近他。我們佛法說「親近善知識，遠離惡知識」，他是個惡知識，你卻讚美他，你誤導人家來親近惡知識，這就造了口業。你讚歎人家，也不一定有心要這樣，別說你是無心的，你對於對方是出於一種特殊的私人情感，這樣的讚美他也不一定是有益的，這樣當然就是造業了；何況還是有意的，那就更不必說了。因此眼耳鼻舌身五根，五根都要清淨。

眼，要看不談何容易？最重要，你要看見外面不正當的那些，注意不使它染污我們的心理，你怎麼辦呢？我們一個人不能不出門，就算坐在家裏的時候，每天不能不看報紙，也不能不看電視，報紙上登載的，電視裏所報導出來的，都是犯罪的事情，常是殺人放火的事情，那你看眼裏，那好了，你說眼根能夠清淨嗎？修道的工夫就在這上面練。當我們五根接觸外面五塵的時候，當下自己就要警惕自己，那就是格物致知，當下就致知了。外來的勾引我們自己內在的心理，那就是說，見

到外面的五塵，我心裏一動心，當我們自己動心的時候，自己就警惕，這就不讓外面的五塵染污我們的五根。

還有第六識對的法塵怎麼辦呢？那更微細了，那就是雖然我們眼不看、耳不聽，不接觸外面的五塵，自己心裏時時刻刻一空閒的時候，心裏就胡思亂想，想到過去，想到未來，無非是世間造罪業的事情。自己不造，看見別人造的時候，落下那個印象，心裏像在放電影一樣，在那裏放。那就是自己心裏意根，在那裏被染污。

普通法門隨時要把六根轉得非常清淨，六根清淨才能了生死，才能成佛。但是我們學淨土法門是特別法，知道這個困難，雖然困難，我們也必須這麼做。並不是說你這個特別法門不要講求，還是講求，做得不徹底，那麼另外有特殊的辦法，那就是念佛，用佛號來把我們六根轉化，轉移我們心裏的念頭，轉移比完全用自己的力量來排遣、排除要容易多了。



佛家這幾個「始終真樂」不是世間人他能夠辦得到的，而唯有這樣才是真正得到真的樂，一般人得不到，這才是真正的現實。講上面那個所求的、所得的，用比喻來講，都是真正忽略現實，佛家才不是忽略現實的，所以矯正那個誤會。

最後是「不合科學」，你要問社會上一般人，「人生何為」？我們人到這個世間來為的是什麼呢？一般人就答復不出來了，那就是講人生觀，你問問現在的人生觀，各有各的講法，他不知道想說的是什麼，總歸之，兩個字「迷惑」，他們所講那些人生觀，沒有一個不是迷惑。那麼「宇宙何關」，講宇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問他，顛顛倒倒的，迷惑「顛倒」，他也說不出來。是的，他認為不是；而不是的，他認為是的。問到佛學是什麼呢？「佛學維何」，「未見」，他對佛學根本就不知道。不知道就說不知道還好，這還算是科學；就是不知道以為知道，很多人說佛學無非是迷信的東西，這就不得了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佛學是什麼東西，他就隨便講佛學是迷信。這就是未見，他根本就沒有見到，而他說他見到，這是造妄語罪業，這就是不合乎科學。

真正佛法講的是什麼呢？佛法對於人生，後邊一張表馬上就講到了，後邊「人生當前之所受」，人生是什麼？「人生」是「酬業」的，我們人到世間來，由過去世造的業，那個業是合乎人道的業，所以我們到人間來，到人間來有種種的痛苦，也有一些小小的安樂，這個都是由於過去的業報來的，因此我們人生今生到這個人間來，是酬業的，是來受業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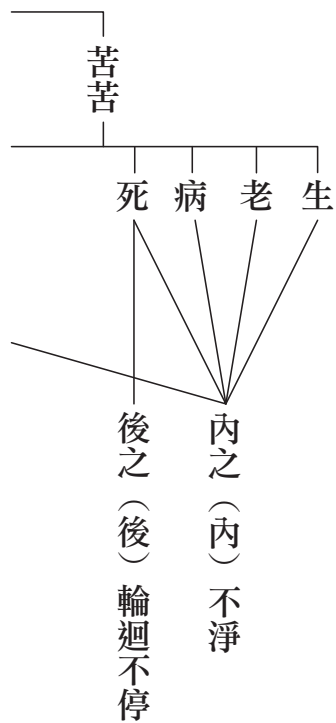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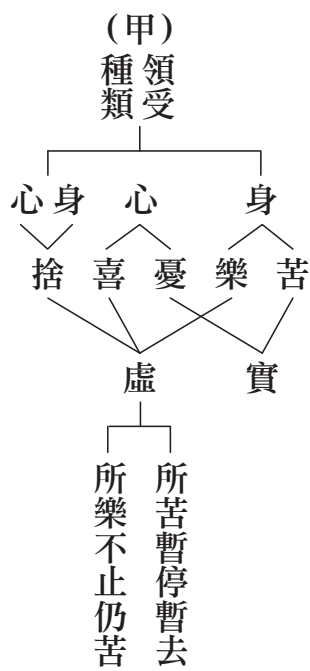
「真妄覺迷」，什麼叫真妄覺迷呢？這個必得研究佛法才知道，什麼叫真？什麼叫妄？真是什麼呢？前面講的體相用，體才是真的，就是那個本性，本性才是真的。我們人人本來就有這個性，這才是真正的。這個真不但佛家講，儒家也講本性。儒家的經典〈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天怎麼講？天是本來有的，叫天然本有的命，這個命真正是叫性，本性。再講一部《周易》，是伏羲氏畫的卦，卦有本體，萬法都有本體，卦的本體是什麼呢？伏羲氏那時候沒有文字說明，只有用符號，用一陰一陽兩個符號來表現。到了孔子的時候才說出來，孔子把它定出一個名字，叫做太極，太極就是本性，就是本體。《周易》代表萬法，《周易》的本體就是萬法的本體，

萬法本體就是我們人的本體，這是真的。除了本體，那就是相，還有種種的相都是妄的，假相，一般講體空相有，本體是空空無相的，相皆是虛妄。但是體空相有，體真相妄，體是真的，相是妄的。必得要覺悟，覺悟了才是得到體，得到真的；不覺悟，只執著妄相，把這個妄相當作真相，那就迷惑顛倒了。所以真妄覺迷，就是佛法才能分得清楚那是真的、那些是妄的、什麼是覺、什麼是迷，不學佛，他能辦得到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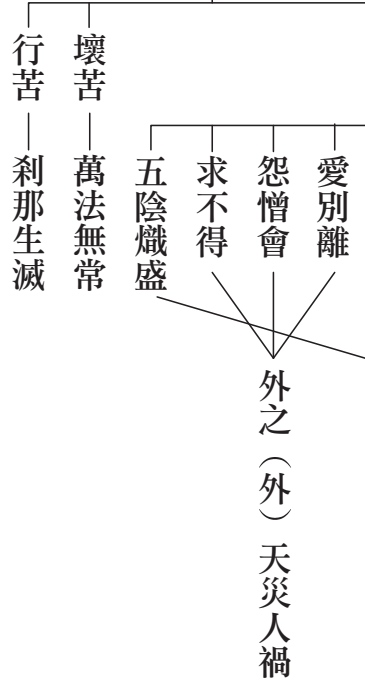
最後講萬法，我們看這個宇宙人生一切的法，講起來那麼複雜，但是佛法把它歸併起來歸到一，「萬法歸一」。這個一歸到那裏？就是前面講的，釋迦牟尼佛說唯我獨尊，一就是指的唯我獨尊，就是本性，本性才是唯一獨尊的。那個獨尊不只是釋迦牟尼佛是唯我獨尊，我們人人都是唯我獨尊的，每個人都是，我們人都有本性，你的本性是唯我獨尊，我的本性是唯我獨尊，你家裏養的小寵物、小狗牠也是唯我獨尊，任何眾生都是這樣，你了解這個才是真正平等。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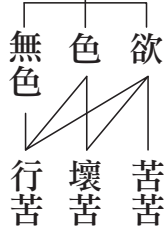
# 第四講表 人生當前之所受（觀受是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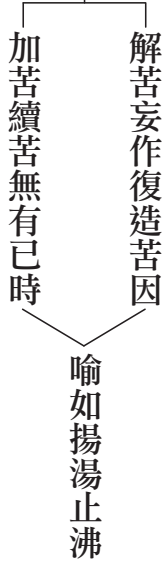
(乙) 苦果  
略舉



(丙) 三界  
統苦



(丁) 受苦  
益起  
顛倒



## 第四講表 人生當前之所受（觀受是苦）

「觀受是苦」，這個需要說明，這個觀字，就講用止觀的方法，止觀也不僅僅是天台宗講止觀，佛法任何一法都是止觀，都是講觀的。早期的佛法，基本所修的是修「四念處觀」，四種念，念是念頭。我們眾生要學佛的話，你要在四念處這四個地方，念頭在這四個地方好好的觀，觀就是研究的意思。

第一個身念處，你觀察自己的身體，叫「觀身不淨」。我們身體，大家每天洗澡又洗洗臉，覺得很乾淨，尤其年輕人，別人看起來，這個年輕人乾乾淨淨的很好。其實禁不起分析，一分析的話，我們這個身體裏面，東西吃下去以後，吃到腸胃裏邊一消化，變成什麼東西，你還不知道嗎？沒有排泄出來的時候，就是在腸胃裏面；排泄出來，一看好可怕。沒有排泄出來，再可怕，還不是在身體裏面，隨著你到那裏去就跟著你帶到那裏去，你也不覺得它可怕。這個就是我們本身是不乾淨的。再是觀受，受就是我們所接受的、所感受的，我們心理所感受的無非是苦，叫「觀受是苦」。再呢，是「觀心無常」，我們的心、我們的思想，心心念念是沒有一

個常的，隨時起了個念頭，隨時就落下去了。再呢，「觀法無我」，萬法有沒有一個我在那裏作主宰？法也是假法。第四張講表就是講「人生當前之所受」，我們人生，這一生眼前所受的是什麼呢？所受的就是四念處觀的，就是「觀受是苦」，我們一切所受的無非是苦。

第一段「領受種類」。受是領受，就是人家所加給我們的，我們領受下來。這分「身、心」兩方面，身體方面感受是「苦」、是「樂」，心理方面是「憂」、是「喜」；再由身心兩方面合起來講，也談不上苦樂，也談不上憂喜，那叫「捨」，捨就是不苦不樂、不憂不喜，心理很平靜的那種身心，叫做捨。這一共有五個種類，叫作苦、樂、憂、喜、捨。

這五種把它分成兩大類，一個是實在的，一個是虛假的。「實」在是實實在在的，什麼實實在在呢？苦是實在的苦，憂也不是假的憂，是真實的憂。樂、喜跟捨這方面都是「虛」的。一般人說你們佛法所講的苦也不盡然，我們人在這一生當中也有很多樂的事情。但是就佛法來講，這個樂是假的，那麼歡喜的時候也是虛的。



不樂不喜的時候，那個捨的那種狀況，心理很安然自在的，那個也很好，但是那種境界也是虛假的，也是短暫的，不能維持很長久。憑什麼說：苦憂是實在的，樂喜或捨是虛假的？就佛法事實來講，樂是本來沒有的，事實確是如此，樂是因為我們人世間種種的苦暫時停止了，在苦停止過後，暫時感受是一種樂，是那種相似的、假的樂而已。譬如說我們身體很健康的時候，不感覺到健康有什麼樂，大家好像沒什麼樂趣；得了一場大病，失去了健康，好不容易病苦治好了，治好的時候感覺到很樂。這個樂原來就有的，因為你有病，病好以後，只是一時的感受而已，你沒有病的時候，有什麼感受？只是把病痛解除以後，所得的一種感受而已。譬如說你皮膚搔癢，癢得很難受，抓一抓，很舒服，你這舒服那來的？你這舒服是癢才來的，你抓癢的時候把癢暫時解除，感覺到很舒服、很樂。而這種樂，既不癢、也不來抓的那種舒服，那不是很好嗎？就證明一切人世間的樂，就是苦的結束，然後所得到虛妄的感受而已，是一種錯覺。

再講樂，「所苦暫停暫去」，就是苦的事情暫時停止了、暫時去了，所以你感受到這一點點的樂趣而已。但是「所樂不止仍苦」，什麼所樂的不止仍然是痛苦呢？譬如說，飢餓的時候是苦，那就吃飯，吃好吃的東西吃很多，吃飽了，吃飽的時候，這樂的感受也沒有了。樂的感受沒有的話，這個時候你可以試驗試驗看，我繼續再吃，不管是什麼好吃的東西，山珍海味，你盡量吃，你不吃，勉強你非吃不可，這時候你想想看，你還有沒有什麼樂趣？大家應該想想，我已經吃飽了，還繼續再吃下去，就是所樂不止，當你在飢餓的時候，一邊吃一邊治療飢餓，感覺很樂；吃飽的時候樂也就沒有了，沒有了，你繼續再吃下去，那就是苦，苦就來了，所以所樂不止仍然是痛苦的。那你拿這個原則，你在這個世間來講，你想想看，世間任何的事情，你感受是樂的事情，你在沒有得到這個事情之前，你以為很樂，但是到手的時候，大概就沒有什麼樂趣好講的了。我們就拿發財來講，很多人沒有錢財，覺得我的錢要是多一點多好。其實不然的，有了錢以後，你又怕小偷來偷；錢更多的時候，你出門又怕人家來綁架你；好了，太多了，你出門的時候又怕門沒有鎖好，怕人家撬門進來。假使我們沒有錢的時候，你到那兒去也放心，門開著的話，家裏沒

有什麼好東西，你小偷進來，我們讀書人家裏沒有什麼別的東西，家裏就是幾本舊書在那裏，小偷來，你看看書也好，除了看看書以外，你沒有什麼好東西偷，我無論到那裏，心裏也沒有什麼好害怕的、放不下的。一般人所求的樂，那不是真正的樂。錢財到手的時候不是真樂，只是感覺到自己是為著錢財在那裏心放不下，一切都在那裏煩惱，有什麼樂好講的？當選了，得了選票，選舉成功以後還是很多痛苦，他自己感受不到，在別人看起來真是苦得很。所以什麼是苦？什麼是樂？苦是實實在在的，樂才是虛假的。

乙這一項是「苦果略舉」。苦，大家也許聽到學佛的人常常講，事實就是這樣，佛家常講苦海無邊，痛苦就像大海那樣無邊無際的。苦海無邊的話，太多了，佛法總是要說得出來，所以又說苦有八萬四千苦。八萬四千苦還是太多了，所以現在這裏略舉，概略地舉出來，舉出來什麼呢？有苦苦、有壞苦、有行苦，三大類。

三大類之中，「苦苦」這一類的一共有八種，一般叫做八苦。生老病死，一般常常聽到的，生有生的苦、老有老苦、病是當然苦，這個大家都知道。「死」呢？

我們現在雖然知道死是不好受，大家現在還年紀很輕，任何人沒到死的時候，沒有感受到死是怎麼樣的痛苦，看見人死，只是一種同情心而已，沒有切身的感受。「老」有什麼苦呢？各位都體驗不到，必得各位你們自己到老的時候，你才感受到，生理機能都在退化了，沒有適應的能力了。你就拿吃東西來講，你們年紀輕的人，吃兩碗飯，兩碗飯吃飽了，有好吃的菜，你再多吃一點，再吃一碗飯也沒問題，還是可以。那少吃一點也行，餓也還受得住。少吃一碗飯、多吃一碗飯，都是沒有問題。年紀老的人就不是這樣，年紀老的人，少吃一碗也不行，飢餓的話也受不了。吃飽了以後，別說多吃一碗飯，多吃一口飯也不行，多吃一口的時候，他那個腸胃裏面撐得很飽滿，裏邊是活動不開，不能再活動了，這個吃的東西在腸胃裏面活動不開的時候，馬上就是得了病。所以一切這些事情太多了，到老了這些痛苦，不是年輕人可以感受到的。老有老的苦、病有病的苦、死有死的苦，「生」呢？生有什麼苦？那一家養了小孩子的話，大家都恭喜他，你添了丁，恭喜你，添了兒子、添了女兒，好。那既然兒子也好、女兒也好，那他本身應該是很樂的。其實不是如此，生下來就是很苦的，為什麼很苦？入胎開始，後面有一章講表「人生三際之抉秘」，那個

就是很苦的。從入胎到出胎的時候，苦得很。做婦產科醫生就知道了，母體也好、子體也好，都是痛苦的。不相信的話，小孩子一出生，就哇哇叫哭起來了；沒有那個小孩一出生就是哈哈大笑，沒有這回事情。一個人生下來就是苦的，這苦除了生理上的苦以外，講到人世間，一個人生下來，他感受的生命就是苦，所以一出生的時候他就是哭了，就要承受這個悲痛人間的苦，事實上就是如此。

再就是「愛別離」，人世間自古到現在，你說一個人從生下來就一直跟家裏的人，以及鄰居、親戚、朋友都能夠始終是生活在一起，辦得到嗎？辦不到。有戰爭的時候，妻離子散的，一場戰爭下來，造成多少孤兒寡婦？死了一個年輕人的話，他後方整個的家庭就破碎了，這就是愛別離。在平常的話，也沒有那回事情，年輕人要向外發展，求學的求學、創業的創業，他也不能待在家裏。亂世不管是參加戰爭、不參加戰爭，亂世的人民都沒有辦法在家裏安居樂業的，都是到外面流離失所的。我們雪公老師，清朝時就到人間來了，從清朝到民國，民國時候軍閥割據，他就不能在家裏了，到了抗戰的時候，一直到台灣來，那個就是愛別離，不能跟家裏

人相聚在一起。像民國三十八年從大陸來的這一批人，他在大陸上的那些親戚朋友，幾十年來相隔，不能夠見面。沒有開放之前，音信都沒有，家裏好多人傳某某人說，親眼看到誰在外面早就死了，後來一通信，才知道還沒有死，喜出望外，好像得了一個最大的高興。愛別離在亂世，人人感受到，這種痛苦特別深重的。

再「怨憎會」，冤家路窄，不想見的人，他偏偏碰到了。在機關裏做事也好，在商場裏面做生意也好，偏偏就遇到這些怨家，他們就會面了。

「求不得」呢？我們所求的事太多了，我們在人世間求這個求那個。正當地求，我們沒有別的要求，要求什麼呢？衣食住行，這是基本的生活條件，這是個合理的要求，這也不那麼容易。儘管現在台灣經濟這麼繁榮，那些流浪街頭的人，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的，還有不少，失業的人沒有工作做，還是很多。美國現在是全世界最富的一個國家，美國它照樣有乞丐，照樣的是街上有流浪的人，多得很，英國更多了。那就是說求不得的多，另外很多人他的衣食住行一切都不缺乏，不缺乏還是要求得更多，而且還求得更多、更好。有了車子，普通車子還不滿足，他還想

要進口的名車。沒有房屋，要有房屋；有了房屋，還感覺不夠，別人房子比他的更好；有了更好的房子，看見人家裝潢好，他也跟著要裝潢，甚至於一棟房子裏面裝潢的價錢超過買一棟房子的價格，往往有的。台北那些地方，你參觀參觀，你就知道裏面那些裝潢富麗堂皇的，它超過房屋的價錢。這個都是求。你要求的話，與人一比的話，看見人家那樣，我也求，能求得到嗎？不一定求到的，求不到就痛苦。

最後第八種叫「五陰熾盛」。什麼叫五陰呢？《心經》就講五蘊，五蘊是新翻譯的，舊的翻譯就是五陰。五蘊所講的就是色受想行識，色是色法，就是物質的，受就是這裏講的「人生當前之所受」的受，想是思想的想，行是行為的行，識就是唯識學的識。色受想行識五陰，五陰之身，色是我們身體生理的這一部分，受想行識是我們心理的這一部分。我們人無論生理的、心理的，普通人就是身心都不自在、身心都有煩惱，這個煩惱就像火在那裏燃燒的那樣難受，「熾」這個字就是火字邊，就跟煩惱的「煩」相似的，像一團火在那邊燒起來，燒得煎熬難受。五陰就是那樣

逼著我們受不了，痛苦。前面七種苦都是從五陰熾盛衍生出來的，有五陰熾盛才有前面那七種苦。合起來一共八種苦。

八種苦所講的生、老、病、死、五陰熾盛，這五種是內之內。「內之內不淨」是什麼？除了生老病死五陰熾盛以外，還有不淨的，這幾個大項是舉出來的，還有沒有舉出來的很多。比如說我們的身體叫觀身不淨，觀我們身體，觀成什麼不淨？剛才我只是概略地講，我們吃東西，然後排泄出來有大小便，固然是不淨，其實我們在身體除了那個以外，我們身體的皮膚看起來洗得很乾淨、很美，實際上皮膚就有很多微生物和微生物在那裏，你三天不洗，皮膚上自己就受不了了，這是皮膚外面的。皮膚裏面的腑臟：胃腸、心肝脾肺腎五臟裏邊都不清潔，好多寄生蟲在裏邊，寄生蟲寄生在我們的身體裏邊，牠們靠我們身體裏的養分來養活牠們。想想看，我們是寄生在這個自然環境裏邊，我們在這個社會裏面，吃喝排泄都在這個環境裏邊。所以大家講環保，和那個寄生蟲寄生在我們身體裏，就像我們人寄生在這個自然環境一樣。牠吃喝也有排泄，牠排泄在那裏？還是在我們身體裏面。我們看外面



這個環境髒兮兮的受不了了，那個味道是臭得不得了，把鼻子掩起來。你不知道我們身體裏邊那些寄生蟲在裏面那些臭哄哄，你怎麼辦？你離開也離開不了。所以內之內這些不清潔，逃避也逃避不了。身為苦本，我們身體就是一種痛苦。

除了這個以外呢，「死」這一項，一般人講死，死了就了了、死了沒有了，死後以後，「後之後」還有「輪迴不停」地，輪迴怎麼樣輪迴？後邊一張表接著就要講了。像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之外加的，怎麼外加的？「愛別離」，自己不想，但是在戰爭、亂世造成你非愛別離不可。「怨憎會」也有種種外在的因素要忍受。「求不得」，你種種求，求不到也有很多外在的因素，這是外。「外之外」還有，不是這麼這幾項，還有什麼呢？「天災人禍」，那些天災就是意想不到的、預先想不到的，來一個大地震、來一個大颱風。美國最近那些颶風，颶風跟颱風一樣的，比颱風還要厲害。人禍呢？任何一個社會，日本前些時候有那個什麼宗教？在車站放毒氣，什麼麻原扎晃教主，現在就抓起來了。你想不到，在之前美國發生環航的一架飛機，兩百多人一下子在空中爆炸死了，現在美國在調查，究竟是自然爆炸的，還是人為

爆炸的？那些都是天災人禍，你不說是人為，那也算是天災，不是天災，就是人禍，爆炸是恐怖分子放的炸彈，那就是人禍，這個是想不到的，這些是苦苦。

接著是「壞苦」，壞苦就是前面講樂的、喜的，還有那些一般都感覺到非常好的事情，有壞的時候。再樂的事情、再值得歡喜的事情，都有壞的時候，這叫什麼呢？佛法講「萬法無常」。就整個世界來講，有成、住、壞、空。世界原來慢慢逐漸形成，成到飽和點是在住的這個階段，暫時維持住這麼一個現狀；這個現狀維持不會很久，然後就壞了，壞了還不算，壞到最後空啦。學過科學知道地球，從盤古到現在一直永恆是這樣的，也就是未來一直永久就是這個地球，那你這就是迷信了，這就是不科學了。地球它有成住壞空，地球它有它的在成的時候，有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到了住了，現在就是這個住；住到將來的時候要壞，那個時候是不堪想像的，或者來一個大的地震，可不是現在這個地震，到最後整個地球就是毀滅了、空了。整個世間有成住壞空。就是人類社會好事情，任何一個團體好不容易慢慢組成功了，一成功的時候，接著就是變化了，終將就會有變化了。你不相信，在座的

當中有很多學商業的，你畢業之後，將來創業，你組公司、開一個工廠，當然要找股東了，都招集起來的時候，開始大家都是一致的心理。公司一組成的時候，你的心裏就要預備，隨時就要看有沒有轉變，這個轉變有不好的，你就觀這個機，任何一個因緣，一個緣當中出現了，你趕快就要調整。不調整的時候，就有這麼一點點的動機一出現，馬上就會讓你這個公司毀棄掉了，多得很。任何事情一成功，接著就有壞的時候。

大家讀歷史就知道，齊桓公創霸業，在他霸業還沒有創成功這個時候，陳國的一個公子陳完，陳完從陳國跑到齊國來，齊桓公說這個人很好、很有才能，就用了他了。用了他以後，齊桓公創了霸業，到了後來，齊國不是齊桓公自己的後代了，後來變成姓田的，那個姓陳的到齊國以後改為姓田了。到了戰國時代，齊國亡國的時候，不是齊桓公的後代亡國，他們早就亡了，亡是那個陳完的後代。所以齊桓公在創霸業的時候，他將來亡國的那個因緣就出現了，你要了解。這就說明了世界萬法無常，一成功的時候，當下失敗就開始。所以中國就常常講「賀者在堂，弔者在

閤」，這一家人家有喜事，賀客迎門，滿堂道賀的客人，不要那麼歡喜；弔者，弔是弔喪的，弔者在門外接著就來。你認為這是故意這麼講嗎？不是故意的，事實就是如此。這是說萬法無常，那就是壞苦。

還有「行苦」是什麼呢？行苦就指的那個不苦不樂的，前面講的身心皆捨的，那個是剎那剎那在那兒生滅。剎那是印度文的名詞，翻成中國的意思就是意念、念頭，我們心裏一個念頭起來，那麼短暫的時間叫作一剎那，一念起來就是一剎那。一剎那，我們知道一個念頭短暫到什麼程度？大家不知道的話，你可以看看，這叫彈指，把手指頭彈一彈，這個一彈指就有六十個剎那。四緣當中，這是無間緣，前面一個念頭不滅的話，後面一個念頭起不來的，一彈指間是六十個剎那，就是六十個生滅。行苦就是「剎那生滅」，一彈指就有六十個生滅，這麼短暫、這麼快。所以我們不修道、不修行、不真正用工夫則已，你真正用工夫的時候你就知道，很微細地用工夫就知道生滅不停的心理，你不能控制得住，那這個道是修不好的。你要控制住生滅這個念頭，好不容易，你就知道修道難了。禪宗早期的叫觀心法門，觀

心就觀剎那生滅的心念、念頭。中國儒家〈大學〉裏面講「格物致知」，致知的工夫也就是觀那個剎那生滅的，用那個工夫，好不容易，普通人他怎麼知道？

這一共有八苦，這個八苦歸併起來有苦苦、壞苦、行苦，有三苦。這些苦，不僅僅是我們人間，三界都有，所以後面這一條叫「三界統苦」。三界什麼呢？「欲」是欲界，是六欲天，欲界有六層天，凡是生到天上，還有像我們人間的種種欲望，我們人間有欲望，天上也有欲望，六層叫六欲天。還有「色」界，色界是沒有欲望了，沒有欲望，他有身體，身體就是色身，有身體那叫色界，有十八層天。最後是身體也不要了，有這身體也是苦，連身體也不要，但是有這個心理、有這個精神，有定工夫在支持住精神，有四層的定功的那個境界叫「無色」界，這是三界。三界各位看看，在欲界有「苦苦」、有「壞苦」、有「行苦」三苦，三種苦都有，滿滿的。色界呢？苦苦是沒有了，還有「壞苦」、有「行苦」。為什麼色界有壞苦呢？色界，他也有定工夫，沒有定工夫，升不到那個天上，還有色界就是禪天，有禪定的工夫才能夠升到色界。但是定功一失掉了，他沒有辦法繼續生存在那個環境，壞了，有

壞苦。他還有行苦，萬法無常，雖然有定功，他那定功不徹底，是世間的禪定。你各位不學佛的，沒有研究佛法之前你不知道，一聽到有禪定，以為禪定多好，不一定，世間的禪定不是究竟的，雖然有禪定，它不管用，它有壞的時候，也有行苦。無色界呢？壞苦，身體沒有，沒有什麼好壞的，當然沒有壞苦。但是他有「行苦」，他有精神、心理有念頭，在那裏剎那剎那生滅的話，他有行苦。所以三界統統苦。欲界為什麼有三種呢？欲界有欲望，欲望愈多，痛苦欲多。

最後一段「受苦益起顛倒」，眾生受了痛苦，他不知道結束痛苦的方法，更起了迷惑顛倒。起了迷惑顛倒，他要結束這個痛苦，沒有辦法，這就亂了，「解苦妄作」，為了結束痛苦，不正當的那種作法叫無知妄作，沒有知識，他狂妄地這樣做。沒有錢，他就搶人家、偷人家的。想作大官，今天有正當的方法來競選，他用不正當的一些方法來競選。就算選上來之後，人家一告狀，好了，你買票，就是妄作，這個當選資格還要丟掉；當選了之後妄作，案子一發生，這個位子還保不了。所以「復造苦因」，這裏又造了苦因，妄作就是造了些殺盜淫妄的那些事情，種下來很多

苦的種子。那麼這個又再增加苦，又繼續受苦。沒有已時，已當了的時候，沒有的時候，沒有止的時候，「加苦續苦，無有已時」。這有個比喻，如同「揚湯止沸」，沸，是燒了一大鍋的水，沸起來了、滾起來了，下面的火一直在燒，湯一滾就漫上來了，你不懂方法，你用個瓢子把它舀起來，舀起來就是將那個氣淡掉，你希望把那個沸騰的湯止住，這個辦不到的，揚湯止沸，止不住。一般人就是解苦而妄作，就跟揚湯止沸一樣的，繼續還要漫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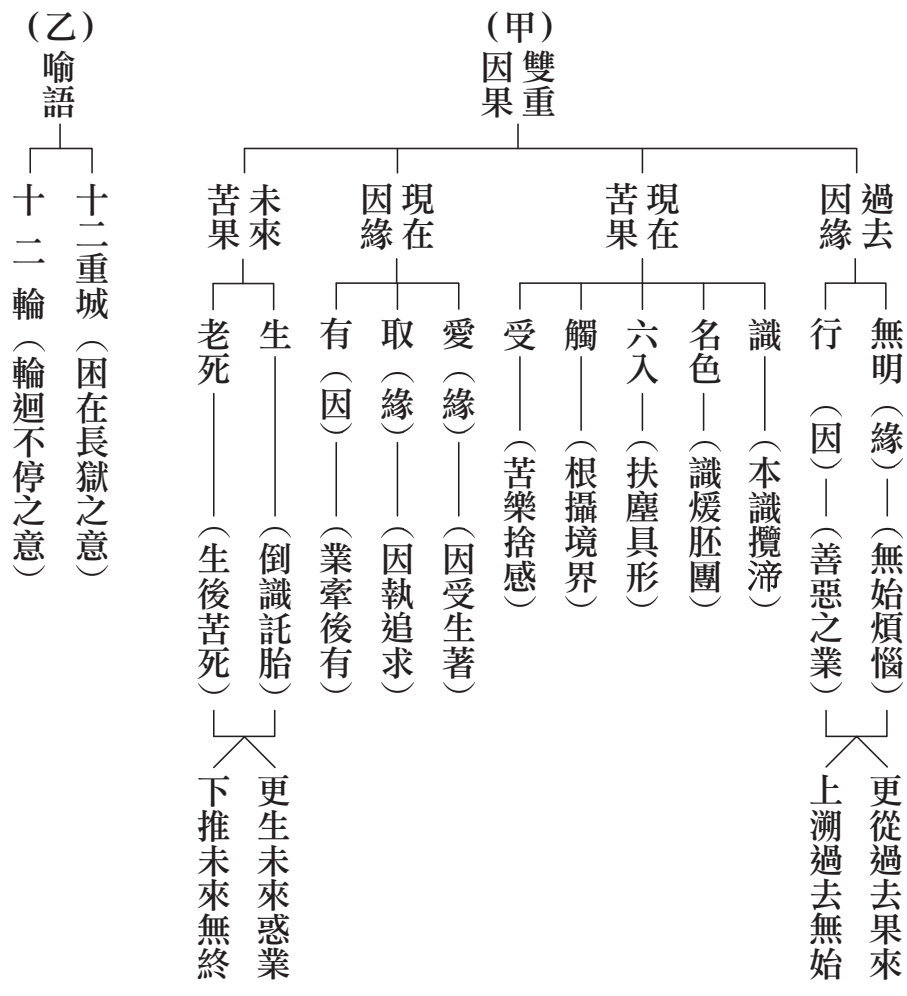
佛法不是這樣，佛法是「釜底抽薪」，釜也是鍋，釜底、鍋底下邊燒柴火，把柴火抽出來，釜底抽薪，薪就是柴火，你把柴火抽掉就沒事了。現在釜底抽薪，大家不知道，都是用電鍋，你趕快把電源關起來，就沒事了。你電鍋不關，電鍋插頭不把它拔掉、不關掉，電鍋裏面的湯就更揚了，那就是愚笨的事情，止不了的，這都是比喻，比喻的事情就有很多真理。

我們在人世間，你要結束痛苦，你要有正當的方法，從因緣果著手。過去種的因，我們現在就是面對事實，勇敢地接受，心裏不要有什麼不平衡，不要怨天尤人。

現在一方面我們人來酬業，一方面自己趕快就要轉變，過去不好的那些因，現在不讓它結果，有辦法，趕快把惡的緣絕了，不好的緣把它絕掉。因緣和合才會結果，你讓那個緣不要跟那個因結合起來，那就不會結果。所以現在學佛，正助雙修，你用正工夫，然後緣上面不要再繼續造惡業了。不繼續造業的話，那個緣就絕了，絕了惡緣，這就是釜底抽薪的辦法。



# 第五講表 人生三際之抉秘 (十二因緣)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 第五講表 人生三際之抉秘（十二因緣）

「人生三際之抉秘」，這是講「十二因緣」的。十二因緣就是三世因果。我們大家到這個人世間來，現在這一生，這一生之前有造人身的因緣，才有這一個生命。有了這個生命，我們這一生又造了業，將來又要受未來的生命。不管是那一類的眾生都是如此，不學佛的人都是如此，學佛怎麼樣呢？我們先了解過去、現在、未來（前世、今世、來世），這個就告訴我們過去世、現在這一世、未來世，把這個狀況了解了，了解之後我們就按照佛家講的辦法，把這些煩惱斷除掉，斷除就是了生死。

十二因緣講究這個事實，三際就是指的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過去、現在、未來，任何人都不知道，這就是個秘密。抉秘就是特別地把它挑出來，佛法就把秘密挑出來，讓大家都知道。學佛必須認識自己，我們從無始以來，我們就是過去、現在、未來、過去、現在、未來，是始終不斷的。這個不斷，各位不要迷信我們始終過去也是人身、現在人身、未來還是人身，那就是邪說，那是外道。佛法呢，我們過去在那一道，我們不知道，現在到了人道了，未來到那一道，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你明瞭因果，你就知道了，我們過去從那一道來的，將來要到那一道，我們做的什麼業到那一道，我們自己也知道。知道這個還不算，在六道裏是不究竟的，六道你說你學了人道，下世再到人間來，或者是你下輩子到天上去，這個都是不可靠的。必得要脫離了六道才是根本的辦法。但是你怎麼樣脫離六道？你必得要了解三世因果，十二因緣你得要了解，了解這個以後，你才有辦法，才能按照這個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內容分成兩段講，第一是甲這一段，講的「雙重因果」；第二段是乙，用比喻的話，一共兩段。

所謂「十二因緣」，這裏講人生，是就我們在人間這一生、這一個階段來講的。講到三際的話，包括過去以及未來，過去是不是在人間？我們也不知道。我們現在學的是淨土宗念佛法門，未來我們相信是到西方極樂世界去的。但是如果不是修淨土宗，尤其是不學佛的人的話，那麼在未來，誰知道？所以在六道裏的眾生，過去不知道，未來不知道，在目前人生究竟是什麼？也是茫然無知的，迷惑顛倒的眾生

就是如此。這裏十二因緣就講十二個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從因到果中間有各種緣，十二重循環不斷的情形。所謂「雙重因果」，就是因裏面就有果，果裏面又有因，雙重的，不是那麼簡單的。

首先看「過去因緣」，過去的因緣有兩支，一個是無明，一個是行。什麼是「無明」呢？無明在這裏講，它的主體就是癡。眾生的根本煩惱就是貪瞋癡，癡是什麼呢？癡就是不明瞭種種的事理，這就是愚癡，這就是無明，這也是一切煩惱都是無明。由於這個無明在過去造了很多的事情，都是不瞭解，是從無始以來的這種煩惱，這叫做無明。再就是「行」，行是什麼呢？行是「善惡之業」，眾生在世間造的善業、造的惡業，那些事業造完了以後，就變成「因」了。造業的時候用什麼造？就是用行為來造的，所以善惡業在它造的時候就是一種行動、行為。行為所得的固然是果，果就是由過去所種的因。無明是一種煩惱，加上善惡的業，這兩個項目成就了過去的因緣。所謂過去就是在我們這一生以前的因緣，這種因緣，並不是說只是過去這一生，過去一生又有一生，往上推，推得找不出一個開始。怎麼樣才知道呢？你必

得要證了果以後才知道，凡夫眾生沒有證果，究竟我們這個生命開始是從那裏來？從無始的，太長久了，這是過去因緣。

由於過去因緣，到我們這一生了，這一生是怎麼來的呢？就是「現在苦果」，那就是我們人生到這個世間來做這幾種事情。一個是「識」，識是什麼呢？這裏這個識就指的主體第八識——阿賴耶識。因為一個人死了以後，前七個識都含藏到第八識裏面去，所以它叫做「本識」——根本識。根本識含藏很多，過去所造的種種善惡業、種種的煩惱，都在這個根本識裏面。所以前面講的無明、行等等那些煩惱，那是業，那些業種子等等都在本識裏面含藏。本識裏面含藏由過去因緣推動了根本識到現在。「攬滯」是什麼呢？本識攬滯就是根本識來投胎的時候，什麼是投胎呢？就是遇到父母兩性在交合的時候，做子女他本人的根本識，父母子女是緣分，緣分到了，他自自然然的本識就跟著父母，入了母胎，這叫本識攬滯。攬滯這個滯字，就是經書裏面講父精母血，指精血這一方面。所謂精血藉著父親的精子、母親的血液，加上自己的本識，三合。在中國的經典《周易》，孔子解釋《周易》卦爻的時

候，他就講過「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精氣就是指的父母兩性的滯，游魂就是自己的本識，中國的聖人經典也是這麼講的。識投胎就是根本識。

這個根本識投了胎，在母親的胎裏邊，這個時候只是一種「名色」。剛剛入胎的時候，他又不是一个物質，本識不是物質，本識是一種心法，心法裏面當然有各種種子。那個物質是物質種子，比如《心經》所講「色受想行識」，色法就是物質，可是在第八識裏面那個物質，它是一個物質的種子，種子是一種功能，是一種習氣、功能狀況。因此，投了胎以後，在母親的身體之內，他只是一個由本識結合父母兩性身體的各一部分，那麼就成為「名色」了。本識一發展，一個是名，一個是色。名就是本識整體的第八識，是一種煖氣而已，叫「識煖」。色就是物質的種子起了現行，變成一個「胚團」，這種胚團就是色。有了這個胚團，胚團是物質的，就是色；名就是本識、精神這一方面，就是心法。

再進一步，由於母體供給胎兒種種營養所需要的成分，因此嬰兒在母體裏面，他的一呼一吸，隨著他的母體呼吸一直地運作，這個運作，母體的養分供給胎兒吸

收，胎兒分六部分來吸收，叫做「六入」。這個六部分吸收，逐漸逐漸的六種叫做六根。根就是眼有眼根、耳有耳根，這是肉體這一方面的。比肉體更精密的就是淨色根。這裏講的「扶塵根」，塵是塵土，就是地水火風四大要素，四大要素都是跟泥土一樣的，都純粹是物質的。由這個純粹的物質來扶持淨色根——很清淨的那個物質，由它來扶持那種根，有那個根，將來就可以發出識。這個扶塵根就逐漸逐漸「具形」，具是當完備講，具備講，具備六種根的形狀，叫六入。這個六根全部完成了，然後就一般的狀況來講，母親是懷胎十個月，就是嬰兒在胎裏邊六根都完成了，眼耳鼻舌身五根全部完成了，五根完成了，意根精神這一方面當然也具備了，這時候就出生了，就出了母胎。

「觸」，胎兒生下來與外界接觸，他跟外界接觸，就是「根攝境界」了，他原來在母親所懷的胎裏邊，他是完全吸收母體的营养成分。出了母體之後，他六根接觸外在的境界了。攝就是攝取、吸收，他的六根跟外界接觸，就吸收外面的境界。外面什麼境界呢？就是色聲香味觸，這些外面的境界，這叫做觸。這只能叫做觸，為



什麼只叫做觸呢？嬰兒剛剛出生，他還沒有到分別善惡、是非的階段，他雖然眼看外面的境界，耳聽外面的聲音，他辨別不出來是好是不好、是善是惡，沒有辨別的能力，只能說是個接觸而已。

到後來逐漸逐漸分別能力有了，小時候的小孩，你對他表示好感，他也是跟你笑一笑，你罵他，他也跟你笑一笑，他是在觸的這個階段，分不出來。這個小孩大一點，到了你罵他的時候，他感覺到你在罵他，他懂得你的意思了，他哭了，這就不叫觸，叫「受」了。受就是辨別人家對他好意、是不好的意思，他能夠分別得出來，這就是感受了。有了這受，就是有「苦」受、有「樂」受、不苦不樂的「捨」受，這些種種分別的觀感，「感」是一種感想，這就是一種受的階段。一個人在真正只是在觸的階段，他沒有什麼苦樂的感受，到了受的這個階段，他就有了苦樂的感受了，這是現在的苦果。

再來就是「現在因緣」了。這個因緣第一個是「愛」，愛是從那兒來的？愛是藉著前面講「受」的那邊來的，有了感受，也就是分別苦樂、是非善惡這種感受的

時候，他就有一種貪愛的這種心理，所以愛是因為受才發生了。「生著」，著是執著的意思。有了執著的時候，為什麼執著呢？有痛苦的時候，他就要把這個痛苦想辦法要解除；有樂的時候，他要貪求，把這個樂求過來。他這個執著就是把苦執著當成是真實的苦，把樂也當成真實的樂，這就是執著。這種執著都是因為那個意識的感受來的，所以才發生這種愛。

愛進一步就是「取」，取是因為執著的關係，執著是心理只是一種執著，進一步就採取「追求」，追求是取了。比如說一般人在社會上，那所看見的、所聽到的、所接觸的一切都是花花世界，沒有一樁東西不是執著可取的，什麼事情他都要貪求，就是追求這個、追求那個。

取然後就「有」了，有什麼呢？有就是「因」，因是怎麼來的？就從愛取來的，由愛到取，必然就要造業了——取世間那些財物、男女之色。男女現在講戀愛，談戀愛也不是那麼簡單，男的對女的也好，女的對男的也好，互相找一個理想的，那個不容易的，這個就是費了種種的麻煩。尤其是牽涉到第三者，就是鬧了三角關係的

時候，那好了，各種的戰術都使出來了，那個就是取。一取，想想看，這就是種了這個因，就有了「業」。業就牽著「後有」，由愛取所造的業，然後就有了未來的因，因就是個種子，將來你這個種子就要結果的。

什麼是果？指生死的苦果。比如說這一生死了以後，未來就是嘗受未來的苦果了。「未來苦果」第一個就是「生」，生當然也是苦，我們在前面大家都研究過，生下來就是苦的事情。所謂生是什麼呢？「倒識託胎」，又跟前面「現在苦果」那個「識」是一樣的了，本識攬滯。所謂倒識託胎怎麼講？倒是迷惑顛倒的，這個識，比如說一個人他壽命終了，一終了的時候，第八識，就是一般講的靈魂，靈魂就到處遊蕩，遇到來世的父母之緣的時候，那就是前面講的攬滯，父母兩性在交合的時候，他一碰上這個緣了，就去投胎了。投胎怎麼叫倒呢？倒在那個時候，他不以為是父母，他所認識的，比如說未來，他本身是個男性的話，他所見的只是母體，如果他未來是女性的話，他所見到的是父體，這完全是顛顛倒倒的，倒識託胎。生了以後，又是那個階段——識、名色、六入、觸、受等等，又循環回來的時候，生了以

後又是老病死，後來又有「老死」，老死就生了後有八苦，又是死，死了以後又生。所以更生到未來的惑業，往下再推是未來無終，沒有終了的時候。

這個在後邊這一段就有個比喻的話，這十二因緣就如同「十二重城」一樣的，一重一重的，比方我們在世間看監獄，不過一道圍牆而已，而它的監獄圍牆是十二重，怎麼能夠出得來？與長期困在監獄的意思差不多。又有個比喻叫「十二輪」，十二輪是輪迴不停的意思，那個車輪子轉到這裏、轉到那裏，沒有停止。

這個叫做人生三際，就是眾生在六道輪迴生死的過去、現在、未來三際的一個秘密，現在把這個秘密公開出來，挑出來公開，讓大家了解就是抉秘。雖然有時候不便公開，但是研究學術，佛法就是講究真理、事實，不能不研究，所以這個秘密講出來，就是讓大家了解，我們眾生實際上是這麼一個狀況。

秘密有一點需要補充說明的，愛取這兩個字就是生死最厲害的，讓眾生在十二重城裏面生死出不來，就是愛取。所以在佛學名詞裏面，唯識學所講「愛取潤生」，有愛有取，潤是什麼呢？就是比如說天下的雨水，滋潤地上的草木、種的五穀，沒

有水滋潤的話，這些花草樹木不能夠生長。而眾生轉世，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所以生死不斷就是由於愛取來滋潤的，才有生。這個愛取潤生是怎麼樣的情況呢？這就是秘密了。秘密叫做「中有」，世俗人講就是靈魂，靈魂在佛學裏面講叫中有。在儒家，孔子在《周易》〈繫辭傳〉裏講到「游魂」，遊遊蕩蕩的游魂，佛學叫中有。比如說，我們現在談不上中有，我們現在是第八識，八個識在這裏。什麼時候才有中有呢？就在壽命終了的時候，快要斷氣了，還沒有斷氣。這個時候，心裏很恐慌，恐慌什麼呢？覺得我這個身體馬上就沒有了，這怎麼辦呢？一個人對於他的身體執著得非常厲害，任何眾生都有身見——身體的知見，牢牢地執著，不肯放棄。到壽命終了，快要死了，這個身見不放棄也要放棄，這個時候他心裏恐懼了。這個時候他起了一種愛，愛取有的愛，這個愛叫做「自體愛」，對於自己身體發生一種愛的執著，叫做自體愛。由於這個自體愛，一方面是恐懼現有的身體快要沒有了，一方面又想這個身體要怎麼維持呢？就在這個時候，潤生一個中有，一種氣氛就潤生出來了，叫中有身。

中有身一發生的時候，自體愛就消失掉了，就變成中有了，然後氣就斷了。氣一斷，有了中有，就到處遊遊蕩蕩，到處找他來生父母的緣分。那麼一找到的時候，就發生一個「生有」，由中有到生有。這個生有也並不是馬上就有，要什麼時候才有生有呢？就是在中有這一個靈魂一碰到來世父母的緣，就是父母兩性在交合的時候，見到父母的緣的時候，就起了一種「境界愛」，這個境界指的就是父母兩性交合的時候那種境界。起了境界愛的話，那就是前面講的本識攪滯了，這個境界愛一起的時候，與父精母血兩種成分一沾染之後，這個境界愛就消失了，然後就成為生有了。那麼這個生有了一起之後，這個生有就是境界愛把它滋潤成為生有。生有一發生的時候，就整個收回到本識，收回第八識裏面去。這個阿賴耶識整體的，就是到了母胎裏面去了，叫做愛取潤生，這是一種秘訣。這種秘訣，現在一般講生理學，誰也不明瞭這種秘訣，西洋的科學家研究生命工程、研究生命科學的話，他也不了解。孔夫子是聖人，他當然了解，要不然他為什麼講「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當然他看得清楚。也可以說孔夫子就是大菩薩再來的人，不是一個簡單的人。

人生三際，想想看，要想了生死，把這個生死問題能夠了結的話，試問，別說現在年輕人對於愛取斷除不掉，就是在什麼樣年齡的人，他能夠表面上沒有了，就是年紀很老的人，他對男女情愛是不動心了，不動心是不動心，種子在那裏沒有斷。這個跟各位講，種子沒有斷的時候，他還是要受生的。如果種子斷的時候，就不會有中有，也不會有生有，生死就了了。學佛普通法門，自己用工夫，修定功做止觀也好、禪家參禪也好，明心見性，了解十二因緣這種程序以後，他就完全用自己的力量來克制，不但是不起現行，對於男女之愛不起現行就是不動心。這還不算，除了不動心以外，含藏在第八識貪愛的種子全部把它破除、粉碎了，一點也沒有，乾乾淨淨，這才不受後有了，那就是不生不滅了，那才是了生死。想想看，這種工夫，誰能夠說在這一生就能成就？這一生沒有一個人能有這種工夫，而就憑著幾十年學佛的工夫辦得到嗎？我想不可能。只有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也還是多生多劫修行，在這一生到人間來表演，做做樣子給人看看而已，也不是一生就能做到的，那是多生多劫修持，才能夠辦得到。以前各期的同學們有很多說：這樣一講的話，那我們學佛的人，不這樣學就不能夠了生死，要照著這樣學，我們學了佛就是無情了，

愛情也不能談了，那怎麼辦呢？這個問題就不能解決了，這個的確是一個問題。要學普通法門，你學禪宗也好、密宗也好、其他各宗也好，要想用自己的力量來了生死的話，別說是不能談戀愛，什麼都不能做。是不准談，你就是不結婚，不結婚也並不是就辦得到，那必得要完全不動心，不動心之後，然後要把那個種子破除掉，這個談何容易。

我們生死要了，那怎麼辦呢？跟各位講實在的話，你只有學淨土法門學念佛，念一句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當然也不是鼓勵你去談戀愛，也不是這樣的。就是說，原則上愛取還是要不得的，但是在這個世間，在我們這個娑婆世界，阿彌陀佛也了解大家是辦不到，釋迦牟尼佛也了解大家辦不到，所以叫你換換環境。你在娑婆世界，你結婚你儘管結婚，戀愛也照樣地戀愛，只要用正當的手段，不准亂的。結婚以後，正正當當地有了個正業，維持一個家庭，守住五戒，五戒就是戒邪淫，只要不犯邪淫的話，夫妻正正當當的，這是沒有問題。你一句阿彌陀佛，正助雙修的話，臨命終的時候，就能夠靠二力法門，一方面我們自己在平常修念佛工夫，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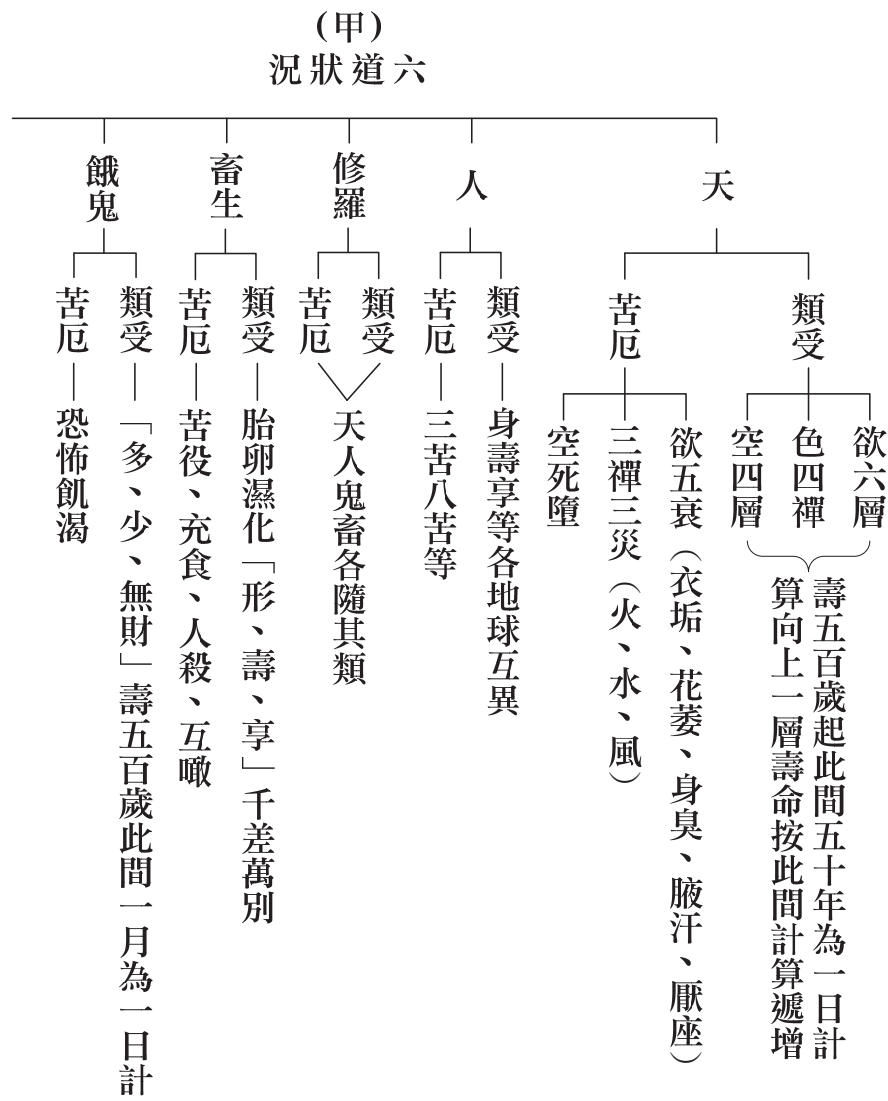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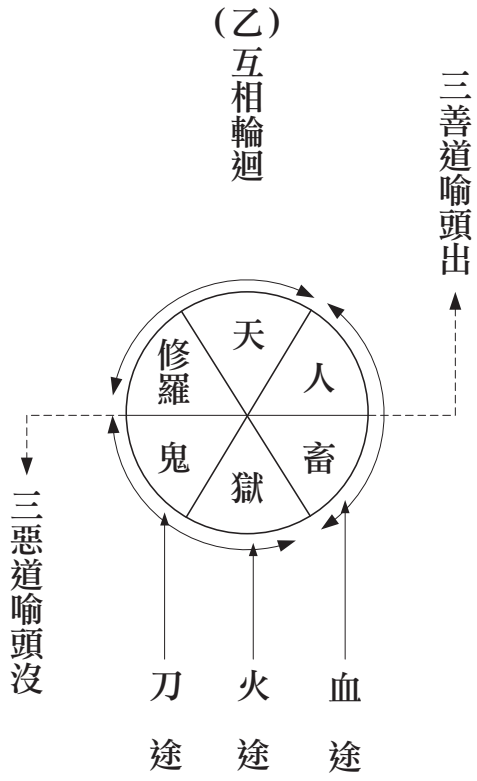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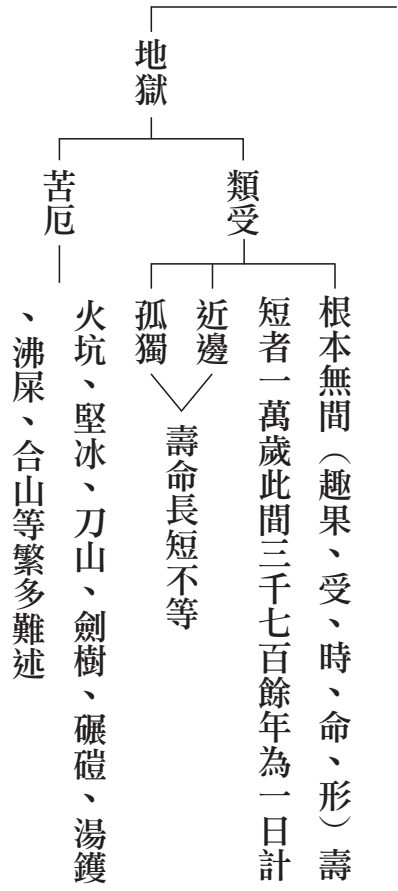
阿彌陀佛的那種願力，兩方面的力量，在壽命終了的時候，我們在那個時候不會有自體愛，不會有中身，也不會有六道生有的這些狀況。這裏斷氣，就在定中往生極樂世界。

所以我們學佛，要把這個分得清清楚楚，今日之下，說實在的，我們要當生能夠了生死的話，你唯有學這個淨土法門。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 第六講表 宇宙有情概況





## 第六講表 宇宙有情概況

十四講表每一張表都有它的宗旨，我講出來，各位才了解。比如說剛才的那一張表「人生三際之抉秘」，是破除凡夫斷滅的知見。所謂斷滅知見，就是一般人認為我們人一死了什麼都沒有了，就斷滅了，這一生死了以後，一口氣不來，斷了氣以後，沒有來生了，這叫斷滅的知見。有這個知見的話，他就在這一生，他愛怎麼做就怎麼做，損人利己、貪圖享受，只要自己能力辦得到的，盡量去做，造的惡業，他將來不要負責任，一死就完了。這種知見非常可怕的，有這種知見的話，就造大惡業了，那將來非墮地獄不可。所以前面這一張表人生三際講三世因果，十二因緣就是破除斷見，這是它的宗旨。

現在「宇宙有情概況」，這一張表就是破除常見的，一般的人有這種常見比較少。在印度那時候的一般外道，現在世界上也有不少宗教，也犯了這種不正的知見。常是什麼呢？常是永久是這樣的。什麼叫作常見呢？一般外道，就是一般宗教，認為人死了以後，他也知道不是死了什麼都沒有了，認為死了以後還是人。這個生，

他謂之常見，為什麼呢？人死了以後還是人，生生世世就是人；畜生呢？死了以後，下一生還是畜生，這就是常見。這個常見，跟佛法所講的六道輪迴不是一樣的，釋迦牟尼佛把六道輪迴，這個事實看得清清楚楚的。一般外道他就沒有這個知見，他了解，他看不清楚，所以他是常見。

常見也很可怕的，為什麼？比如說，我們在這個世間對於那些動物，吃了牛肉、吃了豬肉、吃了羊肉，懂得三世因果的話，這個時候就不敢吃。《楞嚴經》裏邊講「人死為羊，羊死為人」。我們現在做人，一到冬天吃了涮羊肉，這個涮羊肉一吃，吃得口腹之慾可以飽，這是滿足口腹之慾。可是經裏面講的，這一生你吃了涮羊肉，來生你還要到人間來，來生換一換位置了，羊死了以後，牠這一生被你吃的話，那麼你再一世的話，就變成羊了，就輪換。這種事實外道看不到，所以他就是貪圖口腹之慾，吃了海鮮、吃了山珍海錯，天空上飛的把牠抓過來，山上野外的動物也要把牠網過來，海裏的魚類也要把牠撈起來，只滿足自己的口腹這種慾望。想想看這個常見，他不害怕的，這還只是對待動物來講的。至於說人對人的話，那些殺人放

火的事情，當然斷見他也做得出來，常見他也做得出來。很多犯罪的人，要去執行死刑的時候，他常常講「不要害怕」，自己對自己講或對別人講「再二十年我又來了」，意思是說，一死了之後馬上就轉世，又到人間來，再過二十歲，他又是一條好漢，又可以殺人放火了。這種知見，你看，他能夠再來嗎？這是邪惡的知見。只有破除這種斷見、常見的邪知邪見，對於佛法才能夠入門。

第六表講「宇宙有情概況」。宇宙現在一般就是講時間、空間。時間也是無限長的，空間也是無止境的。在這個無窮無盡的時空之中，六道的眾生就是有情識的這些眾生，這一張表是講他們的概況。

先講六道的狀況，此表分成兩大段，一段是講六道狀況，一段是講互相輪迴。先解釋「六道狀況」，六道裏邊最好的就是天道。道是講在那一種生活的環境，六道裏邊每道眾生都分成為兩項來介紹，一項是類受，一項是苦厄。類是種類，受是接受苦樂的感受。

先講天道的「類受」。天道的類受，普通人講天，一般宗教也講天，一般宗教講的天，籠統地只說天，至於什麼樣的天？他也說不清楚。在佛法裏面所講的天，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一個是欲界天，欲界就是有種種欲望的，所謂種種的欲望最主要有三種。這個三種後邊有講的，在這裏也不妨先說一說，有飲食之欲，我們人間貪吃，吃這個吃那個，在欲界天也有這個；還有男女之欲，欲界天也有；還有我們人有睡眠之欲，沒有睡眠是不行的，在欲界天也有。欲界天有飲食、男女、睡眠三種大欲望，這個叫欲界，這個欲界有六層天。色界天，色界就是這個欲望統統沒有了，但是還有形狀，身體就叫做色，有四層，叫四禪天。四層是比較概略地分，詳細地分，四禪天合起來有十八層天。空界就是無色界，這個身體也不要了，那麼一共有四層。這個「色四禪」、「空四層」，怎麼樣的條件才能夠升到那個上面去呢？他跟欲界不一樣。欲界天他要做種種的善事情，做什麼樣的善事？做十種善業，就是跟十種惡業相反的，不做十種惡業，相反的做十種善業，那麼這樣他就可以升到欲界天。色界天當然也要做善業，但是只憑做善業是不夠的，要修禪定了。這種禪定是世間禪定，跟佛家講的出世間禪定不同，那個出世間禪定要大定，很深的。這



個是比較淺，跟那個不相同，這叫世間禪定，要有禪定的工夫才能夠升到四禪天。空四層天當然也是定功，那也不是普通的禪定了，那是更比禪定工夫再進一步，才能升到四空天。一共有三界，欲、色、空，或者是欲、色、無色，叫三界，這是類。

受是包括苦受、樂受，種種的享受。就拿壽命來講，就拿這一個事情來說，在天道的眾生，最短的、最起碼的壽命是五百歲。這個五百歲怎麼個算法呢？此間就指的我們人間，五十年就是天上一層天、是它一天。六欲天六層天，第一層天壽命是最短的，平均五百歲，可是他這個五百歲，一天就抵得我們人間五十年，這樣算法。再往上推算，六欲天的第二層欲界天的話，一直加倍地往上算，向上一層的壽命，按照此間計算遞增，遞增就像是一番一番、一倍一倍往上增加。你想想看，天道壽命是多麼長了。

講到「苦厄」，「欲」界天有「五衰」，剛剛升到欲界天，無論那一層都很好，可是他這個天的壽命終了的時候，有五種衰相出現了。這五種衰相一個是「衣垢」，天上眾生穿的衣服，原來他的生命正在旺盛的時候，衣服自自然然是清潔的，不會

有什麼衣垢；不像我們人間穿的衣服，天氣熱流汗不洗就不行了，自己都聞不得的，汗的臭味就出現了，天道眾生的衣服沒有這個問題。他的衣服也不像我們人間要剪裁、裁縫起來，不是的，它是自然的，一般講的天衣無縫。所謂天衣無縫就不是剪裁的，它是自然生的衣服。但當生命終了的時候，不行了，衣服也長出污垢出來，自己沒辦法穿了。還有「花萎」，花萎是頭上戴的花，我們人間戴的花是摘下來的花戴在頭上，剛剛戴在頭上，戴不到一兩天，那花就萎了。天道頭上的花，也是自然長出來的，它不是從別的地方出來的，他頭上自自然然地有花，一直是很鮮豔的，但到生命終了的時候，花就枯萎，那就衰相現了。再說這個身體，天人的身體不像我們這樣，我們的身體，你看每天流汗什麼的，你不洗，就聞不得。他的壽命快完的時候，身體臭味就出現了，「身臭」。還有那「腋汗」，腋是手臂下這兩邊，我們人普通這裏容易出汗，天道的眾生他不會有，而到壽命終了的時候，生命五衰現象出現，他就有汗。還有個「厭座」，天的座位，我們人間的座位，古時候大皇帝金鑾殿那個御座，那個座位多好，天上的座位是比那個御座不知道好上多少倍，那坐

上去舒舒服服的，多麼好。但到壽命終了的時候，五衰現象，他這個座位坐不下去，感覺厭倦不想坐了。這就是五衰，到了五衰的時候，天的壽命就完了。

「三禪」天有「三災」，有火災、水災、風災，初禪天有「火」災，二禪天有「水」災，三禪天是「風」災。換句話說，火災的災害力量只能到初禪天，達不到二禪；水災比火災更凶了，可以到達二禪天；風災的力量更大了，可以到達三禪天。這就是劫，劫難，大劫。我們一般人講，某個人家遭了天災或者人禍，經過一番浩劫了、大劫，那不過是形容的話。真正的浩劫，那不是我們人間所看見的，真正浩劫是劫難、劫災，到世界快完了那個時候。從人間到欲界，經過欲界到禪天，水火風這個三災，一發生的時候，人間當然沒有了，欲界也沒有，初禪、二禪、三禪都燒，初禪也燒完了；水災的話，這個二禪也是淹沒了；風災發生，三禪也完了。四禪天為什麼沒有呢？四禪天上面有五淨居天，有佛家修羅漢道的，修羅漢果要證到三果以後，那叫做五不還天，三果以上的聖人在那裏要證四果的，住在那個五淨居天裏面，他的定力在那裏，所以三災不能到，就因為這個關係。

再講空災，「空」界就是四空天，四空天那個定力當然又更大了，他的壽命、他的定力也有限度的，最高的空界，到了非想非非想處定的時候，他的定力能夠維持到八萬大劫，雖然是那麼久，壽命還是有完了的時候。到壽命完了的時候，他一死，整個就是從空界墮下來，「死墮」。定力不能夠支持的時候，就往下墮了，墮落下來時候，那都是情勢沒有預想到的，那個都是墮落在外道。外道講那個工夫，多半都以他那個定功修成就了，就把那種定功當成是永久、是涅槃了，當做永久是那樣的境界。沒有想到壽命一完了，突然地一突變，往下一墮的時候，那種恐懼痛苦就受不了。

所以天道的三界，欲界五衰、禪天三禪三災、空界死墮，這種苦就是前面講八苦當中的壞苦。升到天上無論那層天都好，好是好，一旦壞的時候，就是生命結束的時候，這個苦比我們人間的死苦還要大、還要厲害，這是天道的。

講到「人」道，人道的種類，他的享受，人類的身體、壽命、各種享受等等，「各地球互異」，不相同的。比如說我們在這個地球上，我們人身體的形狀、面貌大

致相同，但是雖是大致相同，也有不同的。但是跟別的地球上就不一樣，別的地球上，他的整個大地什麼形狀，他的眾生面貌就什麼形狀，有的面貌是長的，有的面貌是橫的。我們這個地球上大致是如此，但是有不同的什麼呢？比如說我們中國的眼睛是這樣，鼻子是這樣的；外國你看俄國人、美國人、英國人，他鼻子這麼長。這個都是各個地理環境不一樣，他的心理也不一樣，各個地球互異的。苦厄呢？三苦、八苦等等，千差萬別的。

「修羅」道這個「類受」、「苦厄」，這個有的比較特殊一點，我們普通講六道，在一般小乘經典裏邊就是講五道或者講五趣。為什麼講五道或者五趣呢？因為修羅這一道，他沒有獨立的一道，他分配在其餘各道裏邊，修羅這一道，在天道裏面有修羅，人道裏有修羅道，鬼道裏也有，畜生道裏也有，他是分配在四道裏邊。在四道裏邊，在天道裏的修羅，他的類受跟天道是一樣的，人道的修羅就跟人類是一樣，其餘鬼道、畜生道都這樣，「各隨其類」。那麼既是各隨其類的話，為什麼還要有個修羅道呢？怎麼樣分辨呢？有分辨的。比如說，別的道我們講也許不大容易了解，

你走在街上，遇見黑道好鬥的人，你要是有意無意隨便看他一眼，他馬上就問：你看我做什麼？他問你還是客氣呢；如果不問你的話，他懷裏帶著那個刀，馬上就出來了，這種就是修羅道。他的忿怒、好戰、殺傷力特別凶猛的，這個就是人類的修羅道。還有，你無論是在民間也好，在廟堂之上，所謂廟堂之上是古代的名辭，現在就是國會的大堂之中，動不動這個肢體動作就出來了。表現得最厲害的大概就是修羅這一道，這些修羅道參加我們政治，到了政治舞台了，叫人不大好受。

「畜生」道的「類受」，牠的種類、享受，畜生道裏邊有胎生的、卵生的、濕生的、化生的，種種不相同。胎生的，比如說大的動物牛馬這一類的，獅子老虎這些；卵生呢，雞鴨這些都是，牠先生下蛋來，有蛋再把牠孵成小雞；濕生呢，有了濕氣、有了水分，牠就能夠生出，牠的生命藉著那個濕氣就生出來。還有胎卵濕都不要，胎卵濕這都是緣，牠連這些緣都不要，牠自動就自己能夠變化、化生。這些胎卵濕化的畜生都有，牠的形狀（形狀指牠的身體）、壽命、享受，這是「千差萬別」的。壽命有高壽、有短壽。一般人家在做壽，你題辭祝壽，題四個字，祝頌人家什麼？

「龜鶴遐齡」，龜就是烏龜，烏龜壽命很長，還有鶴，道士養的仙鶴，鶴也是壽很長，祝賀人家你壽命就跟烏龜一樣的，你壽命就跟仙鶴一樣的，龜鶴遐齡。龜就是烏龜，怎麼講，罵人的話是一個講法，祝壽是這個講法，所以各種講法不同的。祝人家壽的時候，龜是一種好的字眼。龜鶴的壽命很長。還有蜉蝣，蜉蝣就是小動物，壽命非常短暫，一下子壽命就完了。文人作文、作詩形容人生的壽命很短，往往拿蜉蝣來比喻人生很短暫，所以蜉蝣在畜生當中是很短壽的。

「苦厄」呢，畜生當中「苦役」，像那牛馬供人家使役，以牠身體的勞力供人家驅使的，替人家服役。還有「充食」，豬羊牛這一類的、家裏養的家禽，就是充人家食料。現代，陸地山野裏邊的，海裏海鮮，空中鳥這一類的，他都有辦法把牠捕捉來，充自己的食料。所以現代人科技愈發明，對待動物愈是不人道，造的殺業也就是太重了。雖然現在外國的環保還不錯，這算是還好，他要禁止人捕捉某些動物，海裏的那些魚類也好，山上那些稀有動物也好，都要保護。不過這個保護，跟各位講，你要是研究社會學，你就知道這些保護是存著什麼心理。他不過就是因為這些

稀有動物，深怕牠絕了種，人間沒得欣賞，他要把這些種保留下來供我們欣賞，是這樣心理。他並不是什麼仁慈、慈悲的。你若是慈悲的話，你要一律平等，這個稀有動物固然要保護，那個牛肉你也不要吃，豬肉也不要吃，你要想辦法節制，用科學辦法，比如說狗也好、牛也好，最好把雌性的動物結紮，一結紮起來，牠就不能再繁殖了，讓牠保持一定的出生率，控制好就可以了。可是他還沒有這麼做，就不是出於慈悲，還是有一點分別的。不過我們還是肯定他這種做法，你這樣保護比不保護要好得多。這個畜生既是墮落到畜生道，就免不了充人家食。還有被人家殺害，過去人不管是吃或是不吃，像畜生這一類牠互相弱肉強食，獅子老虎吃那些小動物，小動物吃更小的動物。比如說在海邊，你看看那些魚，你試驗看看，大魚那肚子裏面盡是小魚，大魚吃小魚，我們普通講的。小魚吃什麼呢？小魚吃那個小蝦子，那個比牠更小，所以大魚吃小魚，小魚只好吃蝦子。蝦子吃什麼呢？蝦子吃泥沙裏面更小的那些東西。一個一個互相吃，這是畜生道牠的苦厄，一墮落畜生道，就受了這些痛苦。



「餓鬼」道，種類有多財鬼、少財鬼、無財鬼。什麼叫「多」財鬼？鬼道之中有職務的。比如說我們人類之中有官位的——做官的人，他的財富比一般人多。鬼道當中也有這一類的，像城隍爺，那個城隍出巡，你看看那個多威武，那個高大的身體出來了，有很多的信眾，相信城隍的話，到城隍廟裏燒香拜拜，燒的那個紙錢，拿著食物去給他，這個都是多財鬼。還有「少」財鬼，比這個更低一點，像那個土地公，土地公就沒有城隍爺那麼有權威了，少一點。還有「無財」鬼，無財鬼就很可憐了，他自己沒有什麼錢財，生活就非常艱難了。

餓鬼這一類壽命怎麼樣呢，五百歲，五百歲的計算方法，我們人間一個月算他鬼道是一天，就這樣算起來，雖然沒有像天道那麼長，也很可觀，這樣算起來五百歲的話，也是很長的時間。這麼長的時間，你想想看，多財鬼、少財鬼還馬馬虎虎的，還可以過得去，無財鬼就是煎熬，就很難了，他就飢渴、恐怖。這些餓鬼道時時刻刻就是「恐怖」，怕這個怕那個，互相恐怖。所以一般人不講道理，就怕鬼，其實我們用不著怕鬼，鬼怕人的，他時時刻刻怕人家陷害他，也怕他們自類的互相

傷害，無時無刻不是在恐怖那種狀況之中。「飢渴」，自己為什麼沒有水喝呢？墮落到餓鬼道，造的惡業在那裏受這種苦報，沒有辦法。釋迦牟尼佛的弟子目犍連，目犍連的母親墮落到餓鬼道，目犍連是有神通，他盛著飯去給他母親吃，他母親抓到飯，一到口裏，這個飯就變成火炭，吃不得，飯變成火炭，水也變成猛火，因為業力在那裏，他享受不到，是這樣的。

「地獄」，地獄的種類、享受，它有「根本無間」的，根本地獄有五種無間。一個是「趣果」無間，比如說這一個人，他這一生造了地獄的惡業，殺母親、殺父親、破壞佛法、還殺了社會上很賢能的人，這個就墮落到地獄道裏去。人死了先有自體愛，然後有中有，墮落到地獄道的沒有那回事情，趣果就是趨向那個，果就指的地獄道，趣是往地獄那邊去。他這裏一斷氣，沒有中陰身的、沒有中有的，他就直接到地獄道去，不經過中有，就是趣果無間。

「受」，一到地獄裏面，受的那些刑罰，你看看地獄道種種的痛苦，有一本《地藏菩薩本願經》裏邊有講的，各種刑罰的工具，同時一切都在那裏加，這個刑罰受

了，就接著那個，連續地這樣受，受刑是無間的。「時」，沒有停止的時候。「壽命」，那些刑罰受不了就死，死了馬上就活，隨死隨活，所以他的命也是沒有間斷的。「形體」，身體，整個地獄都有他的身體存在那裏，這是業力造成的。

壽命最短的有「一萬歲」，這個一萬歲，我們人間「三千七百餘年」是他的一天計算，那就比天道的又長到不知道什麼程度了。古時候稱呼皇帝萬歲，現在也稱呼人家萬歲，這個倒很符合實際。古時候那些大皇帝，說實在的話，開國的皇帝不殺人那能夠做到皇帝？殺了那麼多的人，殺了那麼多生命，他享受人家稱呼他為萬歲，真正的萬歲就到這裏去了，很可怕的。類受，「近邊」的、「孤獨」的。近邊地獄、孤獨地獄，比根本無間地獄要好一點，壽命長短不相等。

再講「苦厄」，苦厄有火坑、堅冰：這些。「火坑」，就是把地獄眾生丟到火坑裏去煉。「堅冰」，讓他受到堅冰的那種刑罰。「刀山」，就讓他上刀山。「劍樹」，就是樹上的樹葉統跟刀劍一樣的讓他受。還有「碾磑」，碾磑是磨子，我們人間的磨子是磨糧食的，而到地獄他這個身體就像稻米一樣，被磨成粉。碾在內地那個社

會，他用石滾子，地下周圍也是石板鋪起來的，那個滾子轉來轉去，用牛在拉著碾，叫碾，這個磴才是磨子。「湯鑊」，人間有那種刑具。「沸屎」，大便坑燒得沸騰起來。那些農村裏面叫糞窖，大便儲存在糞坑裏邊，太陽一蒸發，那個臭氣好遠好遠，鼻子受不了，比阿摩尼亞還要難受。屎燒得沸起來的，你不接觸則已，一接觸的時候，頭腦就沖昏了，在地獄裏邊就受那種刑罰。還有「合山」，就兩座大山，地獄裏眾生就看著這兩座大山合起來，他的身體被這兩座大山夾起來，這還有命嗎？夾是夾死了，夾死了以後他又活了。所以像這種的苦厄「繁多難以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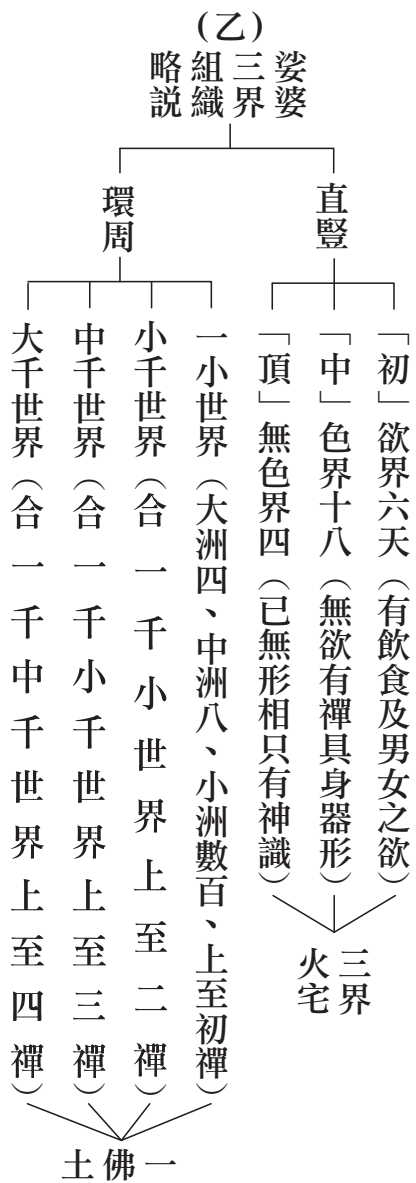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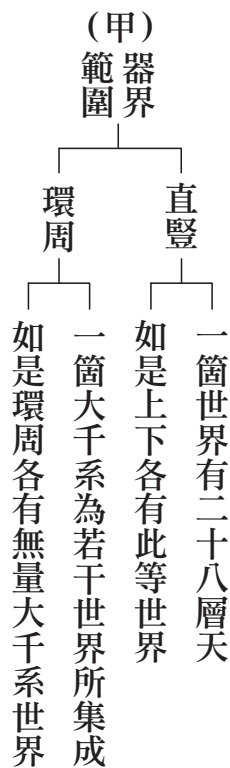
乙這一項「互相輪迴」，一共有六道，有上三道、下三道。上三道就是「三善道」，三善道是天道、人道、修羅道；下邊「三惡道」，是畜生道、地獄道、餓鬼道。這個六道整個講起來，上三道比較好一點。下三道你看看，畜生道「血途」，遭人家殺害，或者是互相噉食，都要流血的，這個流血叫血途。地獄呢？是一片火海，叫「火途」。鬼道為什麼恐懼？他看見人也好、看見任何動物、看見他的同類也好，就像人人用刀來刺殺他一樣的，叫「刀途」。這叫三途。這個六道，上三道比喻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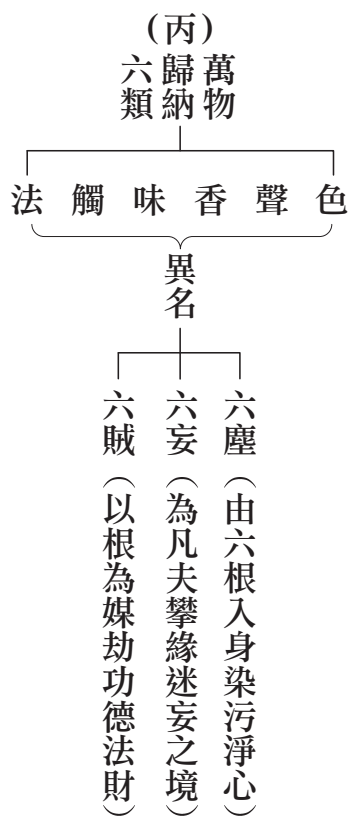
麼呢？六道就如同生死的大海，好一點到了三善道裏邊，就好像頭伸出海面來了，換換氣；下三道、三惡道的頭又埋沒到海水裏邊去了。就是說三善道是「頭出」，三惡道比喻頭又沒下去了。我們六道眾生就是這樣子，所謂生死苦海就是這個情況。到了天上，一般說外道，一般宗教講生到天上就好了，生到天有什麼好？不過在苦海裏邊頭出來一下，暫時換換氣而已，這個時間還算很短暫的，壽命一完了之後，頭又沒了，又到海水裏面去了。

整個來講，六道都不是究竟的辦法，學佛，不但三惡道去不得，人間也不再來，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下定決心不要再來，就是天上也不要。到那裏去呢？一般的學佛學普通法門，他發願生生世世要到人間來度化眾生。這個大志大願是好，但是發這個願，不是我們普通凡夫能夠辦得到的，那必然是大菩薩，他能夠生死已經了了，生死能夠自主了，他可以發這個願，生生世世到人間來。你比如說近代的虛雲老和尚、淨土宗的印光祖師，這些祖師都是生死早就了了，他們可以。我們凡夫要是受菩薩戒，要是發這個願——下輩子想再到人間行菩薩道。最好還是先發願往生西方極

樂世界去比較好，那個可靠。從西方極樂世界回來了，那就有辦法了，你生死已經了了，再到人間來，你有能力，你自己也沒有苦了。我們要了解這個道理，學佛一方面是要眾生好，一方面自己也應該要明白這個利害，然後你才知道怎麼樣學法，你這一生學道才真正能夠學得好。

# 第七講表 宇宙器界概說







## 第七講表 宇宙器界概說

「宇宙器界概說」，就是整個宇宙器世間概略地說一說。所謂器界，就是一種器具，比如說我們人生在這個世間，日常生活離不開種種的器具，就是各種用具，從很多日常細微的那些器具，到整個的地球，還有整個虛空都是器具，這叫做器界，也叫做器世間。宇宙這個器世間如何呢？這張表就跟各位簡單地介紹叫概說，分成甲乙丙三段來介紹。

第一段是講「器界範圍」，也就是器世間它的範圍。這個範圍跟各位講，就是一尊佛所教化的一个世界作一个單位，以這一个單位作範圍來講的。一个從「直豎」的來講；一个再從橫的「環周」這方面來講。

先從「直豎」這一方面介紹，「一个世界有二十八層天」，前面那張表介紹了。這個二十八層天是一個單位世界，是一尊佛所教化的世界。不止一尊佛，佛多得很多，「如是上下各有此等世界」，以二十八層天作一個單位世界，二十八層天上又有二十八層天，二十八層天下又有二十八層天，往上推沒有止境，往下再推算也沒有止境，

這是直豎這方面來講。再從「環周」這一方面來講，「一個大千系」，一個大千世界，一尊佛教化的世界叫做大千世界。大千世界裏面有很多小的世界，這些世界都有一個系統的叫大千系，一個大千系「由若干世界所集成」的。「如是環周」，像這個大千系，在它周圍以外的，「各有無量大千系世界」，這是它的範圍。

就是一個單位從直豎的方面、從環周的方面來講，這一個單位世界，在整體的宇宙器界來講無窮無盡，那就是這一個單位世界就像大海裏邊一粒米那麼小，就像蘇東坡在〈赤壁賦〉所講「渺滄海之一粟」，渺小得就像滄海裏邊一粒米那麼小。不但我們一個人像是滄海裏面一粒米那麼小，就是一個大千世界，在無窮無盡的世界裏面，也只能說是像滄海裏面的一粟那麼小。說這個讓我們了解凡夫的心量，想想看，我們今天站在台灣這個地方，就說我們自己很大了，我們是一個大台灣，這個大台灣在地球上，你從全球這樣找，台灣在太平洋只有這麼一點點，台灣太小了。連整個中國大陸一起算，整個中國算起來在地球上還是小。就算整個地球來講，這個地球在三十大千世界裏面找，不知道屬於那個小世界，那太小了。說這個作什麼

呢？讓我們覺悟。而眾生不覺悟，在那個環境，就被那個環境把我們迷惑住了，我們就覺得那個環境很大。我們住在自己房子裏面，自己有一個房屋，住在自己房屋裏面，門一關起來，就覺得我自己一統天下，自己了不起了，這個就是眾生迷惑導致的，他在那個環境就被那個環境迷惑到了。實際上你放開來看，整個無窮無盡的世界多麼大，一覺悟，心胸一開展，就跟一般人不一樣的。這一講表就告訴我們，學佛的人，心量一定要放開來，心量不放開的話，學道是學不好的，處處執著，那怎麼學得好道？大家也學《唯識簡介》了，《唯識簡介》最重要的是要斷除我執、斷除法執，我們凡夫處處有我執、處處有法執，一執著，把那個一點點像微塵那麼渺小的事情，自己就看得大得不得了。我們日常跟人家來往所接觸的事情，實是微不足道的，覺得這事嚴重得不得了，自己心裏要放大，假如學道的人，不能夠把我們在世間這些事情放開、看得開，這個道怎麼學？別說道學不好，就在世間很多事情都看不清楚。為什麼呢？我們處處執著，一執著就變成障礙了，自己眼也看不清楚了、耳也聽不清楚了，加上有色的眼鏡一戴起來，看見這個世界就都是變有顏色了，這個不是世界顏色在變，是我們自己心理在變的，因此我們心要放大。

器界的範圍無窮無盡，沒有數目的，所以現在研究天文學的人，研究天空裏面究竟有多少星球，他也是講系統，我們這裏是講大千系。最早是以我們地球作中心，所以西洋宗教在早期時候，他都是講地球是造物主造的，誰要創造學說，說這個地球是活動的，只是一個單位的世界，那一般宗教就認為是邪知邪見。你們研究科學歷史就知道，在中古時期發明地動說的科學家，教會不准他說，到後來科學慢慢地一天一天發達，壓制不住了，才承認地球是活動的，地動說才獲得承認成立，在那之前，給那些發明學說的科學家種種的迫害，不讓他發表這種學說。到後來，地球這個單位終於放棄了，以太陽系為中心，這一個太陽系裏面有多少的星球。再後來一發展，太陽系也是不夠用，再講銀河系，銀河系這一個系統有多少個星球，那又數不清了。銀河系再後來的時候，那又是星球變成雲彩那麼多，叫星雲了。還有變化的，現在美國、其他的國外用了多少倍數的望遠鏡，常常對天空裏探索，找出更多的星球系統出來。最近發現很多星集合在一起，變成黑黑漆漆的，像烏鴉在一起，他們取一個名字叫黑洞。今天在這發現一個黑洞，明年在那又發現另外一個黑洞，他們覺得是很大的發現了，其實那個黑洞發現也是無窮無盡的。說實在的話，這個

器世間，科學家、天文家，永久在發現，永久也數不清的。什麼時候要清楚呢？必得成佛，證了佛果，了解《華嚴經》講的「一真法界」了。整個的法界，我們凡夫眼看來，無盡的虛空裏面這些星球都是散漫的，數也數不清，這些星球有生有滅，都是生滅法。證了佛果的話，整個的境界都是一真法界，他就會了解，徹底明瞭了。我們現在還沒有成佛，現在學佛，學佛必得要接受佛家理論，把自己的心胸一放開，不要像世間那些做學問的人那樣，心胸那麼狹窄，各有各的學說，彼此不相容。不能夠相容，所以就發生鬥爭，你在學術上鬥爭之後，結果造成世間一般老百姓的痛苦，小的是人與人間學術上的互相吵架，大的方面就是互相發生戰爭，所以這個我們要覺悟的，心胸一定要開放。

第二段，「娑婆三界組織略說」，前面講宇宙是無窮無盡，我們現在就拿出一個單位世界來講，叫做娑婆世界。娑婆是印度文的名字，翻成中國字的意思叫堪忍。堪忍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一般人受了痛苦就不堪忍受，堪當能講，就不能夠忍受——不堪忍受，娑婆世界叫堪忍，還能夠忍受。為什麼叫堪忍呢？比如說我們是人道眾

生，實際上來講，我們只有痛苦，沒有快樂，那快樂是假的。雖然是假的，痛苦雖然是真實的，但是我們一般人還是在苦中求樂，就是一點樂趣都沒有，完全在痛苦中，他還有求生的一種欲望，他還不想死。再痛苦的人他還不想死，他還願意生，他還有求生的欲望，就是他還能忍受種種的痛苦。人道眾生如此，畜生道的眾生也是這樣，那個牛馬勞力供人家來使用，身體那麼辛苦，站在我們人的立場替這個牛馬一想，那不如早死算了，死了就解脫了。但是就牛馬來說，牠才不願意死，牠要繼續供人家來驅使、來勞役，所以牠還能夠忍受，叫做堪忍。就是地獄道的眾生，那是苦不堪言了，各位從學理上研究，地獄道苦得那個樣子，他還不想死。他如果真的想死，那地獄道的眾生就出來了，他之所以不出來就是他執著，執著不願意死，求生，他才不能出地獄的。隨時要是不執著自己的身體，沒有我執的話，那就脫離這個痛苦了。因為有這種我執，所以三界六道不能出去，他還能夠堪忍，這叫娑婆三界。這個娑婆三界不是指的十方世界，專門指的是釋迦牟尼佛教化的這個世界，將來彌勒菩薩下生之後，也是到我們這個娑婆世界來成佛。

娑婆世界的三界組織，還是按照前面那一段的組織系統來講，一個是「直豎」，直豎這一方面來講，分成初、中、頂。「初」，欲界有六天，欲界有飲食之欲、有男女之欲、還有睡眠之欲，有這三種大欲，這叫做欲界，欲界有六層天。「中」，在三界之中的叫色界，色界有十八層天，前面那張表講的有四禪天，四禪天是概略地講。詳細地講，比如說初禪天有三層、二禪天有三層、三禪天有三層、第四禪天有九層，前面三個三，三三得九，後面九，共十八層天，就是色界。這個色界十八層天，他所以叫做色，色是有形色的，但是沒有欲了，就指的飲食、男女、睡眠這幾種大欲他沒有了，無欲。只有禪定，就是在我們人間修禪定修成功了，壽命終了的時候，看他工夫如何，工夫淺就是初禪天，工夫深就是二禪、三禪、四禪，就一直往上。從初禪到四禪一共十八層天，都是無欲有禪定工夫。他具備身體的形狀，還有環境，器是他身體所存在的一種環境，形是他的身體，這是色界。色界以上叫無色界，在三界之「頂」，到頂點了。無色界有識，不但沒有欲，連同身體形象也沒有了，只有神識。識是無形的，它就是心理的因素，神識在那裏。神識藉著無色的定功，到達那種境界。無色界也叫作四空天，四空天有四種大定，第一就是空無邊處定，空

空洞洞的無邊之處，空無邊處的那一種定，那種定修成功了，生到那種天叫「空無邊處天」。第二就是「識無邊處天」，識就是唯識的識，識到那一個境界也是無邊之處，那個定修成功，生到識無邊處天。再第三層就是「無所有處天」，一無所有了，連識自己也不感覺到存在了，就是無所有了，無所有處，學了定就無所有處定，修成功就是生到無所有處天。最後第四叫做「非想非非想處天」，非想，想是思想，說是有思想嗎？不是有思想。你說是沒有思想嗎？也不是沒有思想，叫非非想。非想非非想，修這個定修成功了，到了非想非非想處了，到達那個地處叫做非想非非想處天。那個是境界高了，我們一般人說你「想入非非」，各位想想，什麼叫做想入非非？一般人只知這麼講，不知道它的來處在那裏。非想非非想處天，就是在這一個三界最頂點了。

從六欲到色界、到無色界，一共有二十八層天。這個天從六欲以下的，包括我們人間、畜生道、鬼道、地獄道，整個是很多很多，整個合起來叫作三界。三界情況怎麼樣呢？一般的宗教說，信教學升天就好了，一升天就一勞永逸了。在《法華



《經》裏面就講「三界無安」，三界都沒有一個真正平安的地方。為什麼呢？「猶如火宅」，就像燒了火的大房屋，住宅火燒起來一樣的叫火宅，三界火宅，實際上就是這樣。這是直豎的。

娑婆三界的「環周」，就是組成三界的世界，一個小世界以須彌山做中心。這個須彌山我們肉眼凡夫看不到的，非常大。四周有四大洲，中間有八個中洲，有好幾百個小洲，這是個「小世界」。我們這個世間就在須彌山的南邊，叫做閻浮提洲，一直到初禪天，這是一個小的單位世界。把這一千個小世界集合起來，往上到了二禪天，這是「小千世界」。再集合一千個小千世界，到了三禪天，就是「中千世界」。再把一千個中千世界集合起來，到達第四禪天，就是「大千世界」。這是環周。各位要再問，到了第四禪天還有四空天呢？跟各位講，從初禪到四禪都是有形象的，小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都是具體有形狀的，所以到欲界、到色界，等於東西很具體地放在那裏。至於說四空天，沒有形狀了，不必計算在裏面，那就是整個是一個虛空，不必計算了。這個叫做「一佛土」，一佛土就是一尊佛教化的

一個國土，這就是釋迦牟尼佛教化的國土。像這樣的一佛土，上下左右十方世界多得沒辦法計算，多得像灰塵那麼多。所以把我們剛才算的娑婆世界，一個娑婆世界把它磨成碎粉，一粒粉那麼微小，代表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再磨成碎粉，然後又繁衍，又是那麼多的大千世界，各位也有研究數學的，你算得出來嗎？算不出來的。但是我可以給各位講，你成了佛就能算得出來，不但成了佛算得出來，證了四果羅漢就算得出來了。釋迦牟尼佛有一個弟子證了羅漢，外道不服氣：你證了羅漢的話，跟我們這個道誰高誰下？那個外道是不服輸，他考驗考驗這個羅漢問：這棵樹上有多少樹葉子，你知道嗎？這個羅漢講：我當然知道，知道，那你數數看，羅漢說：我不用數，我一看就知道樹上有多少樹葉子。實際上說出來了，那個外道他自己也沒辦法數，究竟對不對他也不知道。但是過一個時候，那外道也很精，等到羅漢不在的時候，他偷偷把樹葉子摘了一片下來，等到這個羅漢來的時候，再問他：你看樹上有多少葉子？」那羅漢講：有多少葉子，就知怎麼又少了一片葉子了，因此在那外道心裏服輸了。所以為什麼呢？外道究竟是外道，不夠的，他沒有證果，樹葉計算得再精確也沒辦法，必得證了果，我執一放棄了，把外面的

事情才看得清楚。所以這些世界數不清，各位破除我執、法執，成了佛以後，就一目了然。這個三千大千世界，外面十方世界下了毛毛細雨，那個多少雨點，佛清清楚楚的，要不然我們眾生的心理，佛怎麼知道？但是你們各位現在誰知道？你成了佛，你就知道了。

第三項「萬物歸納六類」。大千世界每一個世界裏面，器世間有些附屬的物品，這些東西萬物太多太多了，把它歸併起來有六大類。一個是「色」，色就是物質，包括具體的手可抓得到的、眼可看見的顏色、形色種種的。「聲」，聲音。「香」是一種鼻子所聞的氣。「味」是口裏舌所嘗到的味道。「觸」，我們身體所接觸的具體的東西，我們接觸的空氣也是。「法」，前面色聲香味觸這五種具體的東西不在眼面前的，落下來在我們識裏邊——在我們心裏邊那種印象，叫做法。

這六種有好多不同的名字，一個叫做「六塵」，六塵是從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染污到我們身體裏邊清淨的心，因此就這意思來講叫做塵，塵是灰塵，是染污的意思。還有叫做「六妄」，我們凡夫眾生到處攀緣，攀緣什麼？攀緣迷惑虛妄的境界，

這個叫做六妄。攀緣種種的色、攀緣種種的聲，看見一個好的顏色，看了又想看，那就是攀緣，我們六識往上面攀緣，這叫做六妄。這個六種都是虛妄的，色聲香味觸五欲都是虛妄的。還有講「六賊」，以六根作為媒介，然後劫奪了我們的功德法財。我們無論在那一道眾生，本有就有很多功德，因為人人都有本性，由本性做事情都有功德。但是有這個六賊，藉著六根作為媒介，然後把我們的功德法財劫奪過去了。怎麼劫奪過去？比如說，我們眼看外面的各種顏色也好，當我們第一眼看的時候，眼是現量，看見外面色是性境，現量對著性境，這個是沒有善惡可講的，說不上是善，說不上是惡。它是個真理——真實的事物、真實清淨的根塵，根與境相對的，沒有任何的主觀顏色成分加上去。但是第二個念頭，一看就變了。比如說我們第一個看見藍色或者紅色，第一眼看上去沒有辨別，那就是客觀的顏色。當我們第二個念頭一動的時候，你對它有好惡了，怎麼好惡呢？你過去也許朋友穿的一身紅衣服，你吃了他很大的虧，結果現在看到紅色就討厭。看到藍色的話，你過去有什麼經驗，你對它有什麼愛好，現在一看見藍色也覺得很好，就發生喜歡。厭惡也好、喜好也好，這個都不是純淨的，那個境界就不是性境了，那是變化的了。六賊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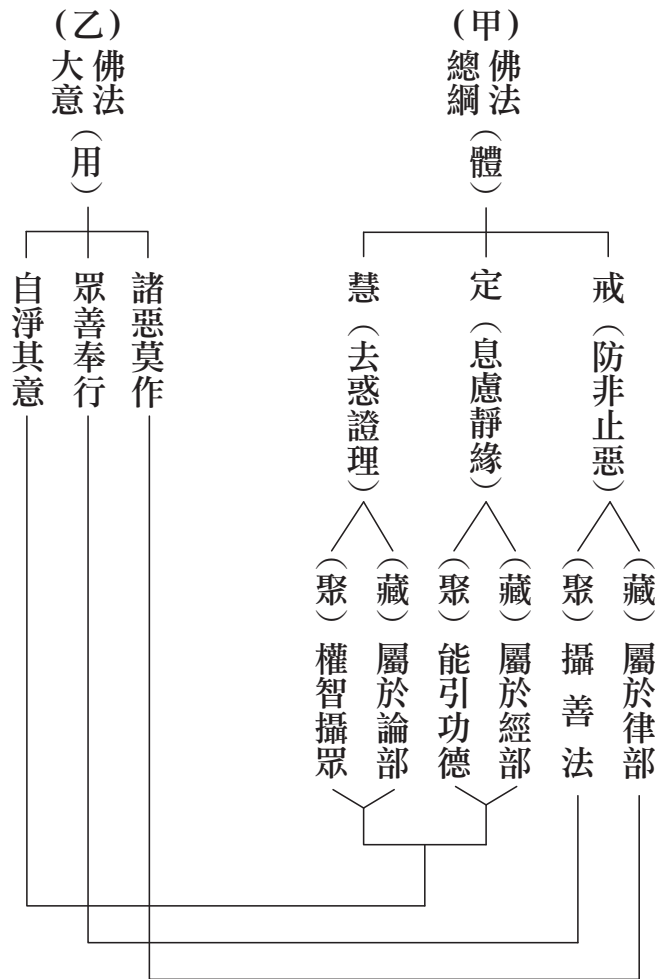
性境，都是有變化的那種境界，色是如此，聲音是如此。你過去聽的經驗，對某人的聲音很懷念，時時刻刻想起，忽然之間你聽了這個聲音，感覺特別美，非常好，這個聲音你對於它，你也不是一個純淨的那種性境，也是變化過來的。像這些都是足以轉變你的心理，這叫賊，六塵這個叫做賊，把你清淨的、有功德的心理都把它變壞了，這叫六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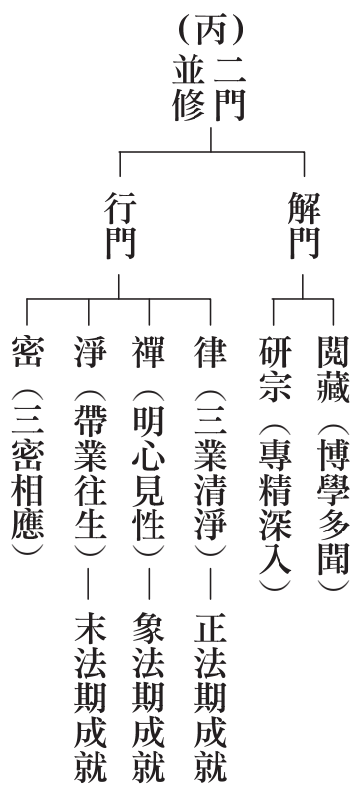
一個器世界，就一個單位世界來講，萬物變成六大類，像娑婆世界是如此，十方世界、任何一個世界無一不是如此，只有一個特殊的，就是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極樂世界的六塵不叫六塵、六妄也不是六妄、六賊也不是六賊，在極樂世界色聲香味觸都是變成法了，都是六種法，法也不是這裏所講的法，也不是法塵的法。比如說有眾鳥演法，有白鶴、孔雀、鸚鵡、迦陵頻伽這些眾鳥，在那裏唱的好聽的聲音，那個聲音可不是聲塵、可不是法塵，「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的。阿彌陀佛教佛法的法音普遍宣揚，就像我們用擴大器一樣的往外面播放，阿彌陀佛播放不是用擴大機播放，是藉著好聽的鳥聲音在那裏像唱歌一樣的，聲音裏面就有

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都是佛法。所以極樂世界六塵都是清淨的法，聽六塵就是聽清淨的法，到那個環境怎麼不能成佛呢？所以到極樂世界，一生就能成佛，好處就在那裏。到那環境，眼所見、耳所聞的，就是在七寶池裏面游泳、洗澡，那個水都是清淨的法水。除了極樂世界是這樣，其他十方世界沒有那樣的。

這一表講完了，大家務必要注意研究，怎麼研究法？重要的一個概念，一個娑婆世界我們數都數不清，講三千大千世界，不只三千個世界，細細地往裏面數，數不清的，那麼十方世界更是無數的。所以我們必得要放大心胸，才能把世間微不足道的事情放下不要執著，不要跟人家一般那樣知見，學佛才能夠學得好。

## 第八講表 內容設施梗概







## 第八講表 內容設施梗概

「內容設施梗概」，內容指佛學的內容，說起來太廣泛了，非常多。可是研究任何學問，總是要提綱契領，提綱契領就是梗概，說一個大概，這一張表真正告訴各位，佛法的一個綱要。分成甲、乙、丙三段。

甲這一段講「佛法總綱」，就是講「體」，佛法就體這一方面來講。這個體是什麼呢？指佛法來講的，萬法都講體、相、用，這是講佛法這個體。佛法這個體就是總綱，它分成「戒、定、慧」三個綱領。這在《楞嚴經》裏就是這麼講，《楞嚴經》裏面說學佛怎麼學法呢？「攝心為戒」，所謂戒，就是學的人把凡夫亂糟糟的這個心收攝起來，這叫做戒，不讓心亂跑。我們中國文化，孟子也曾經講「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一般人的心放到外面去了，收不回來了。你研究學問什麼呢？求其放心，把放出去這個心收回來，收心，我們儒家的文化也是這麼說的。在佛法來講這個戒，就是攝心，攝是收攝，攝心為戒，把散亂的這個心，把它收回來。「因戒生定」，因著這個心收回來，不會散亂了、不會亂跑了，就生出定功來了。有

了定功怎麼呢？「因定發慧」，慧就是智慧，因為有了這個定功，就發出來這個智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無漏就是徹底的。我們凡夫都是有漏的，漏是什麼呢？漏到生死，在六道裏面生了死、死了生，都是有漏法，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生死，都是為著生死來做那些事情的。造惡業固然是生死，造善業，一般人講做善業，今生不好求來生，他還是在六道之內。來生享福，你享怎麼樣的福？享福的時候又造業了，那些都是有漏的。這個戒定慧是無漏的，是無漏學，你一求這個學問，就是逐漸逐漸了生死，不但了生死，而且到最後要成佛的。這是佛法的總體，就是這個戒定慧三種無漏的學術。除這戒定慧三種無漏學術，說實在的話，你們各位世間研究那一門學問都是有漏的。

首先看「戒」，戒是什麼呢？「防非止惡」。非跟惡是類似的。非是一切不合理的事情、不對的事情都叫做非，這個當中當然包括有很多造惡業的事情。止惡，惡是純粹講的惡業、罪業。非當中除了罪惡以外，還有其他的比較不屬於罪惡，但是沒有那麼嚴重，說起來它不對的地方也是非，凡是與是相對的都叫做非。這個「戒」

就是說防範非的，一切不對的事情都要把它防範，不要發生。止惡呢？我們凡夫眾生大概不做惡業的時候太少了，人人造惡業都不會承認的。我們就拿言語來說，我們說了一句話，別說是有一次罵人，就是無意地說了一句話傷害人家、引起人家的煩惱，這就是惡業了，這是口業。這麼一想我們那天不造業？止惡什麼呢？就把這個惡業止住，已經造的業、正在造業，我們把它止住，不要再繼續造了，這叫作戒，戒就是防非止惡。這個在三藏屬於律藏，「屬於律部」。戒是釋迦牟尼佛為弟子們制定的，一條一條地列出來，後來記載在經典裏面，屬於三藏中的律藏，屬於律部。還有，在條文裏面沒有舉出來的，沒有舉出來是概括、歸類——「聚」，屬於律一類的，這叫「攝善法」。那就是說為什麼守戒呢？戒是防非止惡，把這個非的地方、惡的要止住，那麼相對地來說這就是善法。所以戒裏面有的善是必須要做的；惡事情就禁止、不能做，這都是戒。惡事不受禁止、繼續做是犯了戒，善事該做的不做也是犯戒。但是無論是善事、惡事，凡是一條一條佛制定出來的話，那就都在律部裏邊。還有沒有制定出來的話，這一類凡是屬於善事情的，也都是規定在戒這一類當中，這叫聚。為什麼這個聚呢？佛在過去制定這個戒，在那個時候的，到後來時

代有變的，人的生活狀況隨時有不同的。譬如說，我們受五戒的人來講，五戒有戒飲酒，還有現在人家有抽煙的，也不能說我們佛教徒受了五戒，五戒裏邊沒有戒抽煙，但是你已經受了五戒的話，這個煙最好不要吸。吸煙傷害身體，也不雅觀，一般年輕人就是學著要抽煙，實際上是有妨礙，並不好看。所以學佛的人，雖然在這個戒裏面沒有禁止這一條——禁止吸煙，但是屬於善法，不吸也就是善法，那麼要有自動研究精神，自動地要守這個善法。舉這個例子，還多得很，我們該幫助人的話，就應該幫助人，這個統統都是善法。

「定」是什麼呢？「息慮靜緣」。慮是一種思慮，我們凡夫思想，考慮這個、考慮那個，你所考慮的，考慮就是思慮，想到這個、想到那個，實際說起來都是妄想，想著怎麼樣發財、怎麼樣取得權力，這都是在妄想。「息慮」，息就是把這些慮、這些妄想，把它止住，止住才能夠定。比如說，你一方面在那兒打坐，在那兒修定功，一方面想到股票今天開盤有多少、收盤有多少，為著什麼呢？你自己在經營股票，一方面經營股票、一方面在學定，那你趁早不要學了，你定不下來的。為什麼呢？

你那個慮，你的腦筋就是放在那個上面，時時刻刻在那裏變動，一變動的話，你整個心就放在那上面，那你怎麼定得下來？息慮就是息這一類的事情。「靜緣」，緣就是攀緣，外面那個緣，外面的境界叫所緣緣，我們內心往外邊去攀，攀那個緣，能攀緣的這個心能夠靜止下來，靜緣就不要對外面攀緣了，外面那色聲香味觸都不要攀。不但色聲香味觸不攀，就是自己的第六識起來的法塵，也不要想它，法塵一起來，就把它打消。禪宗就是這樣，法塵隨時起來隨時把它滅掉，就是觀這個心。所以禪定工夫也叫做靜慮，靜慮就是個觀心，妄心把它淨掉、把它止住。這個在藏經裏邊是「屬於經部」。除了經部的，還有屬於這一類的——在經裏沒有講到的這個，「聚」是什麼呢？我們凡夫起的念頭，不起念則已，起了念頭無非就是損人利己，入了定的時候，這個妄念自然而然地，工夫好能夠定下來，把一切的念頭都能夠停止住。各位，你剛才聽我講的話，你不要心裏害怕了，那我們現在在學校求學，學的是商業、學的工業、學的文學、哲學等等，將來都要用思慮，那我不思慮怎麼辦呢？將來怎麼工作？你不要想這個問題。那是工夫好不好的問題，開始的時候，你就是一邊工作，一邊心裏定，不是在家裏盤起腿來打坐才叫入定，你懂得這個道理，你就

是跟人家作生意，心裏還是隨時都能夠定得下來。理很重要，明瞭這個理的時候，做生意歸做生意，開工廠歸開工廠，你研究哲學你儘量研究哲學，你定還是在那裏定的。而且由於這個定，你的哲學更能夠深入，人家所見不到的，你能見到。你學文學的時候，你有定功，隨時有那個神來之筆，人家沒有神來之筆，你有定功隨時都有的。這個跟你各位求學的時間沒有妨礙，反而有幫助，就看你會用不會用。起了念頭就是有妄念，但有定功、有工夫就能把妄念止住。定功能夠顯現、出現了，就「能引功德」，這是聚，就能夠引發很多的功德。

「慧」是開發智慧。《楞嚴經》就是這個講法，受戒而持定，因為有定而開發智慧，這是屬於定。另外，大原則雖然是如此，其中教理也非常重要，你把佛教佛法這個理論貫通，智慧自然也開發出來了。世界無窮無盡那麼大，各種學問的研究者或藝術家能夠把心胸一開放的時候，智慧自然就開發出來，在於你能不能用而已。為什麼這樣子呢？因為我們人人都有真如本性，你只要把這個妄念就是一種障礙，把這個障礙去除了，本性顯現出來，智慧就發生出來了，這一定的。所以慧是「去

惑證理」，惑是貪心、瞋恨心，對人、對事不稱心的話，就對人發脾氣，對事情怨恨，還有不明瞭因果、不明瞭道理，這叫愚癡，這貪瞋癡，是最根本的三種惑。除了這三種以外，還有很多。去惑就把這些惑必得斷除掉，斷除的時候，就證到理，理就是真如本性。那麼證到真理，理上面開發出來智慧，就這樣了。在這邊講慧，有時候講智，有時候智慧合起來講。講慧是「屬於論部」。經、律、論，三藏經部、律部、論部。經部是佛所說的法，弟子用文字記載下來，這是經，律是佛制定的戒律，論是大菩薩解經的註解，這是論。

乙「佛法大意」，這是講「用」。能「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心裏隨時都是很平靜的，心裏很安然自在，這個時候念佛才能念得好。如果說沒有諸惡莫作、沒有眾善奉行這兩種助工夫的話，佛號儘管念起來，念不到幾句，那個佛號就被轉了，轉變成為煩惱。在那裏轉，不知道心跑到那裏去了，所以要有助工夫，助工夫非常重要。唐朝白居易是大詩人，也是文人，這個人很好，他學佛，後來也學淨土宗。當初他問了一個烏窠禪師，他問說：佛法太多了，我請禪師很扼要地告訴我怎麼修

持法。烏窠禪師就告訴他這兩句話：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好。白居易就說：這兩句話，三歲小孩子也能說得出來。烏窠禪師講：三歲小孩可以說得出來，八十老翁也行不得。一個八十歲的老翁，從年輕的時候開始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行到八十歲他還不見得做得好。的確如此，要注意這上面的「諸」字、上面的「眾」字。諸惡，別說很多很多惡了，就是講十種惡，是身體「殺、盜、淫」，口裏面有四種「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我們誰能夠把它完全守得住？意識當中有「貪、瞋、癡」，這些都不做就是眾善了，不是六根就清淨嗎？不容易的。所以說起來簡單，做起來不那麼容易的，雖然不容易，我們必得這麼做。「諸惡」尚未完全不做，但是我能夠不做幾條就開始勉強不做，做到最後完全不做了。「眾善」開始的時候，一條一條地學，學到最後，所有的他都學到了，那就行了。這是「用」。

第三段「二門並修」，二門是解門、行門。「解門」是閱藏、研宗。「閱藏」就是三藏都要把它研究，都要閱。閱一部大藏經，別說現在在學校求學辦不到，將來畢了業，無論做那一個事情，你也沒有辦法，這是「博學多聞」。比較可以行的話，



「研宗」，就是一宗地來研究，這是「專精深入」。專宗研究的話，也不簡單，中國的大乘佛法是八大宗，每一宗都不是那麼容易。你看華嚴宗，一部《華嚴經》，是夠研究的。天台宗的話，研究《法華經》、《涅槃經》，那還得了，學那個止觀，好不容易。唯識宗的話，唐三藏大師從印度學回來，帶了唯識論藏回來，他的弟子窺基大師，研究了唯識，用腦筋在那研究到吐了血，用那種工夫。窺基大師不是簡單的人物，都是再來人，他用了工夫，火氣上來，研究到吐了血，那樣子才是工夫。現在今日之下幾個人研究唯識？知道一點常識而已，你真正把唯識學研究透徹，那談何容易？都不容易的。雖是不容易，但是比起廣泛地研究三藏，總是要簡單一點。這是解，求佛理的了解。

「行門」就是真正行門這方面，八大宗當中把它歸併起來有：律宗、禪宗、淨土宗、密宗。「律」宗講戒律，他完全以戒律「三業清淨」，三業是口業、身業、意業。口完全不造業，不但不造業，口裏說的話都是要有利於眾生的，這是口業。近代律宗祖師慈舟大師，慈舟大師從他自己自修的日課，早晨一起來、一下床，腳要

踩在地下，他就有一個戒律，「若於足下喪身形」，假如說有小動物被我這個腳踩死了，這個沒辦法，這個是隨時有的，律宗祖師也講到，我們一舉一動的話，你腳也不能看準了才走，那你怎麼走路法？你沒辦法走，他說「若於足下喪身形」，「願汝即時生淨土」，我發願，願你在死的時候馬上生了淨土。這都是戒律，一舉一動求其身業清淨，不造任何業，這個不容易的，誰能辦得到這樣？意業的話，那就是起了念頭就是清淨的，這叫三業清淨。這個三業清淨是「正法時期成就」，正法時期是釋迦牟尼佛滅度之後的五百年，那些都是佛弟子傳下來，傳到五百年這個時候，還算是正法，沒有變化，這個戒還是可以有成就的。等於儒學，顏子問孔子怎麼樣學仁，孔子告訴他「克己復禮為仁」，孔子教他，你在禮上學，你把禮學會了，仁就學到了，那就等於學戒。學戒是工夫最好的人，領悟能力最強的人，孔門的大弟子那麼多，孔子教他學仁，只有教顏子從禮上面學仁，別的弟子孔子沒教他這麼學的，所以學戒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二是「禪」宗，禪宗要「明心見性」，明心見性先要明瞭自己有這個心性，明了之後再又斷了這個惑，斷惑證真他才有成就的，這是「象法時期成就」。象法是在正法時期五百年之後一千年，象什麼呢？還相似地，還像一個法。中國唐宋那個時候，還算是象法時期，所以學禪還有很多成就的。

「淨」宗，淨是淨土宗，「帶業往生」，三業清淨也辦不到了，明心見性也辦不到了，那只有帶業。業是造生死業，這個生死業在當生是斷不了，一個業種子就是煩惱的種子。斷不了怎麼辦呢？仗著阿彌陀佛發的願，念佛往生，把沒有斷除的業，帶著業往生到極樂世界就行。你最低限度要把惑能夠伏得住，惑種子不要起現行，不要在這個世間貪名圖利，不要隨便跟人家爭是非，爭得打架、吵架，這個不行的。必得見到任何人都要和和氣氣的，不管人家對待你怎麼樣，你都是要心平氣和地對待人家，這個煩惱種子不起現行，伏得住，到壽命終了的時候才能帶得了，才能帶業，不然就帶不去的。這是「末法時期成就」，我們現在就是末法時期，從明朝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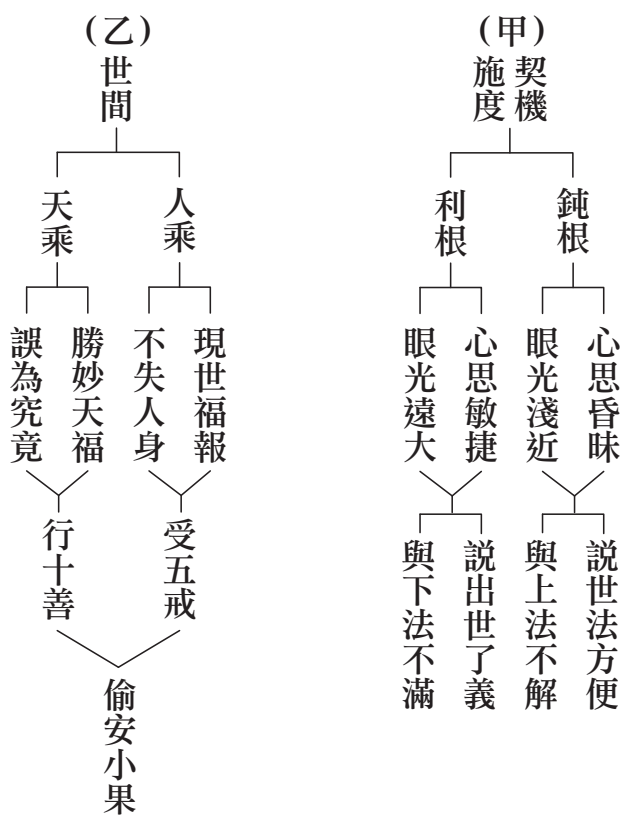
後就是末法時期。末法時期一萬年，過了一萬年，那個時候末法也沒有，滅法了，那個世間眾生更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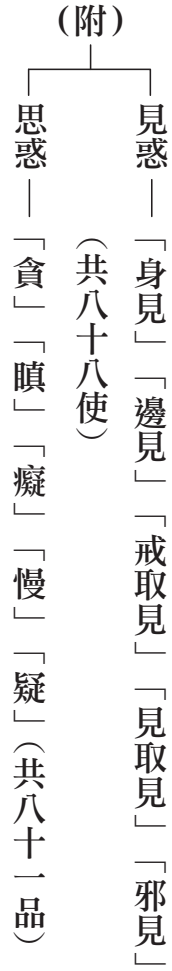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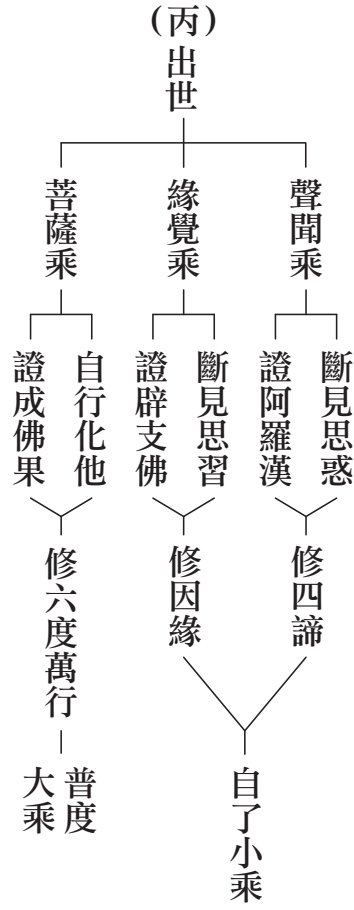
最後講「密」，密是「三密相應」。什麼叫三密相應呢？持咒，學密宗也不是那麼簡單的，學密宗要先把教理都通達了，它跟禪宗不一樣。禪宗先不許你研究教理，先教你參禪。密宗是相反的，密宗先研究教理，教理都通達了，然後教你持咒。持咒要三密相應，心裏在觀想、口裏在念咒、手要結印，這叫三密相應。三密相應是什麼呢？他觀想的是什麼呢？觀想這密宗的特別，他把自己身體莊嚴得非常好，無論是男眾也好、女眾也好，把衣服穿得非常地莊嚴，怎麼呢？你看觀世音菩薩穿的衣服非常莊嚴。他為什麼要這樣呢？就是觀想我這個身體就是佛的身體，當生就是佛。這也是權巧方便的法，觀想本身就是佛，心裏想本身就是佛，口裏念的咒就是佛的咒語，手結的印也是佛的印，三密相應，讓你能夠學定功，定功發現了也開智慧，到那時候你自己也知道。這個不容易的，雖然講的是當生、即生成佛，印光祖師講得清清楚楚的，那個也是方便地講，幾個人能即生成佛了？

佛法行門雖有律、禪、淨、密，但未法時期只有淨土宗帶業往生能夠成就的。了解「二門並修」，研究解門、研究行門，淨土宗也要研究教理，所以在台中這個道場，雪公老師在過去幾十年，各宗的經典他老人家都講。現在老師雖然不在世了，往生去了，我們做學生的講經也是，我們各宗都講，不過講歸講，講到各宗經典都是要歸到淨土法門來，修持的時候，我們都是學專持一句阿彌陀佛的佛號，這個才能夠當生成就的。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 第九講表 方便五乘解脫







## 第九講表 方便五乘解脫

「方便五乘解脫」。這個「乘」字，照名詞讀的話讀聖，孟子過去講車輛「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一輛車子叫一乘。當動詞講，讀成。聖與成兩個不同。我們學佛的大部分把這個字當作比喻的話，比喻大菩薩或者是小乘，一共有五種。比如說菩薩在苦海裏邊度眾生，他開了一條大船，乘載的人非常多，那是大乘。這個字現在很多人讀成為聖字，那是一般人這樣讀，你若讀成字也不能說是不對的，說到車輛當然讀聖，可是大船、其他的各種工具來裝載的話，讀成也可以，但是你在外面最好讀聖，因為一般人都讀聖，你不讀聖的話，人家說你這個字都不會念。

還有「解脫」，一般讀械脫，械脫是什麼呢？古來犯了罪的，國家把他這個犯罪的人抓來，腳上用鐵鍊子把他拴起來，手要拷起來，腳鐐手銬，這還不算，還有兩塊板把頸子托起來，那就叫械。脫就是統統把它撤開來，手、腳、頸子都能夠自由自在了，這叫作解脫。但是你現在說械脫，反而人家不了解，你什麼械脫？讀解脫反而一般是比較容易懂。這個也在乎各位你自己怎麼讀，你讀械脫當然是正確

的，讀解脫也不是不正確，解就把你解開來，受了種種的約束，甚至於被繩子捆綁了，然後把它解開來，他就脫離了痛苦，解脫也未嘗不對，所以這個讀法各位你怎麼讀都可以。但是在古人講經的時候，他首先要交代清楚。

「方便」，佛法必得講方便，不講方便的話，人家沒有辦法學，所以必得要講這個方便，契合學的人程度，他才能接受。這張表分為三段，後邊還有附帶地講那些名詞。

第一個先解釋「契機施度」，機是學的人，學佛的人他什麼程度、什麼根機。契是契合，正好合乎他的根機。普通講他是什麼天分，再用現代的教育學來講就是智商，他是什麼樣的智商，他的智商到多少分數，你就用什麼樣的教育、教材來教導他，過高了他不懂，過低了他學了沒有興趣，所以一定要契合他的智商。施度，施就是布施，菩薩度化眾生平等地布施。契機布施來度化眾生，就要看根機了。「鈍根」，大致來講，比如拿切菜的刀來講，刀口很鈍就切不動的。「利根」，刀口很利

的叫利根，它的作用很大。拿這個比喻，智商很低的叫作鈍根，根是根機；利根他智商很高的。

對於智商低的人——「鈍根」，「心思昏昧」，他的心理、他的思考能力昏昏沉沉的、不明白，就是他的心理不明白、昏暗。「眼光淺近」，看不遠。所謂淺近，只看到眼前的好處，對於長遠的利益、長遠的好處他看不到。這種人你只能夠跟他講些「世法方便」，世法就是世間法。什麼是世間法呢？就是做人的道理，按照做人的道理，可以保持一個人格，這一生是人，再來世還是可以到人間來。比人程度高一點是可以生到天上去，不像在人間有各種痛苦，生到天上享福，那享得更多了。講這人天之法，叫世法。方便呢，就是隨著他的知見來說這些方法。如果跟他講那些出世法，比如說六道輪迴、一定要出六道，這個他不了解，沒辦法——「與上法不解」。這種世法，釋迦牟尼佛那時就是分成五個層次，講五乘解脫。在今日之下，講世法，講做人的道理，佛家要守住五戒，儒家講「仁義禮智信」五常，現在人家也不懂了，那你這個方便又要變通變通辦法了，你現在逢人就说，你要講仁、講義、講禮、講

智、講信用，現在人家講什麼信用？人家不理會這一套，那你講的話，又要把它變更更辦法，你這個道理還是不能變更，但是說的言辭、方法要變動。至於說做人的道理，人家都聽不懂了，生天的道理更不懂，那更需要方便法。

再講到「利根」，利根是什麼呢？「心思敏捷」，所謂心思敏捷，敏是很聰明的，捷是一聽到這個道理，「聞一以知十」，子貢說顏子的話。孔子問子貢：你跟顏子你們兩個學習的能力，究竟誰高誰低？子貢說：「回也聞一以知十」，顏回是聽到老師講這一件事情，他能悟解到十方面的；「賜也聞一以知二」，賜就是子貢自己，我聽到一件事情，我只能夠領悟到一兩方面而已。聞到一兩方面也就不錯了，聞一以知十，那當然是非常好。心思敏捷就是聞一以知十的意思，十是個滿數，就是說聞一樁事情，所有的道理、這句話的所有含義，他都明白了，這是心思敏捷。這樣的人他的眼光很遠大。所謂「眼光遠大」，不只是看見這一生的事情，而且對於過去，他了解過去很長的時間，未來他也看得到，他也了解，這是眼光遠大的。這樣的人，你要「說出世」法的「了義」，出世法就是一定要脫離六道輪迴。了義，了是究竟

的，比如說把任何事情完了，所謂完了是完完全全地了了，了了是了結了，最徹底，做到最圓滿了，所以生死問題叫了生死，了生死就把生死問題整個就徹底解決了。對於這種人要說了義法，不是說方便法。所謂方便是引導他，讓他先了解目前的利益，他接受了目前的利益，進一步再引導他再往前進，孔子的教學就是這樣，循循善誘，一步一步地誘導他往前進，這樣的話就是方便的方法。了義就是一下就把究竟的意義說出來，這是對於利根的人這樣講法。對於利根的人，「與下法不滿」，與就是給他，只說給他次一等的法——不是了義法，換句話只是用方便法跟他講，他不会滿意。

「世間」法，世間法包括人天二乘。「人乘」——「現世福報」、「不失人身」。既是講現世福報，一般心思昏昧的人，他只看得見、注重的也就是現世——這一生的福報。換句話說，跟他講你的福報，要自己一方面享福，也要一方面自己培養福報。藉著這個福報來引誘他、來誘導他，讓他來學人格，他接受了人格教育，他就不會失掉這個人身了。這個在佛家來講，無論如何要勸他「受五戒」，對於這種人講你

受五戒有多麼多的好處，你本身也沒有災害了，家庭裏面什麼都好，一切都是順利，這個他聽得進去。只要他聽得進去，能夠守得住這個五戒了，進一步守得很好，實實在在，雖然是講的方便法，只要他能夠照著這樣做，確實是有好處。比如說講這個五戒，在家人拿夫妻關係來講，五戒當中就有一條戒邪淫，你跟他講守住邪淫戒，無論是丈夫是太太，能夠守得住邪淫戒的話，夫妻的婚姻就能夠鞏固的，家庭的幸福、夫妻兩人一生的幸福，自自然然就會有安全保障。他真要記住這樣做的話，果然效果一定是兌現的，兌現了之後，他就覺得有信心了，對於其他的殺、盜、妄語連著他都有信心了。都是這麼做的時候，原來是勉強做，然後做到很自然的時候，再給他講生天的，告訴他人間還有痛苦，生天道要修十善了，他也能夠修十善，是這樣，這就是方便。這是人乘。

「天乘」當然又進一步了，就跟他講天上有「勝妙天福」，非常殊勝的、非常美妙的那種福，不是人間所能享受到的。無論是吃的東西、住的房屋、聽的聲音，就音樂來講，我們人間再好的音樂也比不上天上的音樂，杜工部作的詩是諷刺的話，

「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杜甫，贈花卿），他形容皇宮裏面那種音樂，從虛空裏面飄下來那種美妙的聲音，他說好像只應該是天上的音樂，人間怎麼能夠享受到？這個意思就是說帝王皇宮的音樂，我們民間聽不到的，只有帝王高高在上享受這個音樂，人間沒有這個福分，他是有諷刺的話。其實人間再好的音樂、皇宮裏再好的音樂也比不上天上的音樂。我們道場裏邊唱的贊，那叫梵音、梵曲，梵就是梵天，天上的音樂。這就是勝妙的天福，講給人家聽，他覺得這個好，我們人間的色聲香味觸都比不上天上的。你要想到天上受那種福報，那你就要先「行十善」。對於這種人講，他只知道天福好，他把天的福報「誤為究竟」了，在過去印度的外道、現在世界上的那些一般宗教，都把生到天認為就是究竟了，那就是一種誤會。生天當然有條件的，就是行十善。

保持人身、能夠生天這都是「偷安小果」，暫時偷安，就是前面講表裏，講人在生死苦海當中，到了人間、到了天上只是頭浮出來，浮到海面上吐一口氣而已，

這是偷安。這個人乘、天乘，享福當時就造業的，壽命完了之後，後來又要再到三途裏邊去，這是不究竟的。

但是佛法呢，學佛的時候，人乘、天乘是一個基礎，有了人格、有了生天的善行，這是學佛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來幫助正工夫、來學佛，這樣才能過渡到出世法，如果只在這上面，那就跟一般的宗教沒有不一樣。所以佛法雖然也講人道、也講天道，跟一般的宗教絕不相同。一般宗教止於天道，佛法講天道是一種方便，在這方面打下了人格善的行為基礎，這樣做到很純熟的時候，再誘導他走上出世法，所以佛家講天道跟一般的不一樣。如果是不一樣的話，那人家講的跟我們講的有什麼不同呢？這當然是不同的。

「出世」法，出世法就是以世間的作基礎，這個又分出「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這三個層次。

「聲聞」就是佛在世間那些小乘弟子，跟著佛，佛在那裏說法，他是一直跟著佛來聽佛法，聽佛那種聲音叫聲聞，不能離開佛，這樣他當然學得好，他能夠證果



的。佛講的這個法，佛對於小乘的弟子這種根機，跟他講見思惑，要「斷見思惑」，見思惑一斷乾淨了，證到羅漢果。他們「修四諦」法，四諦法後來會講的，這裏不再詳細講。

「緣覺乘」比聲聞乘要高一等的，為什麼高一等呢？所謂緣覺，有兩個意思，一個是佛在世的時候，他當然也是跟著佛，聽佛說法，但是他聽了佛說法，他的理解的能力比小乘的弟子要高一等，他領悟的能力比較強。再一種的，他也曾經聽佛講過法，後來離開了佛；或者是佛不在世間，沒有佛在世的時候，他單獨的自己能夠有自修的能力，他看見世間這些飛花落葉，看見世間花草長出來了，很茂盛，但是沒有好久花也落了，像《紅樓夢》裏面林黛玉〈黛玉葬花〉，「花落人亡兩不知」，那種〈葬花詞〉一讀的時候、一看的時候，覺得人世間無常，他能開悟，覺得萬法無常。他要解決生死問題，生死這個問題很嚴重，他就從自然界無常的現象，領悟到人生無常，由人生無常再領悟到「草木風吹猶再發」，草木一到春天來，它又發了，草木又再發，人不能說死了之後就沒有了，他知道有三世因果，所以人死了以

後還有來世，他也領悟得出來，所以他能夠斷見思惑。斷見思惑為什麼比聲聞乘要進一步呢？聲聞乘斷見思惑，緣覺乘可以「斷見思習」，惑的種子斷了之後，習氣——羅漢果還沒有斷乾淨，緣覺乘他能斷乾淨了。這個緣覺是兩層意思，一個還是跟佛，始終不離佛，他能夠斷除習氣，比羅漢果又高明一步。另一個就是看見自然界自己領悟，獨自能夠領悟萬法無常，這叫「獨覺」，這是緣覺另外含有獨覺的意思。緣覺、獨覺證的這個果，不叫作證羅漢，而是「證辟支佛」，辟支佛是印度文的名詞，翻譯為中國的意思叫緣覺。他是「修」十二「因緣」，十二因緣基本的也是四諦法，不過把四諦法更詳細的列開，生死的流轉是十二個循環不斷的因緣。

無論是聲聞乘、是緣覺乘，都是叫「自了大乘」。自了，自己了了自己的生死，這是屬於小乘的。小乘什麼呢？比如說拿車輛來講，不是大乘，大乘是開了一列火車，一個車箱、一個車箱，旅客載了很多。小乘呢，大巴士還不能算，摩托車後面還可以載一個人也不算，騎個腳踏車好了，自己開、自己載、自己行駛，這是小乘。自了的，他不能夠度化別人的，這不是菩薩。

「菩薩」是「自行化他，證成佛果」，所謂菩薩是什麼呢？菩薩就是菩提薩埵，印度文的名字，翻成中國文字，照這個音把它簡化為菩薩。菩薩翻成中國意思很多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覺有情」，這是覺悟有情。為什麼有情呢？凡是各類眾生都叫有情，他是有情識的。我們凡夫眾生雖然有情識，但是迷惑顛倒的眾生不是覺悟的，菩薩是覺有情，是覺悟的有情，我們凡夫眾生是迷惑的有情，所以菩薩不同的。菩薩是覺有情，一方面自己覺悟了，另一方面他也讓人家覺悟，就是自覺又來覺他，這就是「自行化他」。他要成佛，在修持成佛的過程，一方面自己修行，一方面教化他人，他人就指的眾生，自行化他就是自度又度他。將來成功了，就是證果了，證的什麼果呢？證的是成佛的大果，既不是羅漢果，也不是辟支佛，那是佛果。菩薩主修的是六度，「六度萬行」是普度大眾的。這六度後面專門有張表講，這裏也不再仔細說。普度，平等地度化眾生，怎麼平等度化呢？任何無邊無際的眾生只要有緣，菩薩他都去度化，絕不選擇。不是說某人是我的親戚、是我的朋友，我就去度化他；或者雖然是普度，那個不是我的朋友，我跟他說話說少一點，對於朋友我跟他多說一點，這是什麼菩薩？這不算是菩薩。菩薩是只要有緣的話，眾生怎麼樣

他都能接受的，就是傾囊相授，巴不得那些眾生把你所知道的全部拿去，全部教給他。任何一個眾生不問是親的、是疏的，都這樣平等地度化他，這是「普度大乘」，大乘菩薩是這樣的。

這出世法分成三等，這個三等，釋迦牟尼佛是鼓勵人人都學菩薩乘，不要學二乘。佛有一句話「二乘是焦芽敗種」，什麼焦芽呢？那是一個稻種，稻種放在泥土裏發了芽了，發了芽了，你不能讓它在泥土裏邊完全全長出來，再把它拔出來，把種子發出的芽在鍋子一炒，炒焦了，這叫焦芽，這芽焦了它還能生嗎？沒辦法生了。還沒有發芽的種子把它敗壞了，叫敗種。佛為了勉勵人家要學大乘，不要學小乘，就說小乘是焦芽敗種，這個意思就是說人人都學小乘的話，都學著去證羅漢果、去證辟支佛，自己是解脫了，那麼多的眾生怎麼辦呢？不度化眾生，不行菩薩道，佛法就傳不下來，佛法的種子就等於敗了，種子敗了，佛法的芽也發不出來，而發出來也一下就斷了，也就是焦了。

所以佛法到中國來，大乘佛法就特別盛，為什麼盛呢？就是好在有中國文化。孔子就講，「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孔子對子夏講的：你要做個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小人儒是什麼呢？小人不是講那個專門做壞事的小人，不是。孔子講的小人儒，是專門管自己的，做個好人，這個好人不錯，在今日之下這種小人也難找了。但是在孔子說的，這種小人是不可取的。你專門做自己的，一切行為都很好、人格也很好，別的事情不管，你這樣孔子認為不夠，他說你應該做君子儒。君子儒是什麼呢？就是跟菩薩道一樣的，你要把你所懂的這種道理拿來教化一般人。再說小人是處處執著，他不能夠往上學形而上之學。君子儒呢？「君子不器」，君子不執著器世間，也不著相，他才能夠通大道的。中國有這種文化，可以說佛法沒有到中國來，孔子就是個大菩薩，先在中國出生，早就把大乘佛法鋪下路了，所以佛法一到中國來，這種大法立刻就興盛起來。南傳佛法就是小乘，小乘當然有他的好處，注重戒律，人格一切都修持好，但是講到了義、成佛的大法，那小乘佛法不夠。講到這裏，我們必須對佛法與中國文化互相地研究，你才知道佛法高明處，自自然然地，我們也會發這個大心來行菩薩道。

「見惑」、「思惑」歸併起來講，叫作「十使」。這個使字不是外交大使，它等於是凶神惡煞一樣，這十件事情跟在我們眾生的身邊，我們時時刻刻被這十個使者看管著，使我們得不到自由。這個十使，一個是五種利使，一個是五種鈍使，五利使、五鈍使。身見、邊見、戒取見、見取見、邪見，這五種是五利使。貪、瞋、癡、慢、疑，這是五鈍使。五利使是見解上面的迷惑，五鈍使是修持上面的迷惑。惑就是煩惱。

「身見」，任何一個眾生，就把這個身體當作自己，有人問：你在那裏？看看自己，這就是我，或者指著鼻子：這就是我。自己的自字，你畫一個象形字，就是個鼻子，那個鼻字古時候就是自己的自，每一個人指著自己，這就是本身。身見就是我見，以為就是自己。

「邊見」，就是根據身見起來的，拿人的生命，對於生命有兩種見解，一個是這個人身壽命完了，認為死了什麼都沒有了，這叫「斷見」。再說認為人死了以後還有來世，可是這個來世還是到人間來，這叫「常見」。還有一種在這個兩點之間的，

比如說學那個外道，學長生不老的，他認為這個人身可以永久的活下去，這個也是常見。不過在佛法裏邊講的常見，就是死了以後再到人間來，再是人身；畜牲死了以後，下輩子還是畜牲，這叫常見。這個或者是斷、或者是常，都是邊見，偏於一邊的叫作邊見。

「戒取見」是外道，外道也有他的戒律的，他這個戒律是不正確的戒律。印度那時候有很多外道，有些外道有相當的工夫，他也有天眼，他看見一條牛死了以後生到天上去了，他一想，這個牛怎麼可以生到天上去呢？大概這個牛吃的是青草，每天出勞力。還有他看見一隻狗死了以後生天，他也想狗能夠生天，狗的生活牠給人家看門，在古代你知道狗不跟現在一樣，狗吃的食物是吃人的大便、其他動物的大便，狗是吃屎的。他認為牛、狗能夠生到天上，他就學牛的生活方式、學狗的生活方式，所謂的持牛戒、狗戒。在印度那時候有牛外道、狗外道。後來佛弟子就問釋迦牟尼佛，持牛狗外道、持牛狗戒，將來得的什麼結果？佛就告訴弟子，他持牛狗戒持得好的話，他可以保持牛狗的生命，下一輩子還是牛，下一輩子還是狗。不

過持牛狗戒很辛苦，牛要吃草，狗要吃大糞。雖然持得很辛苦，守得很清白的話，不過是保持牛的生命，下一輩子還是牛的生命、狗的生命。那弟子又問了：守得不好怎麼辦呢？守得不好要墮地獄的，這個很危險。為什麼外道他看這個牛戒、狗戒？因為他因果沒有看清楚，牛能夠生天，牠是過去造的生天的業，牠這個牛的壽命完了以後，牠是過去天道的善業成熟了，生到天上，狗能夠生天也是這個道理。外道三世因果沒有看明白，所以才有，這個是「非因計因」，不是這個因，他把這個因當作是一個因，這是錯誤的。這是戒取，取那個不是真正的戒，他守這個戒，那很冤枉的，這是一種邪見。

「見取見」，比如說外道，他把天道看作都是究竟的，認為生天是一勞永逸的，他就想盡辦法能夠生天就好。他就不知道天上壽命也有一定的，生到天，壽命完了之後，一下來的話又要墮落了，這是見取見。見取見，見到天道，就取那個天道，把天道當作涅槃的境界，就是「非果計果」，那個不是真正的果，他把它當作最後真正是一個果，這叫非果計果。



「邪見」，不信三寶，撥無因果；，比如說不明瞭三世因果，世間任何事情也看不明白，道理也看不通，這些都是邪知邪見。

這五者就是五利使，五利使要破除還比較容易，這個見解上你真正懂得學理的話，他可以一次就斷除了，一次斷除見惑就是證到小乘，證到初果。

「思惑」就是「貪、瞋、癡、慢、疑」，這幾個內涵大家一看就明瞭。貪名利，最重的是貪圖美色。瞋恨心、愚癡心、傲慢心、懷疑心，任何聖人道理他都不相信，三世因果他更不相信，這叫疑心太重的人，這是非常危險的。

這是五鈍使，真正講思惑的時候，疑是歸到見惑這邊來，貪瞋癡慢這四點是思惑。思惑分為三界，欲界是貪瞋癡慢這四種；上面色界、無色界只有貪癡慢，瞋恨心沒有。三界一共有這幾種，分成「八十一品」，分成九地斷，九九八十一品，才能斷得乾淨，斷乾淨之後，證到羅漢果。這是見思惑，在這裏附帶地說明。

方才講的後面附帶的「見惑」、「思惑」只是扼要地跟各位講講，你們各位後來自己研究的時候，這個要特別注意，為什麼要注意呢？我們凡夫眾生不能夠了生

死，就是這個十使，十使在看住我們，我們在六道裏面出不來。其中這個「身見」最難斷，身見一斷，後邊的邊見、戒取見就容易了。再就思惑的貪瞋癡當然是難了，譬如說，天道欲界天也有貪瞋癡慢；生到色界天，瞋就是沒有了，無色界天，瞋當然更沒有。換句話說，我們修道的人，如果說是有什麼事情不對，馬上就發了瞋恨心的話，別說不能了生死，生天都很困難的，要生到色界天都很困難的，這個我們時時刻刻自己要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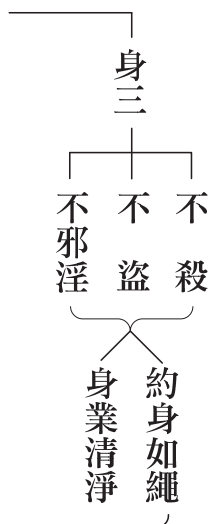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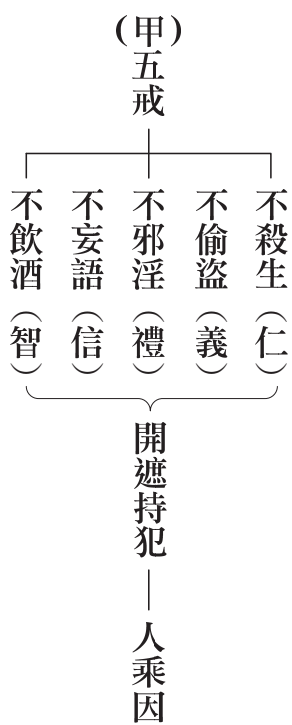
再說講到前面五利使，戒取見、見取見，我們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從古印度一直到現在，雖然是末法時期，還是有佛法。印度的外道，從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有幾十種外道，到現在印度還是很多，那些外道不斷地從印度傳播到世界各國，又傳到我們國內來。它要是直接傳到國內來，還好辦一點。尤其先傳到美國，從美國一來的時候，那不得了，教從美國來的，那非學不可了，那危險了。一般人都沒有這種分別能力，只看從那裏來的，大家認為它是對的，這就要特別小心。台灣現在有很多，什麼上人，什麼那個來的，他們一說法，動輒有幾千人，那

豈止我們這個小局面？那是不得了，但是你要說他，那都是外道，這個要特別小心。我們學佛法，釋迦牟尼佛早就告訴我們「依法不依人」，所謂依法不依人，你要把這個佛法考察清楚，是不是純粹？是不是真正佛所說的法？不要因為人——某某人在說、那個人說法是有多少聽眾、那個人說法對社會的影響力有多麼大，那就是「依人不依法」了，那個不行的。必得「依法不依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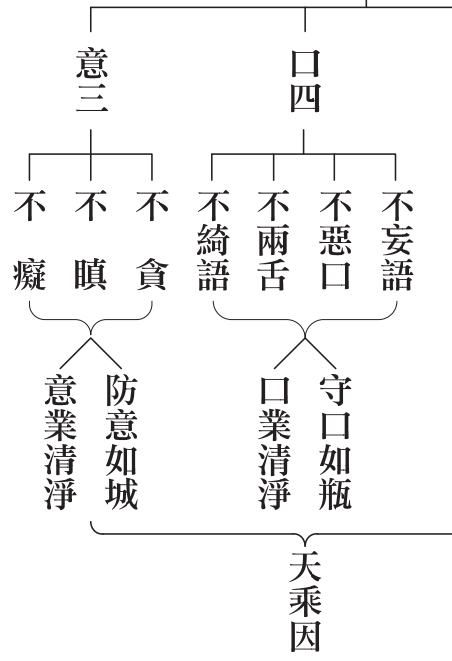
這裏都是佛講的法，你把這裏所講的什麼是五利使、什麼是五鈍使，時時刻刻記得。比如說那個戒取見，印度外道多得很，除了牛戒、狗戒、雞戒，還有飢餓不要吃飯，他就能夠得道了。釋迦牟尼佛出家的時候，也曾經有飢餓的時候，他為什麼飢餓？他就是表演給人家看，他也跟外道學，學不吃飯，到後來捨棄了，還是要吃飯。以這個行為很明顯地來告訴人家，一直不吃飯行不通的，那不是一個中道。這一層我們要特別了解，了解這個之後，你不管現在從國外、從那裏來的，他提倡什麼，凡是不合乎佛法，我們一概不要採取，這些是要跟大家補充說明的。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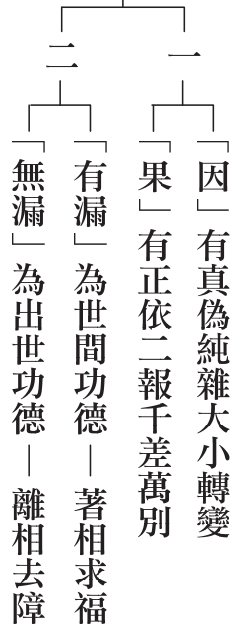
# 第十講表 五戒十善



(乙) 十善



(丙) 應辨



## 第十講表 五戒十善

「五戒十善」，五戒前面講到是人乘，想保持人身的話，一定要守五戒；要升天的話，就是要修十種善業。「五戒」，第一個是不殺生、第二是不偷盜、第三是不邪淫、第四是不妄語、第五是不飲酒。

「不殺生」，不但是不能夠殺害人類，連畜牲或無論那一道都不能殺害，人道眾生固然不能殺，畜牲道也不能殺，鬼道也不能殺。鬼怎麼能殺呢？你不知道了。中國有很多道士是專門捉妖怪、捉鬼的，鬼萬一捉過來的話，不殺他，捉鬼來幹什麼？就是把鬼消滅掉。這一套我們不要相信，不要學那一套。鬼神也好、畜牲也好，甚至於阿修羅道，人道更不必說了，換句話說，無論那一道的眾生，都不能殺害，這叫不殺生。儒家所講的「仁」，仁談何容易，學仁，要是我們一學就會了，孔夫子一講那些弟子馬上就會了，那還用得著說嗎？所以孔子的大弟子顏回問仁，孔子告訴他「克己復禮為仁」。儒家講的禮就是佛家的戒，守住這個禮，不要違背禮，就

是不犯戒。孔門當中，智慧領悟能力最強的就是顏子，所以孔子教他從禮上面去學，等於佛家是從戒上面去學，是一樣的。

第二「不偷盜」，我們不要認為不偷盜是很容易做到，其實也不容易。例如到一個朋友家裏他有很多用品，沒有得到朋友的同意，什麼用具，或一個打火機，我隨便拿來就用，用過之後，不小心就放在口袋裏，就帶回家了，這就犯了偷盜。雖然物品這麼小，值不了幾個錢，但是沒有經過主人同意的話，就是犯了偷盜。佛法講偷盜是「不與取」，與是贈與，法律的名詞叫贈與，人家沒有贈與你，你取過來，叫不與取，這就是偷盜了。想想看，我們不留心的話，這就犯了偷盜。尤其我們在公家做事情的時候，在沒有退休之前，公家印的寫信的紙，那是公用的，你辦公用當然可以，為公事寫一封信給人可以；如果不是公事用的話，你拿來寫一封信給自己的朋友，公家沒有給你，公家不是叫你寫私人的信，那這個就是不與取。有一種權宜的辦法，你跟保管的人講，你領一卷信紙來，你跟他說明，我領的這個紙，有時候我自己要私人用的，免不了自己要用一兩張，總務人家那計較這什麼呢，就答



應「可以」，「可以」這兩個字就夠了、就行了，那你不算是「不與取」了，這個手續要做到。講這些道理就知道，我們守這個戒，不是這麼簡單的。

「不邪淫」，不邪淫大家都了解，就是不要犯這個禮。

「不妄語」，不妄語就是不要說與事實不符的話，講的話與事實不符，那就是妄語。普通人不妄語，那比較容易；學佛的人最容易犯的，而且不犯則已，犯了就是犯了大妄語。怎麼犯大妄語呢？為了引起人家的信心，我編造一個故事出來，讓人家相信，這就不得了；或者是更嚴重的話，自己沒有證果，自己沒有神通，卻說我有了神通，我證到什麼果位，這是大妄語。祖師常常講的「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未證，你還沒有證到這個果位的話，謂證，你沒有證果你說是證果，你沒有得了某種的道，你說得了道了，這叫「未得謂得，未證謂證」，這是犯大妄語。犯這種大妄語非墮地獄不可。

「不飲酒」，不能喝酒。

這幾種拿儒家的修持來講，不殺生合乎「仁」的，天地有好生之德，我們做一個人應該效法天地好生之德，不能殺生。所以儒家《禮記》有一篇〈月令〉，裏邊就講到春天草木剛剛生出來，地下小蟲在冬天跑到泥土裏邊，泥土裏邊可以保暖的，可以維持牠的生命，春天暖氣發了，牠跑到地面上了。所以〈月令〉上就講，到春天「啟蟄不殺」，蟄是蟄居在上裏邊的。到春天有個節氣叫「驚蟄」，驚蟄是驚醒蟄居在地下的動物，讓牠們跑出來，啟蟄，就是從下面起來到地面上，不要殺害牠們。啟蟄不殺，這是對於動物來講。還有對於植物，那個草往外長，叫方長，剛剛往外長，不要折它，叫「方長不折」，這些都是好生之德。所以儒家講到仁，不單對於人、對於動物，對於植物也是不要隨便把它傷害、不要殺害它。這個為什麼呢？這是養自己的仁心，培養自己的慈悲，這是儒家的。

不偷盜是「義」，天地之間物各有主，人家沒同意，我們取過來，不管是大的物品，是重要的、不重要的物品，你不經過人家允許同意的話，我們取過來就是犯了盜，這是不對的。「義者宜也」，偷盜就是不合宜的。

不邪淫是「禮」，為什麼男女結婚要行大禮呢？有了禮，中國「六禮成婚」，結為夫婦，有六種程序完成大禮，犯了禮就是犯了戒。

不妄語是合乎儒家的「信」，一個人的言語最重要就是信，信是信實，實實在在的。什麼事情不合乎事實，說出來就是不對的。沒有信用，人家聽了以後，不敢相信了。

不飲酒是「智」，一飲酒，言語顛顛倒倒，行為自己不能控制，就沒有智慧，失去理智了，不飲酒保持正常的智慧，這叫合乎智。

前面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這是「性戒」，性就體來講的，這四者不管受戒不受戒，犯了之後就是犯罪的。受了五戒固然要守持，就是不學佛、沒受過五戒，也不能犯，犯了重的要墮地獄，輕的要墮畜牲道、鬼道，那都失去人格了。至於說不飲酒呢？這是一種「遮戒」，所謂遮戒是什麼呢？因為一飲了酒，前面那幾個性戒都會犯的，它能夠引起來前面那幾個戒，就犯了戒，所以佛制定不飲酒戒。飲酒的本身不是性戒，所謂不是性戒，飲酒本身不是什麼罪惡的，它沒有

任何傷害；可是你一飲酒喝醉了，自己言行不能控制了，可能犯上前面那幾條罪，就傷害人家了，所以叫做遮戒，遮，就是雖然不是性戒也不許做的。

這五戒中有「開遮持犯」，「開遮」就是佛在制戒的時候，有些戒可以開，有些戒就不准開，就一直禁止。禁止就是遮戒，不管那一條戒都不能開，都是禁止不能做的。開，有時候這個戒不能守了，他要開個方便。開戒有開戒變通的辦法，那不是隨便的。比如說男子當兵的時候，當兵不去殺人當什麼兵？那殺人要開殺戒了。受了這個戒，暫時把這個戒放下來，在當兵期間可以開一開。一服完兵役了，又要重新再守。「持犯」是對於守戒的人來講，不受戒則已，受了戒就要一直持戒，持是執持不要放棄，持守不犯叫持戒；持得不夠清白的時候，犯了戒叫犯戒，有這些情形，這個必須要注意的。

五戒是「人乘因」，守住五戒就能夠保持人身了，不失為人身，人格完整，生生世世可以得個人身。但還是不保險，你在這一世因緣好，懂得五戒，懂得儒家五常；再一轉世，社會上風氣一天一天不好，再一轉世也許連佛法都學不到，人格就

不夠健全。拿現在這個社會來講，除了學佛，社會上誰講仁義禮智信？誰講五戒？這樣子看起來，那些人壽命一完了之後，下一輩子他還想到人間來，沒有這個道理，這個多危險。假使說我們這一生，我們受五戒就夠了，不求出世法，我們生生世世都守五戒，靠不住，一轉世，隔陰之迷，就把今生這些事情統統忘記了，那就很危險，跟一般人一樣了。所以佛法講五戒是方便法，五戒打下來基礎，你一定要念佛，學普通法門還不夠，普通法門你學得好，有隔陰之迷，這一生學的這些佛法雖然是出世法，但是再一轉世到人間來，把這事又忘了，一受社會風氣影響，又跟那江河的水一樣，生死流轉，所以必得要學淨土法門念佛。

「十善」還是根據五戒來的，五戒無論如何要守得很好。前面比如說持與犯，持是怎麼樣持法？罪惡的事情就要「止持」，絕對不能做，止惡就是持住；善的事情不能不做，叫「作持」。一個止、一個作，就是前面講「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眾善必須要作，叫作持，不作就犯了戒了。諸惡必得要莫作，必須要停止，諸惡不止的話就犯了止持的戒了。持有這兩個意思：一個是止持，一個是作持，該止的就

要止，該作的就作，止是止惡，作是作善，兩者都不可犯。兩者犯任何一種，持就是不夠，犯有作犯、有止犯。我們的身口意三業，隨時在輕舉妄動地，三業自己不能控制，都在作業、都在造惡業了，都能觸動我們的止持，所以我們要注意作犯，止犯也要注意的，我們的三業一懈怠的話，該止的不止，該作的不作，又犯了。所謂犯就是針對前面持這一方面，持這一方面該止的不止、該作的不作，你就犯了作犯了，該止的不止就犯了止犯了。我們凡夫都非常容易犯的，因為一動念就讓我們身口意不能控制，所以在持戒的話，隨時起任何一個念頭，自己就要注意了。

五戒基礎作好了，再看「十善」業，十善業把「身三」業，身體有這個三業：「不殺生」，我們造殺業是身體造的，「不偷盜」、「不邪淫」，也是身體造的，這個身不造三業。

「口四」在五戒裏面是不妄語，在十善業裏面把不妄語分開來詳細來講。第一條還是「不妄語」，就是不要講不符合事實的話。再有就是「不惡口」，惡口就是出口就傷人的，說這一句話就讓人家心理受到傷害了，這是惡口。「不兩舌」，當然講

的話都是對兩方面的人，對甲來講：說乙對你不好。對乙來講：就說甲對你不好。甲也許講了一句話，他就加上好幾句話，他傳到乙那邊去了；乙也許講了一句話，他就加上很多話，對甲來講了，這叫兩舌，撥弄是非，挑起人家種種的糾紛。還有最後是「不綺語」，綺語，說的話很動聽，大家聽起來就很容易接受，現在電視裏邊那些節目主持人，說那些似是而非的話，那些話說出來，男主持人對女主持人說那些，引起人家想入非非的話，大家一聽起來覺得很有興趣，這叫做綺語。這些綺語就引起壞人家心術的，這都是造口業了。

「意三」在心意方面，意業這方面要「不貪」，不貪就是不要愛取，在講十二因緣的那邊有「愛取有」，不要愛、不要取。「不瞋」，不要發了瞋恨心。「不癡」，就是不愚癡，最重要的不要有那些邪知邪見，邪知邪見最主要的，就是不相信三世因果，不信因果。

身口意三業，十善業怎麼守？在身業這方面，「約身如繩」，如繩是什麼呢？像繩墨，那是木匠要裁木材，他用鋸子把木材鋸成木板之前，他拿一個繩子，繩子染

上墨色，那一頭定住，這一頭拉到這邊來很直，然後在中間彈一下子，那個墨就彈在木料上面了，然後按照這個標記把木料鋸下來，這個木頭很直，這叫繩墨。身業要保持得很清淨，就像繩墨一樣，把身業修得很清白了，把不合理的行為裁掉，自動地不犯那些行為，這叫約身如繩。約是約束，約束自己的身體行為，如同那個繩墨是一樣，保持得很正直，這樣的話「身業清淨」。

口四業怎麼呢？最重要的「守口如瓶」，瓶口把它紮起來，使瓶子裏面東西倒不出來，那就清淨了。我們人的口就跟瓶口一樣的，瓶口不紮起來，一天到晚話往外講，講得多了，言多必失。雖是無心的，無心當中說著說著，我們凡夫的習氣很重，說著說著妄語就出現了。孔子到周家看見「金人三緘其口」，金色的神像把口紮起來、蒙起來，弟子問他：為什麼呢？孔子講「金人三緘其口」，他要守口如瓶，口業要清淨。你想想看，孔子如果不是大菩薩，他怎麼了解這些道理？能夠守口如瓶，就「口業清淨」。



意三呢，「防意如城」，意是我們第六識，很難防，就像古代守住城牆一樣的，外面的賊寇不能夠進來，侵犯不進來，我們內在有什麼不好的事情，也不要讓外面知道。古代作戰裏應外合，家裏出些賊寇，跟外面的賊寇一應合，這個城就攻破了。我們內在有些貪瞋癡，必得防範不要出現，外面色聲香味觸，那種六賊就進不來，這樣「意業」就能「清淨」了，防意如城。這是「天乘因」。

第三段應該要辨別因果，「因」就是講人乘的因、天乘的因；「果」就是人的果、天的果，人天的小果。這個因有真的、有假的，「有真偽」。真的，譬如說，五戒守得乾乾淨淨的，心裏不殺生，行仁，確確實實在那裏學，那是真的。還有假裝的，表面做給人看的，內在的他不是如此。所以一般人講某某人假仁假義，行仁義的時候是假裝的，叫偽。要真因才管用的，才會有果；假的因就沒有果的，不會結果的。還有「純雜」，純是雖然有真的，但是他有雜的，攙雜著不純粹也不行，所以真還要很純的，很純粹才是真的。什麼是不純粹、是雜的呢？你做了善業，拿了很多錢去幫助人家，街上有什麼乞丐，拿十塊錢施給他，就想著明天我作生意就能一本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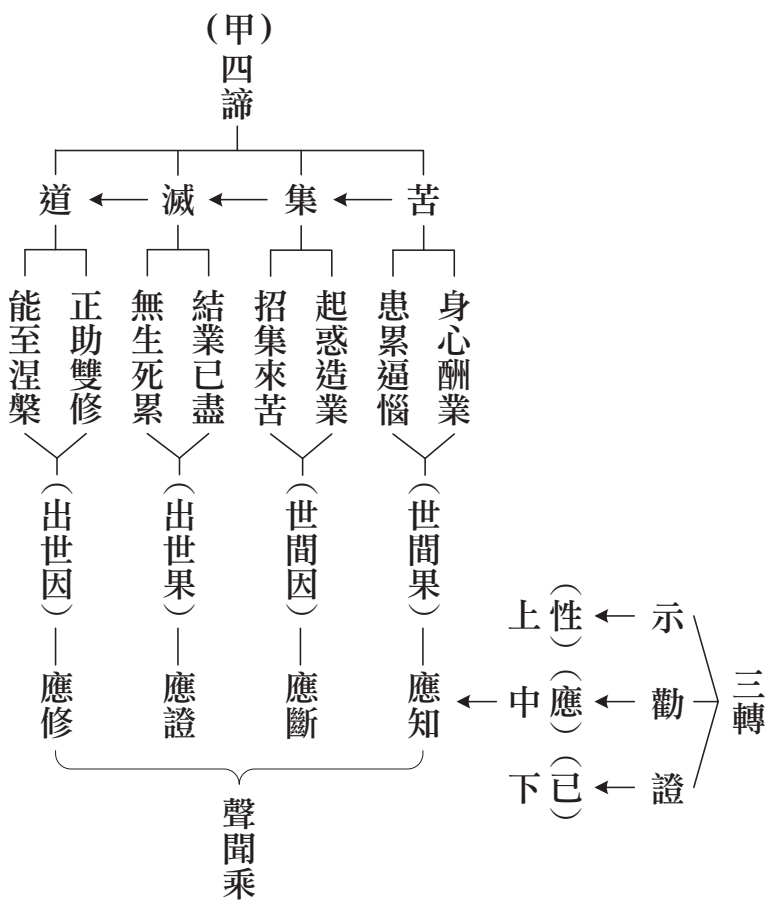
利賺回來了，這個是雜的、有企圖、不純粹。還有「大小」，種的因有大因、有小因，大有大果，小有小果。做善事有發大心，比如說我們學佛的人，同樣受了五戒，能同時學出世法，行菩薩道，這就是大因；你不了解，只學人世間的小果，這是小因。「轉變」，就性質方面來講，雖然是做善事，你先發心做善事，到後來一想，做善事，我能力有限，然後又轉變不想做了，後來又退轉了。或者先不想做善，然後聽從別人的勸告，又發心做善了，這個當中有轉變的。「果有正依二報」，得的果也就是說，得的人天小果，是得了人身、得了天道，這是正報。得了人身的話，到人間來，環境生活享受各有不相同，這是依報。這個當中差別太大了，叫「千差萬別」。

再就因果來講，有「有漏」的、有「無漏」的。什麼叫「有漏」呢？做「世間功德」，修五戒、修十善，你只要著了相了，我今天做了多少善了，心裏有做這個善的相，我求的目的，希望將來得了很多福報，我就來享福。這一著相、一求福——「著相求福」，這就是有漏的。漏什麼呢？就是漏在生死六道裏邊，世間出不去，死守在六道裏邊輪迴。「無漏」的是怎麼呢？就是「出世功德」。出世間的功德並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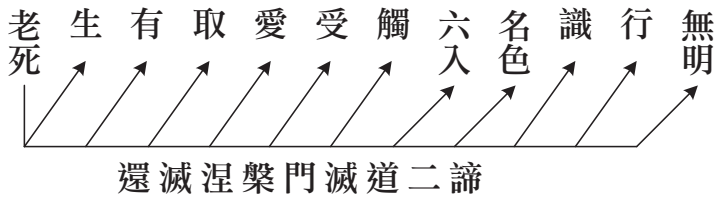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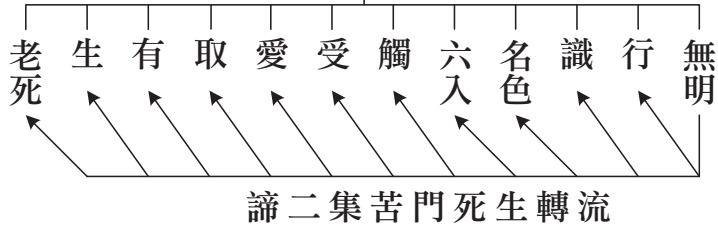
說做這個善業是世間的善業，那個善業是出世間的善業，沒有這樣分別的。同樣地拿了十塊錢來施給乞丐，我也是拿十塊錢給那個乞丐，並不是說你拿了十塊錢是世間法，我拿一百塊錢或是拿一千塊錢出來，我是出世間的功德，不是這麼講法。只要是「離相去障」，離了相，人家拿十塊錢，他著了這個相，就變成世間功德。拿了十塊錢，甚至於拿了一百塊錢、一千塊錢、一萬塊錢出來，只要不著相，離了相，就變成出世間的功德了。反過來講，不能夠離相，譬如說拿了一千塊錢出來，十萬塊錢出來，不能離開相，一著了相，這就不是出世間，還是世間功德。佛家講心法，完完全全在了解心法，心法最重要的就是離相，所以《金剛經》裏面講：不要著相，教人不要有人相、我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個特別重要。要是著了相，就有障礙了，就障礙生死不能了。一離開這個相，不著相就離了相了，離了相沒有任何障礙，六道那一道也障礙不了，三界任何一界都障礙不了。假如著了福報的相，那福報就把你障礙住了；能一離相，再好的福報也不是障礙，這就是無漏的出世間功德。這個辨別清楚了之後，你每一天隨喜幫助人家一點，即使沒有能力幫助人家，看見人家做善事你起隨喜心也有功德，妙就妙在這一點。

所以這個辨別清楚了，五戒十善雖然是世間法，懂得方便法，可以把它轉變成出世間法，由有漏的轉變為無漏的，這就在乎我們覺悟不覺悟的問題。懂得這個方法，也能覺悟了，這就是大學問了，那就是幫助了生死。

# 第十一講表 四諦十二因緣



(乙) 十二因緣



緣覺乘

(丙) 三界迷諦

起見惑八十八使  
起思惑八十一品

斷盡證果

聲聞斷事  
緣覺斷習

## 第十一講表 四諦十二因緣

「四諦十二因緣」，四諦法門就是小乘聲聞乘修的法，十二因緣就是中乘緣覺所修的法。我們現在就一段一段地看。

「四諦」。諦是真實的意思，佛所講的四種法，這個法就是真實的道理，一點都不虛假，這是諦。一般的字典講，這個諦是我們把這一樁事情看得清清楚楚，一點都沒有錯誤，這叫做諦。也叫做審，審實，審就是審察，審察得清清楚楚，非常真實。釋迦牟尼佛講這種真理，分四個字來講叫四諦，就是這個表裏面所說的「苦、集、滅、道」。苦是苦諦，集是集諦，滅、道也就是這樣的。

先講「苦」諦，苦諦就是實實在在是真的苦，也是第四表講的三苦、八苦。所謂苦是什麼呢？「身心酬業」，以人道的眾生來講，我們到人道來，為的是什麼呢？憑什麼到人間來呢？無論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心理，到人間來是人的身體，在心理方面也是人心，人的身、人的心來了就是為了酬業。酬就是來報酬的意思，所謂報酬就是我過去造的業，那個業是合乎人道的業，因此我們這一生就到人間來了，酬

過去所造的業，來就是受業報的。受的是什麼業報呢？「患累逼惱」，患是憂患，累這個字是當束縛，縛就是用繩子把一個人的身體束縛起來，叫縛的意思。這個憂患，就像被別人用繩子把我們捆綁起來，這叫累，捆綁得非常緊就是一種憂患。逼是逼迫，惱是煩惱，這種逼迫、煩惱就是束縛，束縛得愈緊，愈感受到逼迫。現代人常常講的壓力，承受壓力愈重，煩惱也感受得愈苦惱。我們人到人間來，就是這個樣子，從小到老，我們承受的壓力非常大，一直到老死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這是「世間果」。來到世間就是要酬業，就是受這個苦果的。

那麼要問，這個苦果是怎麼來的呢？要看「集」了，集是什麼意思？集是招集的意思，憑什麼招集呢？就是過去在這一生以前，起的種種迷惑顛倒的惑，由惑然後再造業，叫「起惑造業」。惑是什麼呢？惑就是貪、瞋、癡種種煩惱，那就是見思惑。有見思惑，再造了種種的惡業，善業、惡業都有，所造的都是生死業。過去的惑與業，都能夠招集生死，叫集。就是因為過去起了惑、造了業，由這個惑與業



「招集來苦」，過去的惑業招集今生的苦果；今生再繼續起惑造業，那又招集來世的苦果，因此這個集是「世間因」。

佛法只說這兩個有什麼用呢？沒有用，那必得講滅諦、道諦。「滅」是「結業已盡」，結就是惑，業就是造業，結業這兩個字也就是起惑造業的意思。惑業已盡了，已經把它破除、斷除得乾淨了。「無生死累」，累就是一種束縛的意思，前面講的十使就是那個累，拴住我們出不去，結業已經盡了，就是無生死累了，這就出了世間，就是「出世界」。

也許要問生死怎麼了？怎麼樣得到滅的這種境界？那必得要修「道」。道是怎麼個修法呢？那就是「正助雙修」。無論佛法是那宗的，都有正工夫、有助工夫，沒有正工夫，但有助工夫，當然不行的；但是只有正工夫，沒有助工夫，也是不行，所以要正助雙修。能夠正助雙修就「能至涅槃」了，涅槃是梵文的名辭，翻成中國字有好幾種，最簡單的就是「滅」字，滅就是涅槃。把生死那種惑業都已經滅盡了，就得了涅槃境界。再加一個字，叫「滅度」，滅度也就是涅槃的意思。因為惑業都

已盡了，業盡了，已經度過了生死苦海，到了涅槃岸了，這叫滅度。還有「寂滅」，就是把一切的生死現象都滅得沒有了，這叫寂滅，又叫做不生，不生就是無生。為什麼叫不生呢？或者叫無生呢？因為有生必有滅，這是相對的，無生就是沒有滅了，那個滅字是生滅的滅，是相對的，與這個滅字是不一樣。所以同樣是一個字，看用在什麼場合，它就是什麼意義的。無生就是不生，就是滅。

苦集滅道就是四諦，這個四諦前面是世間果、世間因，後邊是出世果、出世因。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後，首先就到鹿野苑，最初隨釋迦牟尼佛修行的有五比丘，佛首先就跟五比丘講四諦法門，是修小乘的。

四諦法門有「三轉」，佛說法叫轉法輪，輪如車輪，法是佛法，如壓路機輾到那裏，路上高低不平就平伏了。佛法也是這樣，佛法這個大輪子一輾過來的時候，眾生的煩惱就把它輾平下去。三轉法輪，三轉是按照學佛人的根器有高低不等，根器最高的只要一轉就行了，根器中等的一轉不夠要二轉，根器再低一等的要三轉。

第一個是「示」轉，示轉就是上等根基的人，智慧程度高的人，釋迦牟尼佛跟學習能力最好的人就講了，這是苦，苦是什麼呢？苦就是「逼迫性」，它這個特性是逼迫的，能夠逼迫人的，學習能力很強的人一聽到這是逼迫性的苦，怕受逼迫，趕快就要結束痛苦了，這是示，稍微指示一下就行。那麼講到集諦呢？佛就說了，這是集，它是招感，招是招集，感是感應來的。起惑造業，惑業就是一種招感，招感未來的苦果，所以說這是集，它是「招感性」。再講到滅，前面世間的果、世間的因都講清楚了，再要把世間因果把它轉為出世間，那就是說也要提示一下，佛說這是滅，是「可證性」，即是滅，人人都可以證到這個滅。怎麼樣能夠證呢？這是道，道是「可修性」，是人人都可以修的，只要這麼一個提示就行了，上等根器的人，他當下就了解，就可以照這個去修持。

根器次等的人，佛就再說一遍，除了重複四諦之性外，再加一個「勸」告，佛說這些苦是逼迫性，程度差的人逼迫就逼迫，與我有什麼關係？佛就勸告，有關係的，這些苦它是逼迫性，汝應該知道，汝就是你，為什麼你應該知道？與你有關係

的。再講到集，集是招感性，別把招感性認為與你沒有關係，那就是汝應斷，汝就是你，應該斷這個集。再講到滅呢？滅是可證性，不但是佛證了，不但是羅漢證了，你也應該證。再講到道，這個道是可修性，汝應該修。都加一個「應」字，是勸告中等根器的人。

下等根機的人一想，佛這樣勸告我，我能夠這麼做嗎？有什麼事實？佛提它做什麼？佛就自己現身說法了。第三轉法輪就是「證」，證明，拿佛自己來證明，就說這是苦，是逼迫性，汝應知，不但汝應知，對它有疑惑：能不能夠證？就告訴他：我已證。我是過來人，我已經知。佛說的苦，佛自己就吃那些苦，說的話才能夠讓眾生相信；如果自己沒有吃過那些苦，沒有感受那些苦，那話說出來，人家是很難以相信。再說集，集是招感性，汝應斷，佛說我已經斷了，我早就把這個已經斷除了。滅呢，我已經證到了，證到滅的這種境界了。道呢，我已經修了。

這是三轉法輪，這是「聲聞乘」，雖是同樣的聲聞乘修這個四諦法，還是按照學習的能力、領悟的能力，有三個層次，要三轉法輪。雖然大家不是學小乘的，但

這個是基礎，怎麼是基礎呢？學《阿彌陀經》就知道了，《阿彌陀經》註解，最好的是藕益祖師註解的《阿彌陀經要解》，他解釋到眾鳥演法三十七道品的時候，講到四諦就是有四種次第。天台宗講四諦就是有四種次第，分成藏、通、別、圓四種。藏教的次第就是「生滅四諦」，通教是「無生四諦」，別教是「無量四諦」，圓教是「無作四諦」，一層一層地往上，境界愈高。在這裏只講生滅四諦，各位不要認為現在講生滅四諦太淺近，通教的生滅四諦是通小乘、通大乘，別圓教講的純粹大乘，圓教是最高的，高雖是高，就拿小乘生滅四諦來講。

現在要問苦集滅道，就拿苦這個字，我想問問各位這個苦字學到了沒有？實在是沒有學到。前面講八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這幾種無論那一種，各位都還沒有學到，我可以肯定這麼說。就拿愛別離這一項來講，門都沒有學到，必得在戰爭亂世，經過妻離子散的時候，親戚朋友遭遇生離死別那種痛苦，才覺得愛別離是這樣的苦。對於這個苦才了解，才感受到世間無常，這個世界真正是苦。只有愛別離這一苦就不容易知道了，生老病死的老苦不知道？

各位現在還沒到老的時候，也不見得每個老人都有這樣苦。八苦無論那一苦，真的有感受到了，在世間就不會跟人家一爭短長、爭來爭去的，沒有心思跟人家計較這個計較那個。假如還跟人家計較這個計較那個，跟人家爭取這個爭取那個，那就是對於這個痛苦的世間還沒有了解，苦字還沒有真正的學到。這一點特地說出來，往後研究的時候，就特別強調這一個，人家了解的話就不會說：這個十四表一眼就會了，我也會講了。不是這麼容易的。這每一張表，不研究則已，研究的時候必須要用這個方法深入地研究，真正用工夫把自己的修持往裏邊去研究，才得出這個味道出來。不然的話，那都是表面文章，自度談不上，度人效果就差了，所以必得要這樣完整地研究。

集是招集，既是招集，研究世間的一舉一動都是招集。懂得招集的道理，我們在世間做任何事情，甚至於我們起的這個念頭、想任何事情的話，自己隨時都不能隨便。雪公老師在世常常講：我們學佛的人，最重要的不要惱害眾生。這句話聽來簡單，仔細想想看，一舉一動說話也好、行為也好，在公家辦事、在私人機構、自

已創業，做什麼事情也好，身口意三業都不要讓眾生起煩惱，那我們這個三業就都不會造業了，就沒有招集了。沒有這樣的話，我們都是招集，都會造業的。有形的當然我們不能做，就是無形當中也避免不了的，所以不發願到西方極樂世界，我們在世間生生世世來修，修到何年何月才能成就？這個集字，就這麼難。何況滅、道是講出世法，修持更難了。這雖是小乘，但是我們學佛就要從這個生滅四諦開始，對於世間一切的狀況，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這是一個痛苦的世間。各位要問的話，我們只有苦沒有樂，那麼在世間學佛還有樂，得了法喜，這不是樂嗎？不錯，得了法喜是樂。必得研究佛法，得了法喜那個樂，是從本性出來的樂，是極樂世界的樂。可是不學佛，在世間一般得的樂，比如發了財得了樂，或是得了諾貝爾獎金那種樂，也是虛假的，那也不是真樂，那都是名利這一方面的樂，名利一到手隨時就會轉變的，它不是真樂，真樂必得要到了極樂世界那個樂。我們在這個世間研究佛法，得了法喜，對於苦集滅道真正了解，心裏感覺到法喜的樂，那才是真樂，因為那個樂沒有變化的，不會再變成苦的。

「十二因緣」，在前面講過十二因緣，有「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這是「流轉生死門」，這屬於「苦集二諦」，也還是從四諦上面，再把它推演出來，這是生死流轉的。現在學佛，學這個十二因緣，要把它倒轉過來，看表那些劃的箭頭，現在從老死、生轉過來，轉過來叫作還滅門，「還滅涅槃門」，這是「滅道二諦」，這是「緣覺乘」。

緣覺乘怎麼樣由流轉生死，而能夠到達還滅涅槃呢？那還是從原來流轉的十二因緣，就是從「愛、取」這兩個字著手。在前面跟各位講到十二因緣，生死流轉的時候，「人生三際之抉秘」跟大家講過，一個人到壽命終了的時候，就出現自體愛，然後發生中有，然後中有到處飄蕩、遊蕩，後來遇到父母緣的時候，發生境界愛，這就是愛。有愛、有取，發生境界愛，就取那個境界，這就有生了，又有未來的生死了。現在要怎麼樣修還滅門呢？十二個因緣，無論在那一個因緣斷都可以，但是最有效果的就是愛取這兩個，把這兩個破除、斷除掉。十二因緣就等於十二個環，連環不斷，要破除其中一個環節的時候，其餘就連不起來了，就斷了，斷了三世因



緣，也斷了六道輪迴，出三界了。這是中乘的，就是緣覺乘。無論緣覺、或獨覺，他都了解了三世因果，才能夠這樣修得好，才能修成功的。

第三段「三界迷諦」，四諦怎麼個迷呢？「起見惑八十八使」，「起思惑八十一品」。見惑、思惑，就是十使配合四諦。苦諦之下有多少個，在欲界的十使是滿滿的，到了上面色界、空界的十使有減少一些，有幾點沒有，這個不必詳細講了，為什麼呢？詳細講的時候，就要照著那樣做，是很複雜的、很麻煩，這個不必說了，為什麼呢？我們大家都是學的淨土法門，念一句佛號，不知也能行，見思惑多少品數沒有詳細了解，佛號念得很好的話，照樣能夠斷，不斷也能夠壓伏得住，伏了惑，就帶業往生，也能夠離開這六道的。見惑有八十八使，各位知道重要的原則就是了，思惑也是配合三界九地，在欲界貪瞋癡慢這四種全部都有。色界就貪癡慢三種，瞋恨心沒有了，因為色界沒有瞋恨。到了無色界瞋恨也沒有，只有貪癡慢。三界一共九地，一地分九品，每一地分上中下三品，上之中有上中下，中之中有上中下，下之中有上中下。欲界一地是九品，色界有四禪就是四地，無色界也是四地。色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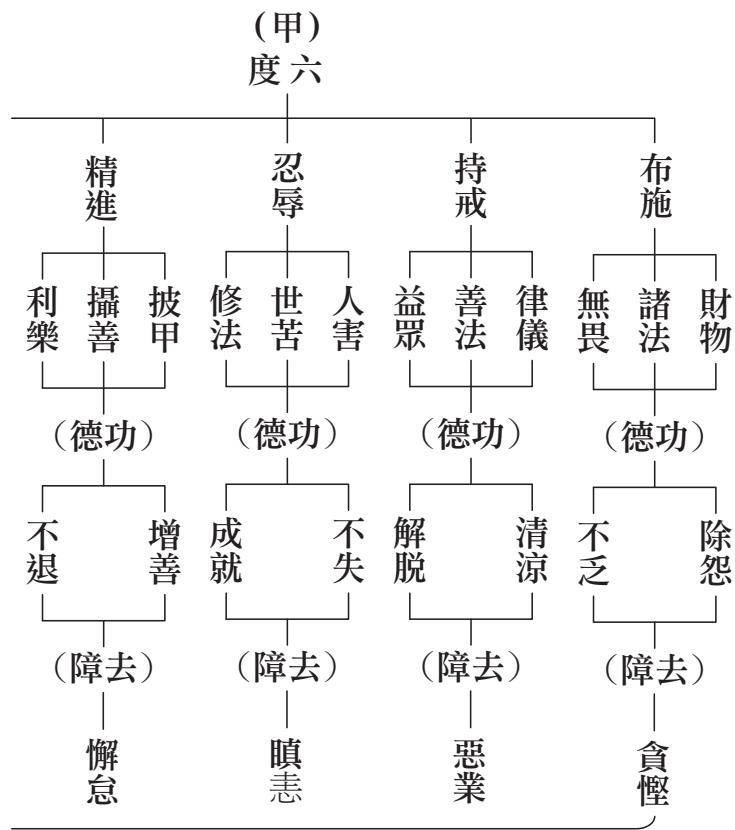
四地也是九品，四九三十六。空界就是無色界，也是四地，也是四九三十六。三十六加上三十六，七十二品。欲界九品加七十二品，八十一品。見惑，就是把十使配合四諦，再配三界，這樣算出來八十八品，這個不再詳細講了。我這裏不講並不是說不告訴你，不是跟補習班老師一樣故意留一手，讓你們去補習去，不是這樣的，是為了節省時間。最好一個辦法，各位查實用佛學辭典也好、佛學大辭典也好，就查見思惑，佛學辭典一翻到見思惑它那個表，列出來清清楚楚的，比我講的還更清楚，我講的話大家還用腦筋用心記，把佛學辭典一翻開來非常清楚在那裏。想要記得住，那很簡單，用複印一下就留下來了，這是個方法，不必詳細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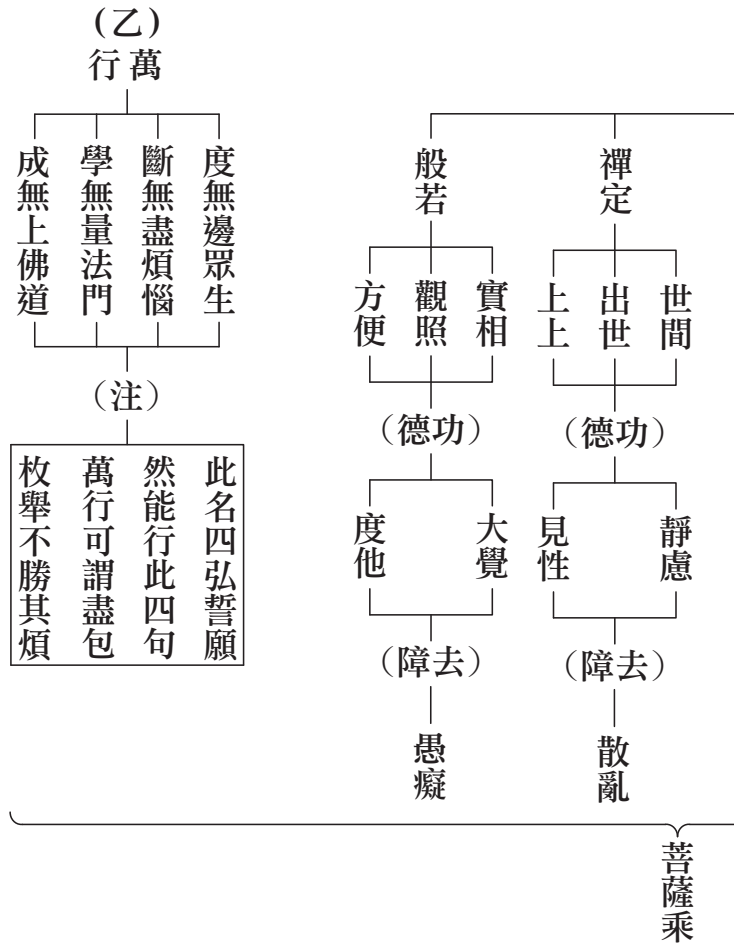
羅漢果、聲聞乘就把見思惑全部斷了，斷盡了見思惑就證果，「斷盡證果」，證的果有小乘、中乘不同。「聲聞」乘就「斷事」，所謂斷事，就把見思惑的種子全部斷得乾淨了。「緣覺」乘不但是斷事，種子不但斷了，斷了種子以後，還有那些習氣也要把它斷得乾淨，習氣斷乾淨就更徹底了，那就是緣覺乘。

說到這裏要跟各位交代一句話，這個不交代的話，你們將來跟別人講，恐怕別人提出一個問題，新聽的同學也不見得就提得出來，但不管提得出來提不出來，自己總要有個預備。就像我剛才講的，貪瞋癡慢，欲界貪瞋癡慢都有，色界只有貪癡慢，無色界也是貪癡慢，沒有瞋恨。沒有瞋恨的話，本來了生死要全部斷乾淨，但是只斷一種也就不錯，見思惑一品都沒有斷的話，根本就沒有這個分。一般外道、世間禪定，他連十使、見惑、思惑無論那一品，他根本就不能斷的，比如說習氣不斷，連種子都不能斷。既是不能斷，就提出一個問題了，四禪天是世間禪，無色界四空天也是世間的四空定，也是世間法，四禪天、四空天沒有瞋恨，見思惑當中他不是斷了嗎？那究竟是斷還是沒有斷？說他能夠斷，能夠憑世間禪定斷這一種，其餘的也可以斷。講唯識學、講因明的話，三支比量這一比，瞋恨他能斷的話，那麼貪他也可以斷。這怎麼講法呢？跟各位講，他在色界、無色界，雖然沒有瞋，它只是不起現行而已，種子還是滿滿的在那裏，一點也沒有動，種子絲毫沒有斷、沒有破除。必得要這樣了解、這樣研究，否則各位只是聽過去了，不從這個當中仔細留心去研究的話，不遇問題則已，遇到問題就解答不了，就成問題了，對於這張表就

還沒有學到。應該分清楚，我們不要認為自己對人也很和氣，也不會發脾氣，對於世間的名利，我們也不跟世間人一樣，也沒有跟人家爭名奪利，但是將來學了若干年的時候，有年輕人跟著學，人家對你一恭維：你很了不起，看起來就很不錯，人家說您老人家是斷了煩惱了、證了果位。一想：大概我真的是斷了煩惱！人家一恭維，自己就認為真是斷了煩惱，真是證了果，那糟糕了，這是真正大煩惱，那不是小煩惱，那就是「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就是平時學佛，自己有一點點小的工夫，不跟人家爭名奪利，自己不敢隨便發脾氣，只是控制住，自己不起現行而已，斷種子還早得很，這一點必須知道。自己到什麼程度自己不了解，自己都不能度。儒家講「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什麼叫誠意？誠意正心就是自己把學問研究清楚，我確實在這上面做，做得一點都不虛假，然後人家怎麼樣，我們拿真話跟人家講，自己也不要懷疑自己，那才真正是誠實了。所以印光祖師講：學佛的秘訣，就是一個「誠」字、一個「敬」字。誠與敬，首先把這個道理研究明白，然後自己實實在在，在這個上面下工夫，假如不下工夫學不好的。

第十二講表 六度萬行





## 第十二講表 六度萬行

「六度萬行」，這是菩薩法。修菩薩道，中國菩薩道學大乘法，各宗有各宗修正工夫的方法。但是無論那一宗，「六度」是共通的，是通用的法。度，是中國的意思，印度文叫做「波羅蜜」，《金剛經》是「金剛般若波羅蜜」，《心經》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波羅蜜翻成中國的意思就是度，就是度到彼岸。波羅蜜加一個尾音叫波羅蜜多，簡單講叫波羅蜜。波羅蜜多翻成中文意思就是「到彼岸」，到達彼岸了，到了彼岸就是度。比如說在海裏面，有一條船，坐了船渡上岸了，就是這個意思。這是比喻的話，海是生死苦海，我們在六道裏的眾生都是在這個苦海裏面。在這個苦海裏面，誰能夠自己渡到上岸？那只有憑佛法，菩薩用六種度眾生的方法來行他的菩薩道，六度就是六波羅蜜。還有「萬行」，行這個字在古印度叫橫，萬橫，你現在讀橫，一般人聽不懂，音就讀萬型好了，讀萬型。行是除了六大類以外，其餘太多太多，就用四弘誓願把它包含住了。

六度第一度，就是布施波羅蜜。「布施」，布這個字就是當普遍的意思講，布是由一個經線、一個緯線，一直一橫的這兩根線織起來的，衣服的纖維都是一直一橫的織起來，推廣起來我們這個地球是經度、緯度交織成的。就拿這個意思，就一直一橫的，表示直的線是無限制地延長，橫的這個線也是無限制地延長，縱橫無限制地延長，這就是布這個字，用這個字來作代表，普遍無論在那裏都用得上的。這個施呢，施是施捨，給人家一種好處。你對那一類眾生施捨呢？不要選擇，普施、布施，就是普遍地來施捨，對人要施捨，對動物、對一切的眾生都要施捨。就人類來講，不管這個人是親戚朋友、還是我的敵人、還是什麼，你統統平等地來布施。親戚朋友固然要布施，敵人也要布施給他，敵人來向你問佛法，你是行菩薩道的，你說：你是我的敵人，我不跟你講佛法。你這是菩薩嗎？不能這樣的，必須平等布施，就是普遍地布施，所以佛法講普度眾生。

所施的有三類：一個是「財物」。再是「諸法」，用佛法來勸化人家當然這是法。還有不是佛法，是世間法，世間之學術，各種藝能、藝術、技能，這都是法。你是



菩薩，你不但懂得佛法，世間任何學術、任何技能、任何藝術，你行菩薩道的話，你要會畫畫、你要會寫字、你音樂等等都會，科學什麼技能你也會，有眾生來向你學，就把這個方法傳授給他，這叫做法施。任何眾生來學佛法，你就是把這個佛法傳給他。所謂諸法包括世間法、出世間法，平時修菩薩道、行菩薩道不是那麼簡單的，佛法固然要明瞭，世間法一切都要明瞭，雖然世間法不必徹底那麼明瞭，也要懂得一些。不懂得一些，藏經裏面講的那些名詞，現代人沒有學或不知道，那怎麼講法呢？對於現在的學術名詞，雖不是專家，也要了解一點，然後才能夠把現代大家學的，把他引導到佛法上面去，這樣人家才方便學，不然沒有方便法，人家沒有辦法學，所以諸法就是包含這一些。

還有「無畏」，畏就是畏懼、害怕。世間是痛苦的、逼迫的，在世間的這些眾生，他時時刻刻都是遭遇到恐怖、畏懼，一般人都知道，一個人心裏沒有安全感，他就有恐懼，包括他心理上面，包括他事實上遭遇到那些環境。你是大菩薩，你要行菩薩道的話，你就要給眾生一個安全感，結束他畏懼的那種事實環境，這叫無

畏施，就是讓眾生沒有任何害怕的。你是個政治家，你行菩薩道，並不是你坐在那裏講經說法就是行菩薩道，不是那麼單純的。觀世音菩薩「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所謂說法，眾生他是什麼因緣，他要用什麼方式能夠得度的話，你就用什麼身分去讓他能夠得度。所以觀世音菩薩有用宰官身，做宰相的，在朝廷做大官。或用居士身，當然也用其他種種的，高僧當然不必說，世間各種身分都會現身。就算你是做了宰官身，辦政治，古代是宰相，現代是大國家的國務卿、外相、首相，在台灣來講是行政院長。再高層次的話是國王身，現在也有國王，日本還有天皇，英國還有女王，泰國還有泰皇，民主國家有總統，這些都是。你當總統、當國王，民主國王還有首相，你做首相的話，你就要把你的國家建成一個安全的社會，凡是做你國家的老百姓，你就得讓所有的老百姓都要心理安全、沒有恐懼，這樣你才是給那些眾生沒有畏懼的一種心理，你就是給他無畏施，建立一種安全感。當然這社會上有少數那些流氓、黑道的那些搶劫，使社會治安不大好。那社會治安怎麼才會好呢？不是說誰犯法就派警察把他抓起來，這個不是辦法。你要從教育上著手，要讓所有的人不願意做黑道人物，不願意犯法，從道德教育上著手。再

者，整個國家不要讓老百姓有戰爭的恐怖，自古到現在，老百姓最苦的就是受到戰爭來的痛苦。古代不必說，就是民國開始到現在，開始國內的軍閥割據，內部打仗，到後來是日本來侵略，發生中日戰爭。那場戰爭，前線戰場固然死的人多，慘的是雙方死的人都多，後方一徵兵到戰場，家人、眷屬、父母、妻子、兒女，一到戰場上受慘痛的傷亡，一出門等於是投入戰場，就是送死，那種痛苦誰都受不了，太痛苦了，那都是因為戰爭。人家來侵略的戰爭，被迫沒辦法，如人家不侵略，你大菩薩做國王的話，就不要挑起這個戰爭，國內國外都做好，就不要輕易引起戰爭，讓老百姓受到戰爭的恐懼那種痛苦，這些都叫無畏施。

布施有這個三大類，都有功德。六度每度也都有它的功德，布施這樣的功德一個是「除怨」、一個是「不乏」。無論拿財物、諸法、無畏，用這些布施出去，沒有怨恨的，沒有怨家。用財物、用諸法去布施，當然不必說，這很明顯。你用無畏去布施，譬如說你行菩薩道辦政治，辦政治難免會樹立政敵，政治上一定有敵人，有敵人就有怨家，但是你行菩薩道就不會有的。中國哲學、儒家學說講「仁者無敵」，

儒家講仁者就是佛家的慈悲，菩薩布施就是慈悲，真正是仁者，就是天下沒有敵人，不會跟任何人來結怨，所以沒有怨恨。古代那些政治家，如諸葛亮帶兵打仗，用空城計，和後來斬馬謖，馬謖對他也沒有怨恨，中國這些例子多得很。就拿現在泰國秦王就特別了，登基做秦王到現在做了幾十年，一般老百姓對於國家領袖或多或少總是有點怨言，有很多到泰國去觀光遊覽回來，都知道，泰國民眾，包括政府的官員，對於秦王都非常尊敬。秦王自己不想幹的，那些老百姓、政府官員一致要求他，非讓他做不可，這樣的話他沒有政敵，這就是除怨。因果必然要深信，果然你自己行菩薩道，你是一心一意、真心真意來對待老百姓、對待一般人、對待眾生，你自己自然然地就沒有怨家。

還有「不乏」，就拿財物來講，行菩薩道，今天拿這麼多財物去布施人家，過些時候你財物又來了，不會有缺乏的。就拿諸法來講，無論是佛法、是出世間法，你多多布施，你別認為：我懂得這個法，我保留一部分，我不保留一部分，恐怕我把全部說出去，然後人家跟我一比較的話，我就不比人家高明，我總要保留一點。

大菩薩沒有這樣的，他盡量地說出去，佛法是無邊的，他自己一邊在弘法，一邊在學法，上求下化，說出去以後，他又再研究、再學，佛法又更多。相反地，自己吝惜，自己保有這麼一點點法，不肯說出去，那真是有虧佛法。世間法更是如此，世間法我自己研究出來，我要保留，不肯傳授給人家，你不肯傳授給人家，你就只能到此為止，不再研究，沒有進步了，那你就有乏的時候。反過來說，你盡量地布施出去，盡量傳出去，傳出去你繼續還有，學無止境，佛法無邊，你盡量學也學不完，等到你學完全了，那就成了佛，那更好，所以諸法布施也是不乏的。無畏布施，你盡量地用出去，你這個能力是愈用愈多，也是不乏，這些都是功德。

除了功德以外，六度那一度除了有功德，另外還有好多，包括「去障」，布施去什麼障呢？我們一般人都有「貪」，貪圖人家的東西，任何一個眾生都有貪心。「慳」，慳也是貪的一類的，不過它稍微有點不同。怎麼樣不同呢？貪這個東西，貪的心理，對於人家的名也好、人家的利益也好，你想從人家那裏貪求過來。這個慳字呢，自己有的，捨不得給人家，這叫慳。無論是貪、是慳，都是一種障礙，都是

見思惑。貪是根本惑、根本煩惱；慳是隨煩惱，也是從根本煩惱衍生出來的。學菩薩道肯這樣布施，布施到什麼程度，障礙就去到什麼程度，所以這是去障的。

「持戒」，持戒這個戒，前面講在家除了五戒以外，還有菩薩戒；出家有出家的戒，出家戒也很多，有沙彌戒、有比丘戒、比丘尼戒。這個戒不受則已，受了之後就要持，持就是手裏拿著一個東西，持著不要放棄。一放棄這個戒，就破了戒了，那就不行了，所以受了戒必得要持戒。菩薩，無論是在家菩薩、出家菩薩，菩薩有在家菩薩、有出家菩薩，凡是受了菩薩戒，就要持菩薩戒，不能犯戒，等於不能放棄這個戒。菩薩戒內容，一條一條寫出來有很多。

「律儀」，律是戒律，佛制定出來一條一條，寫得清清楚楚的。儀是儀容、儀表，戒律固然不能犯，威儀也不能犯。行菩薩道，他要莊嚴，他有他的威儀，這就是戒律。除了一條一條的戒律，還有講清清楚楚的威儀，就中國的儒家來講，我做個比喻來講，中國講禮，「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有《禮經》，這經字來講，有三百那麼多，一條一條寫在那裏。講到威儀的話，叫威儀三千，更多了。佛法也是這樣，

戒律、威儀，這個是寫出來的。「善法」，就是沒有寫出來的，凡是根據經典所講的道理，都是讓人得好處，都是有善於人的，這叫善法。根據經所講的道理來對待一切眾生的話，就是善法。譬如說，雪公老師在世講：你不要惱害眾生。不要惱害眾生，就是根據佛經所講的道理，從佛法慈悲精神說出來的，這是善法。還有「益眾」，戒律與威儀能夠益眾。比如印光祖師在靈巖山閉關的時候，也沒有出來講經說法，但是那時候政府裏邊那些達官貴人，還有當時第一流學術界的學者，那些學者的眼睛都是長在最上面，誰都看不起，從前清到民國時代交替的時候，多少在前清都是有功名的人，一見到印光祖師那種道德威儀，自自然然就肅然起敬，他能夠肅然起敬就對他就有益處了。做學問、修道，特別是修道，最怕的是一種傲慢心，有這傲慢心自己不謙虛的話，學問不能進步的，修道更沒辦法修。所以見到高僧祖師，把傲慢心一折伏，有恭敬心，自己能夠謙虛了，就多少把他的煩惱能夠壓伏。他然後再研究學問、求道，他就能夠入門，否則就不能入門的，這就是益眾。譬如講善法，佛講的任何一句話，你把他變化變化講給人家聽，自己用行為表現出來讓人家感受，這你就是對眾生有益的，這叫益眾。

持戒有持戒的功德，功德在那裏呢？一個是「清涼」，戒的本身就是清涼。一般不懂的人，覺得受了戒，這個也不准許，那個也不准許，這多麼不自由，是不是限制太多了？他就不知道戒是戒眾生那些不合理的行為，是戒眾生不應當的言行。眾生不合理、不正當的言行，平時自己沒有感覺到，我們表現出來，固然對人家是有傷害，對於自己也是一種苦、一種煩惱。比如說受一個基本的五戒，得了戒體，得了戒有一個戒體在身體裏面，遇到任何一個犯戒的因緣時，自自然然地那個因緣不會到身上來；遇到那種因緣，受了戒就有大菩薩來保護你，你身體有一種戒體，不會讓你犯戒的，心裏始終是清涼的。不管受戒、不受戒，受戒沒有守得乾淨的人，或社會上的人，他成天起煩惱，起煩惱就不是清涼。所以受戒功德，就是清涼，在人世間就了不起了，自己所受用的就不得了了。不管這個社會上人家打架也好、鬧翻天也好，自己心裏清淨自在的。再一個功德就是「解脫」，必須持戒才有解脫，不持戒，生死解脫不了，六道出不去的，所以唯有持戒才能夠了生死。



再講到「去障」，障礙什麼呢？一般的眾生沒有不造惡業的，就是殺人放火，那固然是惡業，而一舉一動造的業就非常多，造的殺業、偷盜的業等等，非常多。受了戒，真正得了戒體，像近代律宗的祖師慈舟大師，每天早晨一起來，準備要下床走路的時候，就念個咒，心裏就存著不要殺害眾生，咒子最後兩句「若於足下喪身心，願汝即時生淨土」。慈舟大師是再來人，他的境界我們凡夫眼睛看不到，真正證了果的人，一腳踩下去，地下小蟲自自然然避開了，他殺不到，沒有殺業了。再舉一個淺近的例子，如果大家受了五戒的時候，五戒當中不殺生，大家在做事情，小蚊蟲跑來在桌上，嗡嗡嗡嗡，普通人的話，不知不覺一巴掌就殺了那個蚊子，就殺生了。受了不殺生戒，隨時就注意到把牠趕走就算了。這種趕走的行為，比起一掌打出去，普通人也是自然的反應，受了戒用手揮一揮，也是自然反應。這種自然反應，不殺生戒的戒體在那裏，讓你有這種自然反應——不讓你有打下去的，持戒就去這個惡業障礙了。蚊蟲都不願意殺，更不會殺人了。再進一步說，當兵要開殺戒，表面上是開戒，實際上內心還是要持戒。在台灣當幾十年的兵，也沒有真正作戰過，

沒有機會讓你殺人，所以說在台灣是福報。所以持戒持得清淨的話，一定的，就自然去了惡業，無論殺盜淫妄，他自然去得乾乾淨淨。

「忍辱」，辱是什麼呢？一個是「人害」，是人為的傷害，指不應該承受的傷害，人家沒有理由地來加害於你，你要忍。還有「世苦」，除了人為，個人的也好，還有世間的苦。世苦是天然的一種苦難，也要忍受，天然苦難太多了，就不必細舉。就說我們到這個世間來做人，身為一個人就有遭遇到種種天然的苦難，這一定是有的，所謂天災人禍的世苦。還有「修法」，修佛法那不容易的，比如說各位短期在這裏暑假講座，這也是修法，各位都很用功，這十四表還沒有完全了解，有那些名詞沒有講清楚，就感覺很困難了，對困難也要忍受。為什麼呢？這難是必然有的，要想辦法忍耐，再請問別的同学，將來自己找佛學字典，翻翻字典，都要求其了解，目前所遭遇的困難要忍受。修法還不止於此，要破見思惑，見惑第一個就是身見，人家對你身體一種侵害、用言詞對你人身的攻擊、毀謗你，你這就受不了。自己要斷思惑貪瞋癡，貪心你要把它伏得住，一般都不容易的。見到別人有對不起你的事

情，起瞋恨心的時候，心裏就要發覺了，知道佛理，就不能發脾氣，要忍得住，這個是修法。忍不住，就沒辦法修，修法難在這裏。但是難忍能忍，忍辱的這個辱是什麼意思？尤其讀書人，中國人有一句話「士可殺，不可辱」，士農工商的士人，就是讀書人，殺頭可以，侮辱他的人格，他就受不了。但是你行菩薩道的話，眾生對於你怎麼樣侮辱，你要忍受，這叫忍辱。這三者都忍得下來，那菩薩道忍辱的工夫就可以了。忍辱工夫由淺入深，不是一下就忍到家了，先從淺近處忍，愈忍你功力愈顯現出來，忍到最後像《金剛經》所謂的「忍辱仙人」，大家聽到過嗎？忍辱仙人，人家把他四肢割下來，他都能夠忍，沒到那個程度辦不到的。

它的功德是「不失」，你有一分忍辱，你這一分功德、力量就失不掉的。不但 不失，而且「成就」，一天一天增長，增長到大菩薩的時候，就有功力，人家對於你人身的攻擊能夠忍得住，到最後人家真正要對你的身體侵犯殺傷，並不是不怕殺傷，而是人家傷不了你了。孔夫子就是大菩薩，孔夫子周遊列國的時候，司馬桓魋也要殺害他，到了匡地，匡人也要殺害他，他說「天生德於予」，我有德在，「匡人

其如予何」，他能夠把我怎麼樣呢？那你就修忍辱的大菩薩工夫到了。能力修一分就有一分力量，不會失掉的，不但不失，還一天一天地增長，你就成就了，遇見任何世間的人害、世苦，修的法都能夠成就，到最後就能夠成佛，這是功德。

「去障」，去什麼障呢？「瞋恚」，開始的時候瞋恚不起現行，最後瞋恚的種子也破除了，徹底地破除了，那就斷惑了。

六度開始就是布施，菩薩為什麼布施擺在第一位呢？菩薩弘法要跟眾生結緣，緣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布施，跟眾生有了緣，菩薩度化眾生就一切順利了。第二度講持戒，持戒持得有工夫的時候，再講到忍辱，普通人講忍辱，辱是最難忍的，普通事情還可以忍，侮辱這種事情最難忍，所以菩薩道到了第三步要修忍辱。

「精進」，精是精粹，不會攙雜其他的法進去，菩薩法修得很精粹。進是一直往前進，不要後退。精進也有三個意思，第一個是「披甲」，甲是在古時候作戰穿的盔甲，盔甲穿在身上，敵人的武器傷害不到本身，作戰時候，可以衝鋒陷陣。菩薩又不作戰，披甲幹什麼呢？這是比喻的話，菩薩所謂披上這個甲，就是由於前面布

施、持戒、忍辱已經懂得很多佛理，佛家教理他都明瞭了，這就等於是披上盔甲。明瞭這個道理，披上這個盔甲做什麼呢？菩薩主要需摧折的，對自己來講是煩惱的魔軍，對外面是降服外面的外魔。魔道有內魔、有外魔，外魔如釋迦牟尼佛要成道的時候，那個天魔來了，天魔一來的話，種種的現象就出來了，又是天的魔軍、天兵、天將、天女，這些全部出來了。我們大家現在剛剛學佛，在學佛之前，我們成天都是跟世間人的日常行為，講的五欲六塵都是魔道的這一套。特別要注重的是內在的心魔，心裏的魔是什麼呢？就是貪瞋癡慢疑。貪是只要自己一貪求什麼東西，就是等於著魔了。就拿我們學道的來講，學佛的人最重要的，固然對外面的色聲香味觸不能夠貪，就是在佛法上面，我們修持也要很平穩地去學。如果不平穩地去學的話，一開始學佛，明天就想要證一個羅漢果給人家看一看，這就是貪了，羅漢果豈是一兩天能夠證得到的？你要以這樣急切的心去求的話，心裏就著了魔了，由貪心招來的魔，這是心裏的魔。我們同學最怕這些由貪瞋癡慢招來的這些心魔——心裏自行起的這個魔。普通人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道的力量也是非常強悍的。所以學佛，從開始一直到大菩薩，只要還沒有成佛，都不能夠離開善知識、不能離

開老師，新菩薩、小菩薩就要靠大菩薩教導，大菩薩就是老師。登上地的菩薩，當然都是大菩薩了，還要親近更高的菩薩。第二地菩薩就可以當初地菩薩的老師。若登上初地了，就不要老師，那在初地這一個階段所學的佛法，路就摸不清楚，問題不能解決，問題就多了，起了心魔、招了外魔都不知道，那就不能進步了，所以一直不能離開老師。這個「精進」，他是披了甲，披了甲就是懂得很多佛理了，對內可以摧伏心魔，對外面，這些大菩薩遇到外魔來的時候，他能以正確的佛理來破除它，這是披甲。

「攝善」就是修種種的善業，凡是菩薩對於惱害眾生的事情固然不去做，凡是有利於一切眾生的事情他都要去做。觀世音菩薩是修成功了，他「有求必應」，眾生凡是有求於他的，都答應了，滿足眾生的要求，對於眾生種種的幫助，讓眾生得到好處，這就是攝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眾善奉行都要去做，叫攝善。

「利樂」，凡是眾生所需要的安樂，眾生得的利益，錢財還是事小，菩薩利樂眾生最重要的，是幫助眾生覺悟，用佛法開導眾生，讓他們明瞭怎麼樣脫離生死苦海，

讓他們得到真正的安樂，這是真正的大利益，所得的樂也是真樂。雖然給他一些錢財，生活所需也得到滿足、得到快樂了，那個樂不是真樂，前面研究人生當前之所受就知道，那種喜、那種樂都是一轉眼之間就變化不存在了，所以那是假的。這裏菩薩給人家的樂是真樂、利樂。這三者就是精進。

精進功德是「增善」，增加的是一些善業。再來就是「不退」，愈是精進愈是不退，將來自己受菩薩戒，就知道愈做愈感覺到往前進步，不肯往後退，中間如果懈怠的話，那就不得了。大家在學校上學，過去在中學也好、現在在大學也好，無論那一門課，開始的時候興趣都很濃厚的，上到中間興趣就減低，就逐漸退了，心裏學習的高原現象出現了，在沒到高原之前，一直直線式地往上攀，攀到高原，停止不想進步了。高原的現象一出現的時候，就不太想聽了，開始的時候，第一次不去聽課覺得還是很勉強，不大好意思，下了決心不去了，不去之後第二次就很自然了，真的不去了。第二次不去，第三次再要去那就是勉強了，再恢復就是非常勉強了，那就退轉了，有經驗的人就了解這個。行菩薩道精進，就不能夠有一步懈怠，一步

懈怠下來，往後就是一直往下懈怠下去，退了。那要怎麼呢？那就是要一步不肯放鬆，在學校裏面無論那一門功課，一遇到高原出現，就是欣厭的現象出現了，心裏就厭倦了。欣厭現象一出現，愈是提醒自己不能懈怠，那就是勉強自己，每一堂課都不能缺課，這一段時期過去了，那又是另一個境界了。菩薩道精進就是這樣，他隨時要提醒自己，一直往前進，絕不肯自己懈怠一步。這樣做的話，一個是「增善」，一個是「不退」，這是功德。

他有障礙，要「去障」，障是「懈怠」，我們一般人做任何事情，都有懈怠的時候，就是自己看一本書，看到中間也有懈怠的時候，都有這個現象。所以了解這種狀況，我們遇到這種情況就要提醒自己，不可以懈怠，修道更是要這樣，只有精進。在精進這一方面，它就能夠對治懈怠這個障礙。

第五度「禪定」。禪是印度文的名字，單獨講禪，翻譯得比較完全來講是「禪那」，有時候讀禪納；有時候讀禪挪，尾音比較輕一點。禪納就是音很重，前後重音、輕音沒有分得清楚，叫作禪納。輕重要是分清楚，前面重音，後面輕音，自然



就讀做禪挪。單講選重音就是禪，再加上中國的一個字定，「禪定」是這麼來的。所謂禪定是梵文與中國文，兩個字合起來講的。禪這個字就是功德下面的「靜慮」，翻成這個意思就是靜慮，也就是定功。禪定有三項，一個是「世間」禪、一個是「出世」間禪、再就是「上上」禪。

所謂「世間」禪，欲界沒有什麼禪定工夫的，欲界天的眾生主要是做了十善業，十善業在壽命終了的時候，就能夠生到欲界天。要生到色界天，那就要靠禪定工夫。在印度那個時候很多外道，學的禪定工夫很好，按照禪定工夫深淺的程度，四禪天有十八層天，按照他的程度有十八種層次，禪定工夫修成功，壽命終了，就生到那個禪天。還有無色界天，無色界有四空天，四空天就學四空定，四空定修成功了，壽命終了就生到四空天去。無論是四禪、四空定都是世間禪，世間禪出不了世間，就是出不了三界。

要出三界、要了脫六道輪迴生死，必得要修「出世」間禪，出世間禪，現在我們中國從達摩祖師西來之後，傳的是祖師禪。除了祖師禪以外，還有如來禪，凡是

懂得教理的，從教理上明瞭這個理，把這個教理明瞭透徹了，知道人人都有真如本性，這就等於祖師禪的禪宗「明心見性」是一樣的，禪宗明心見性之後還是要修，不修就不能成功的。所以如來禪就是研究教理的，無論那一宗，教理研究明白了還是用正工夫，這些工夫都是要學定功的，出世間都要學這個禪定。出世間禪開始修的時候，也跟世間禪一樣的，從四禪定來開始學，幾乎完全一樣。出世間禪既是在跟世間禪定完全一樣，世間禪在修的時候也是打坐，出世間禪也是在打坐，那有什麼不同呢？不同就是這樣的，必得要徹底，徹底的在那裏呢？先講世間禪定，世間禪定也不容易，否則他不能夠生到四禪天、四空天去。生到四禪天、四空天，他在修禪定的時候，也要把欲界天的種種欲望都要離開，不能夠貪戀那些欲望。我們人世間的欲望太多了，這個欲界天的欲望比較單純一點，三種大欲，前面講過的，修禪定的話也要離開。不能離開那三種大欲，禪定修不好，這是世間禪，由此可以了解世間禪也不是那麼容易的。那麼出世間禪怎麼樣呢？將來研究教理、中國的經書，或者研讀中國的詩，一個字你也不能放過去，一個字有一個字的作用，而且每個字裏面含的意思非常多。佛經的文字更是這樣，所以佛經的一個字叫做含多義，一個

字含很多的意義在當中，每個字每個字不同的。就拿這個世間禪、出世間禪來講，世間禪它要離開欲望，離開欲望是不錯，出世間也要離開欲望，但是它有不同方向，他不但要離開欲望，而且重要的要斷，斷欲界的這些煩惱。所以辨別不同的就是說，一個是離字，一個是斷字。離開欲界這個欲，欲就是種種煩惱，離開欲界的煩惱，世間禪定離欲界煩惱，煩惱好像沒有了，清清淨淨的在那裏，多麼好。不懂佛理的，以為這就是涅槃，好多修世間禪修成功了，他把它當做究竟涅槃，那就是外道。懂得這個道理，所謂離開的話，只是不起現行而已，種子沒有斷。那麼出世間禪呢？他要斷種子，不單是離開、不起現行，而且種種欲望煩惱的種子全部把它斷乾淨了，這才是出世間禪。

出世間禪工夫有淺有深，一般菩薩修出世間禪，小乘羅漢他也修出世間禪，尤其是小乘那些羅漢，他一定要坐在那裏。菩薩開始學當然也是那樣，修到工夫深了，他不一定就是在家裏打坐，只是打坐那就是禪了嗎？不是那麼回事情，大菩薩到禪定工夫好了，不是在打坐的話，他在那裏也有他的禪定。到了成佛了，作什麼呢？

就無時不在禪定之中。大菩薩雖然放開了打坐的那種禪定現象，他跟你說話也好，在什麼時候說法也好，都在定中，除了這以外，他有的時候還可以出定。證了佛果是沒有一個時間不在定中，這是佛的禪定，叫「上上禪定」。

我們要學出世間禪定，學好就能夠成功了，就是上上禪定。這個出世間禪定在這裏講，是普通的禪定，禪定是個原則，禪宗的祖師禪，參禪固然是禪定，其他各宗沒有不要禪定的。天台宗講止觀，那個也是禪定，三論宗依照三論的法來修也是禪定，華嚴宗根據緣起法門來修也是禪定，唯識宗把這個教理明瞭之後，他修唯識觀也是禪定，密宗持咒也是禪定，我們一句阿彌陀佛提起來，就是修禪定。所以各宗修禪定的方法不一樣，總歸來一個名稱都叫做禪定。

它的功德，一個是「靜慮」，一個是「見性」。禪那翻成中國字就是靜慮，靜就是定的意思，慮是一種思慮，用思想、考慮來研究，這叫做慮。靜是定工夫，慮是智慧的慧。我們藉用別的宗來講，天台宗講止觀，靜就是止，慮就是觀。慮就是觀照，用智慧來觀照叫慮。靜就是安安靜靜地把一切放下，一切煩惱都能靜下來，定

在那裏，止住了。再拿中國文化，曾子作的〈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那個止就是定功，後來講那個程序「定、靜、安、慮、得」，它也是講慮，定、靜、安、慮、得，儒家學道修禪定的工夫，就是講靜慮的。所以把佛法跟中國文化處處比對比對，儒家五經裏面，每一部經都有佛法在裏面。這是靜慮，靜是體，慮是用。

再一個功德就是「見性」，靜慮用得好就證道，見到自己的本性。所謂見有兩層意思，對於一個道理了解了，接受了這個學理了，叫見了。比如說見解如何、看法如何，那就是對於這一個理、一個事情，明瞭了叫見。見的話，對於事情不必用眼睛看，明瞭這個理。再一個見是什麼呢？就是真正證道了，就是親身接觸到了、體驗到了。比喻親眼看見了，親眼看見與接觸到那個道理，「親見」與「看法」的那個見，兩個的意思不一樣的。這個見性指的那個證到本性了，親自見到了本性，禪定工夫有這樣的功德。

障呢是「去障」，去了散亂。我們所以不能入定，做任何事情不能成功，就因為心裏就散亂，散亂就是精神不能集中。各位在學校裏研究學問學習的時候，無論自己看、或者在教室裏聽老師講，精神一不集中，聽也聽不進去，自己看也看不明白，就打瞌睡，那就是什麼都不了解，那就是散亂的關係招來的。禪定工夫去的障，就是不會散亂，精神抖擻，集中精神，這才能夠有了定功。定功一出現了，什麼功德都會出現了。所以我們一般世間人也知道，遇到什麼麻煩問題來的時候，他要靜一靜，靜下來，讓他心裏那個散亂心不要再繼續了，保持自己單純，單純地在那裏靜一下，讓他本有的智慧出現，也是同樣的道理。

最後是「般若」，般若也是梵文，這個般若也是含多義。因為它用一個意思翻譯是不完全的，乾脆直接地翻譯，把它的音翻譯過來，不要意譯，音譯就是般若。勉強把它中國的意思意譯的話，又分成三方面來講，主要的是智慧。那為什麼不直接把般若翻成智慧呢？只有智慧這個意思不夠，掛一漏萬。就把智慧再分開來講，有這三方面，一個是「實相」、一個是「觀照」、一個是「方便」。實相般若、觀照

般若、方便般若。「實相」般若就是天台宗講的實相，實相指的就是真如本性。「觀照」般若跟實相般若不同的，實相般若是本體，是心本體，是真理的本體。觀照般若若是從體起來的觀照作用。觀照的作用又分兩種，這個作用是實質上的，是本有、本來的，本來這個觀照般若，我們講的智慧有實智、有權智。真實的智慧叫實智，觀照的般若就是實智。「方便」般若，它也是觀照的作用，可是它是權智。菩薩實智是自己在受用的，他必須證到了實相般若，就是見到自己本性了，實相般若出現了，然後他才有觀照般若，他才發現實智。實智是自己的一種功能，如果要度化眾生，它叫方便般若，那叫權智。就拿一個鏡子來講，菩薩就是一個鏡子，他自己有了實智，這個鏡子開發出來它有照明的這種功能。菩薩坐在那裏不動，他固然能夠照，世界的眾生，這個也是眾生，那個也是眾生，眾生多得很，如果有個眾生正好到你前面來，他得到你的照顧，那沒有到你面前來的那些眾生，你怎麼照他？照顧不了，做菩薩的這個智，必得到處感應，那裏的眾生有求必應。眾生的心理不一樣，能夠適合眾生的根機，千處祈求千處應，那裏眾生來求的話，菩薩都要感應、答應他，就必得要權智了。權智完全是來照應眾生的，能夠符合度化眾生所需要的智慧，

這叫權智。在今日之下，菩薩的權智，他不但是懂得三藏十二部的教理，除了這個以外，世界上那些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社會這些學術他統統都明瞭，這叫作權智，這叫方便。有了這個方便，才能夠普度眾生；沒有這些方便的話，度眾生就不能夠普度，只能度某一類的眾生。

「功德」是「大覺」、「度他」，菩薩道行到前面的五度，最後是開發智慧，由禪定來開發智慧、開發般若，般若開發到最究竟是到大覺了，就是佛的圓滿。第一表「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也就是「自度度他」兩者都圓滿了，覺行圓滿。一個是度他，一個是自己能夠證到佛果，是大覺。去「愚癡」障，凡夫無一不是愚癡，就是證到羅漢果，羅漢果在佛還稱呼他是愚人，還是智慧不夠，所以說是菩薩有了般若，把這些愚癡都能夠去得乾乾淨淨的，這是去障。

乙「萬行」，萬是表示無窮無盡地，拿一個萬字來作代表。中國字有些是指確確實實的數目，有的就用那個數目代表一個意義。比如說《華嚴經》裏邊，每講任



何一個法，不講則已，一講就是十個，十是圓滿，表示最圓滿、最周全的意思。萬字也是這樣，萬行就是一切菩薩行的菩薩道，萬是代表一切的。

一切菩薩度眾生的那種行，有四句話「度無邊眾生，斷無盡煩惱，學無量法門，成無上佛道。」普通一般做功課的人所念的四句偈，本來是七個字，這裏簡化為五個字。七個字就是「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誓就是發誓，願就是發願，誓願，「法門無量誓願學」，最後「佛道無上誓願成」，這叫作「四弘誓願」。這下面注解就講了，這個名字叫作四弘誓願，弘是弘大的，四大誓願。能夠照著這四弘誓願來實行的話，萬行就完全盡包在其中了。要是一條一條地舉出來，就是枚舉，枚舉就是一條一條地列舉出來，就不勝其煩。這就是概舉的意思，是用四弘誓願的四句話來概括起來，四弘誓願就了不得，這每一句，推敲一下，自己分析分析看看。

第一句「眾生無邊誓願度」，眾生是無邊的，絕對不是說，只有我們在台灣所見的這些人，普通說我們台灣是兩千三百多萬，在全球占有多少比例？三千大千世界磨成微塵，一粒微塵又代表一個三千大千世界，那些代表微塵的大千世界又把它

化成微塵，每一微塵又變成無數的大千世界，那個大千世界數都數不了。每一個大千世界裏有多少眾生？眾生也不完全指的人道眾生，人道眾生以外還有畜生道等等，六道都叫作眾生，菩薩豈只度人道眾生，其他畜生道，狗不去度牠嗎？地下螞蟻不去度牠嗎？鬼道那些貧困的鬼、無財鬼、多財鬼像城隍爺，菩薩不去度他們嗎？地獄道，地藏菩薩他發的願就更了不得了，地獄、餓鬼、畜生這三惡道是他度化眾生的重點，他偏偏找出最難度的眾生、最苦的眾生來度化他。有六道眾生，世界又無邊的，眾生又無邊的，菩薩要誓願度，願力有這麼大。

「煩惱無盡誓願斷」，普通人不學佛，自己有多少煩惱真是不知道，學了之後，我們不要以為現在懂得自己有多少煩惱，可說現在還不知道呢。我們都不知道，那些菩薩還要時時刻刻用功在研究，他才弄得清楚。普通講頭髮三千煩惱絲，三千煩惱你怎麼算？你覺悟了之後，一念之中就有三千，起了一個念頭就有三千，你不覺悟，一念之中就有三千煩惱，那你知道嗎？煩惱有多少？這還是簡單講的，真正講煩惱是無窮無盡的。因為煩惱無盡，佛法才是無邊。無邊的佛法為的就是對治眾生

無窮無盡的煩惱，眾生有無盡的煩惱，佛才有無邊的佛法來對治，所以我們眾生個人自己的煩惱，實在是無盡的，多得很。見思惑要相信、研究已經是很困難、很麻煩了，要把每一個見惑、思惑再詳細分析研究，那就是無窮無盡地。要了生死、要成佛，都要把它斷乾淨了。

「法門」，就是對治每一個眾生的那些無盡煩惱的，當然就要有無盡無量的法門，「無量」法門那麼多，「誓願學」，一定要立下個誓願，一定要學，不學，菩薩道沒辦法去實行。

再說難的是成「佛道」，佛道才難成，成任何一尊佛，都是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來修行才能夠有成就。一大阿僧祇劫數都數不清的，連那個劫都數不清楚，何況那個時間更是數不清楚。難的是「無上」的佛道，無上就是最究竟，也要發「誓願」，一定要完「成」。我們學佛如果不發這個誓願，佛道那麼遙遠、那麼難，就想我還是不發這個願，我只學學把我們人生，這個痛苦減少一點就好了，這個願是太小了，不管用。學佛就是要成佛，成就無上的佛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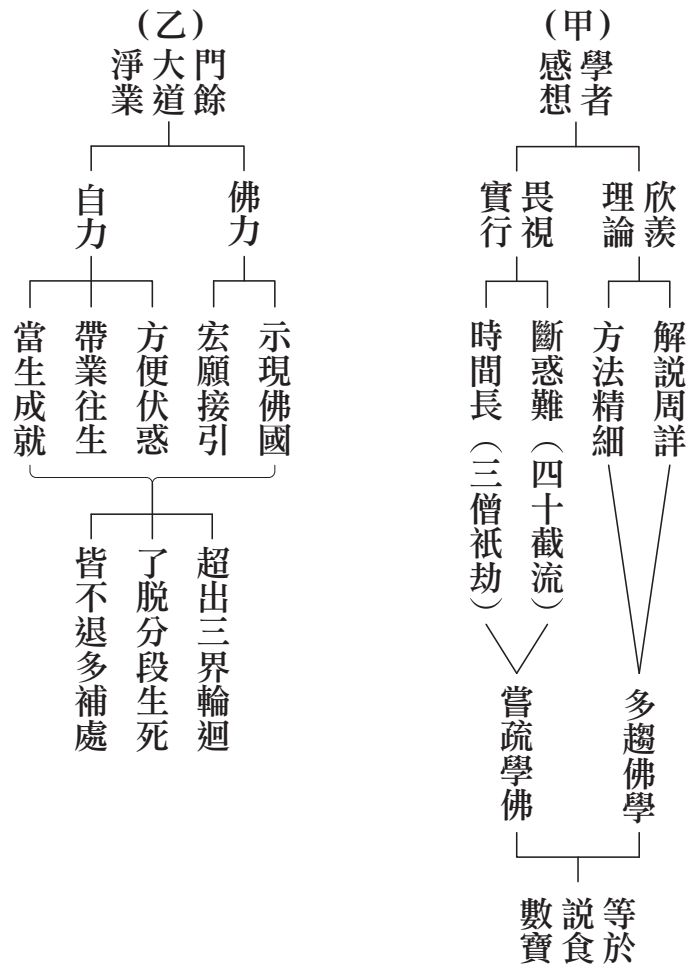
這四種包含一切了，行菩薩道不論是那一宗的菩薩道，都是要這樣學的，各宗修的法不一樣，正工夫不一樣，但是六度萬行都是這麼做的，修普通法門，華嚴宗、禪宗、密宗、唯識宗、天台宗都是這樣，淨土宗也是這樣。淨土宗是大乘佛法也行菩薩道，沒有例外的，下一表就要講到了。不過它有例外，佛道這麼難成，是在我們娑婆世界這麼難，換一個環境就不難了，換環境到極樂世界行六度，所謂布施，是在我們這個世間才要布施，我們的世間眾生缺乏這個、缺乏那個，所以行菩薩道要布施。但是到極樂世界，一切都不缺乏的，作菩薩布施給誰？一切都不需要，用不著布施。持戒，在我們世間有持戒，我們的世間是五欲六塵不好，有了五欲六塵你不能學道。到了極樂世界那個方法特別了，眼所看、耳所聽的那些五塵，別說我們人間沒有，天上的拿到極樂世界也比不上。在我們這個世間的五欲六塵不能要，極樂世界專門給你，你不要還不行的，你必須要。你要什麼呢？它那些就是佛法。聽見眾鳥在唱歌，那個歌裏面就是佛法。七寶池流的水往上噴，在我們台灣很多花園裏邊也有，看一個小時就耽誤你研究的時間，浪費時間，這還不算，你還要拿錢買門票。到極樂世界七寶蓮池，成天地就在那裏，水噴出來，水裏面有光，光裏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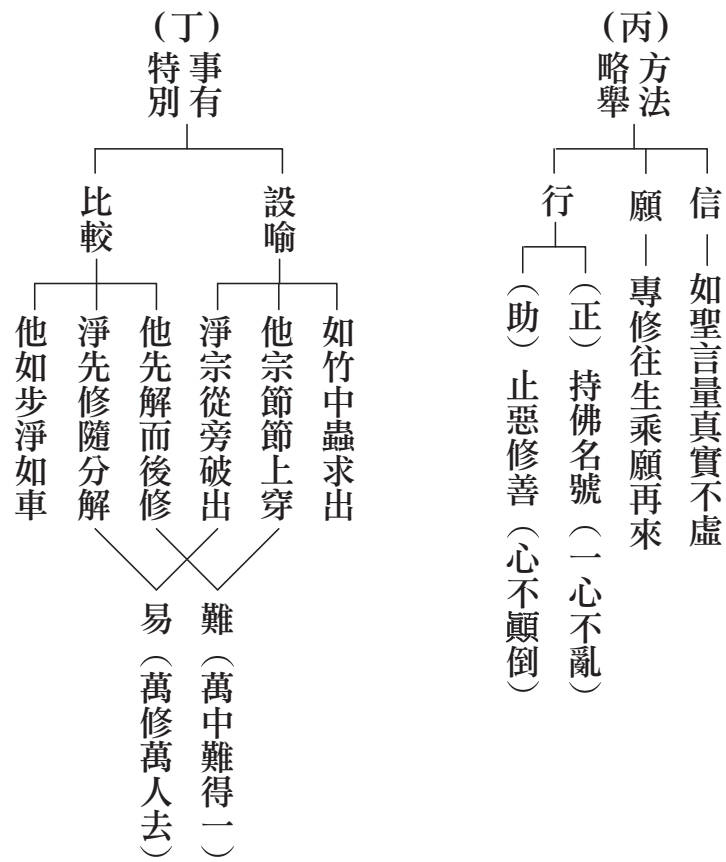
有聲音，那個聲音裏面就有佛法，聽的那個聲音既是音樂、又是佛法，看見那個五光十色的既是色塵，又是佛法，用不著持戒就自然可得。忍辱，在我們世間才有這個忍辱，到那個世界都是諸上善人，大家都是修養的，誰來冒犯你呀？不需要忍辱。所以這個六度到極樂世界的話，自自然然的那個環境，你一定是能夠成就的，不要吃那些辛苦。所以我們要修這個特別法，一定要換環境。

菩薩是自度度他，在我們這個世間修普通法門，自度也困難，度他更困難，到極樂世界就容易了。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 第十三講表 行門中一特別捷徑







### 第十三講表 行門中一特別捷徑

「行門中一特別捷徑」，行是實行，針對解門講的，學佛的整個過程：信、解、行、證，中間的一個解、一個行是非常重要的。解是研究教理；行就是實行，有禪、律、密、淨四大宗，偏重在實行這方面。四大宗之中，現在專門介紹一個特別的捷徑，特別是跟普通的不一樣。捷徑，徑是一個路，這個路跟普通路不一樣。比如說在大圓環這個路，開車子要繞一個大圈子才能到達那邊，捷徑就不要繞大圓環，直的過去，也許車子還沒到，人走就走到了，多麼快，這就是捷徑，這個路最直的，不要迂迴。這張表就講這個道理，分成四個段落來講。

甲這一段，首先講一般的學者，就是對於學佛的人來講，一般「學者感想」，他對學佛有種感想。什麼感想呢？「欣羨理論」，欣是發歡喜心，羨是羨慕，發了歡喜也很羨慕。羨慕佛家理論「解說」得非常「周詳」，佛家講法門的「方法」非常「精細」。這是佛學，所以一般的學者，大多數趨向於研究佛學——「多趨佛學」。研究佛學，如中國六朝那個時代，那些文人也談佛法，寫文章寫詩也有禪的味道在

當中。但是他實行嗎？他沒有，六朝那些文人的清談，讀文學史就知道，那些文人很多都是這一類的，他研究佛學，佛學也懂了不少。在現代寫文章也有人從佛經裏面找了些故事，佛經裏面材料非常豐富，他寫的散文、小說：：很多很多，那些文章用白話很淺的文字寫出來，一般人看了，非常歡喜。這個我們也不能完全否定，對於接引一般人，把他引導起來讓他認識佛法也好；但是就他本人來講沒有什麼意義，本人只是寫寫文章、研究研究、看看佛學而已，自己不用工夫去實行的話，不能了生死。

再講「畏視實行」，一般學者為什麼害怕真正去實行？把實行視為畏途，看做是個很可怕的事情。想想看，「斷惑」是好不容易，非常難，在佛經裏邊有一個比喻，四十里那麼長的流水，從高處往下流，要從中間把流水截斷，讓它不要流，太難了。現在用科學辦法也難，不容易的，斷惑就是這麼難。就講見惑，第一個叫身見，那一個眾生不把我本身——包括自己的生命身體，對於這個身體珍貴得不得了，時時刻刻深怕受了損害。珍重自己、保護自己比什麼都要周到，人家隨便說他

一句話，自己認為不對了，就覺得是受不了，這就是身見。身體某部分有了病，有人告訴他：你病得不輕，可能是得了癌症。一聽說得了癌症不得了，心理就受到恐慌了，本來不是那個病，一個人告訴他是那個，兩個人告訴他是那個，有三個人告訴他，再加上一個醫生告訴他，那就真以為是有這個病了。這是什麼呢？就是身見在那裏，所以我們一個人有身見，就帶來無窮無盡的煩惱，要把這個身見斷除，那好不容易。

表面上，人家說某某人修行得很好，他自己也覺得很好，有身見、有執著在那裏的話，用一個方法，一下就把他引出來了。不相信你試試看，用一句話就可把他激動起來，他馬上就不是那麼回事情了。但是你可不要真正地去試驗，這個不得了，罪過的。過去人家講「寧動千江水」，寧可把千江水擾動起來，「不動道人心」，道人他修道的心，好不容易能夠定得下來，我們修道人自己知道自己，也知道別人。知道自己好不容易能夠把心定得下來，不會發脾氣，長期不會發脾氣，工夫就一天一天進步。我們無緣無故地把人家激動，讓他脾氣發作一下，他工夫倒退了，這個

罪過是不得了的，不要隨便試驗。了解是我們自己知道，斷惑就是這麼難，既是這麼難，所以一般人怕實行。

再者「時間」，就算不怕難，我們去修行，要花好長時間，修羅漢小乘只能夠出六道輪迴而已，還不能成佛。就算他出六道輪迴了，那時間多長呢？要先把見惑斷得乾淨，見惑第一個就是身見，要斷見惑要多生多劫修，修到成熟了，這一生到人間來，到人間來就一次斷，見惑八十八使。思惑貪瞋癡慢，分成欲界貪瞋癡慢、色界貪癡慢、無色界貪癡慢，分成三界九地，斷盡思惑要多久呢？人間修壽命完了到天上去，天上修壽命完了又到人間來修，修滿又到天上，來來回回有七番生死。普通人斷了見惑，證了初果以後，還要天上人間七番生死斷盡思惑，才能證到羅漢果。這個時間多麼長，成佛修大乘菩薩法的，要「三僧祇劫」，是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是印度文的名字，翻成中國的意思是「無數的長時」，阿僧祇就是無央數，就是無止境的數目字。劫就是年月日時一個段落一個段落的時間計算單位，阿僧祇劫就是無央數、是計算不清楚的那個時候。阿僧祇劫計算的方式有很多。所謂磐石

劫，一個大磐石，也許比地球還大，有一個仙人，一百年來一次，來磐石上坐在這裏，仙人輕飄飄的衣服在磐石上掃一下子，一百年來一次，要把一座大的磐石掃得沒有了，這個要多麼長的時間？這叫磐石劫。若一定要計算數字，那一萬萬為一個億，一萬個億為兆，一阿僧祇劫就是一千個萬萬萬萬萬萬萬兆。三大阿僧祇劫有這麼長，所以畏視實行。

所以「嘗疏學佛」，一個是佛學，一個是學佛，佛學只研究佛家的學問、理論；學佛當然對佛家理論要學，佛理佛法都要學，學了之後還要照這個佛法去實行，這才是學佛。一般學者就怕那樣實行的難，所以「多趨佛學」，而「嘗疏學佛」。這樣嘗疏學佛「等於說食數寶」，我們人飢餓，跑到大飯店裏面，這個菜、那個菜數了半天，你沒有帶錢，人家不讓你吃，不能夠充飢的。數寶，跑到珠寶店數，數了半天，你沒有帶錢的話，一樣寶你也得不了，沒用處。佛法說「禪悅為食」，不僅參禪叫禪悅，佛法三藏十二部佛理研究，裏面滋味都是禪悅，照這樣實行，到一定的工夫，就得到禪悅了，禪悅為食，比普通飲食更好。寶，佛法僧就是三寶，要真正得

到這個寶，就不是數寶了，自己實行，寶就是屬於自己了。這個還是方便講，寶是外來的，像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釋迦牟尼佛，極樂世界的教主是阿彌陀佛，那就是外來的。其實我們自己有佛寶，自性的真如本性、實相般若這就是我們本有的佛寶。法寶，三藏十二部是釋迦牟尼佛說的法，文字記載下來的，我們自性中就含有那些道理，真正明瞭通了，像六祖慧能大師，他一個字都不認識，他到黃梅跟五祖學，五祖用方法教他，六祖成天到廚房裏邊做舂米這些工作，結果是大徹大悟了。大徹大悟之後，五祖半夜跟他講《金剛經》，五祖口裏講，他用耳朵聽，也不是把經本攤開，讓他自己看，他不識字怎麼看？最後把衣鉢傳給他。傳給他以後，後來人家拿《金剛經》、任何一部經來問他，他不用看，有問題的話，人家把文字一念出來，他馬上就跟你解釋，解釋得非常透徹。這就是他自己心性開發出來了，那裏面道理都是從他心性出來，而且是般若智慧，觀照般若、方便般若他都有了。這就是佛寶、法寶、僧寶都在自性中。我們開始學的時候要恭敬三寶，見到僧寶我們要禮拜，這是必須的。講到最究竟就是自性三寶，自性之中就有三寶，只要不說食數寶，實行

之後，自性之中就有三寶。當然開發自性三寶難，普通法門當然是難，四十里截流、三大阿僧祇劫，當然難。

第二個項目「門餘大道」，門餘，是八萬四千法門之餘的，普通佛法八萬四千法門，比如說六度，學那一度、那一法，凡是菩薩道都要學，都要照那樣做。另外那一宗都有它的正工夫，用法門修止觀、修參禪，那個都是各有各的法，都難。門餘之外，在那個以外的大道，大道就是「淨業」，就是淨土宗，修淨業就是門餘大道。雖然前面講那麼難，時間要那麼長，這個大道一明瞭，肯這樣修，這一生就能夠了分段生死、出六道，到極樂世界，六道自然就出去了。到了極樂世界，成佛不要三大阿僧祇劫，一生就成佛，所以這叫做捷徑。這個門餘大道就是淨土宗的法門，就是淨業，淨土法門所修的就是淨業，淨業成就了，就能夠往生到極樂世界去。

修淨業要知道的就非常多，這裏有兩個要點。第一修淨業需要依靠佛的力量——「佛力」，這和一般的佛法不相同的。一般的佛法就叫普通法門，除了淨土宗以外，其他的各宗都是普通法門。普通法門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來修持，然後成就，那個時

間非常慢的。門餘大道就是特別法門，佛的力量是指阿彌陀佛。阿彌陀在過去沒有成佛的時候，發心修菩薩道，他遇到一尊佛，叫作世自在王佛，在那尊佛前面發了四十八願，他要造成一個非常理想、最完美的國土。他又發一個大願，凡是十方世界的眾生，念他的名字、發願，壽命終了的時候，阿彌陀佛願意來接引到他的國土裏面去。因此我們知道，《阿彌陀經》裏面講「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就是從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往西邊來看，這個中間要經過十萬億個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土，然後就到達極樂世界。看起來好像這麼遙遠，我怎麼去？這個不要擔心，我們修得好，到時候阿彌陀佛就親自來接了，他一來接的話，再遠也一下子就到了。就等於我們現在世界上，飛機還沒有發明出來的時候，想要從中國到美國去，或是到歐洲任何一個國家去，那個多困難，說有人到那邊去過了，有的人真是不相信，那裏有這回事情？那裏還有什麼國家？中國就是一統天下，中國以外那還有什麼？講起來人家不相信。可是現在大家都知道，從我們這裏，或者是從中國大陸到美洲、到歐洲、到那一個地區去，很快就到了。快到什麼程度？就好像從我們這個村莊這一邊到那邊一樣，所以現在有人說是地球村，地球是縮小到一個村莊



一樣，現在大家都相信，在這個之前都不相信。西洋有邏輯，佛學有因明，以這個因明學三支，以我們世間的事情來比量的話，再擴大以娑婆世界比西方極樂世界，也是一樣，同一個道理。那就是說阿彌陀佛來接我們，就如同我們坐上飛機，自己不費吹灰之力，很快就到了，不是會太遙遠，這是他的「宏願接引」。

另外講「示現佛國」，就是當初阿彌陀佛在沒有成佛之前，他那時候已經出家，發菩提心，在世自在王佛面前發願，他的名字叫法藏比丘，就要求世自在王佛提供他最理想國土的一個藍本。要求之後，世自在王佛就用佛眼來找，找到之後，就給法藏比丘說了二百一十億的諸佛國土，就是從無窮無盡的那些佛土當中挑選出來，都是最好的佛土，然後說給法藏比丘做參考。法藏比丘一聽了之後，就把那些佛土所有的好處、優點都採取過來，就按照理想他自己修，首先要自己修成功，正報修成佛，依報國土也修成功了，這叫「示現佛國」。各位不要認為示現這個可靠嗎？這是真實的世界嗎？一般世間的建築都是憑著建築師設計出來的，然後有種種的材料、人工，然後把它建築完成的，這不也是示現的嗎？各種建築物是如此。建築物

除了房屋的建築以外，外國有個金字塔，中國的是萬里長城，還有各種的橋樑，都是運用建築的力學、美學種種的學術建成功的，那些力學、美學、工程的學理，從什麼地方出來的？是設計的人心裏出來的。沒有那個心思，怎麼能夠設計得出來呢？那不是心裏設計的嗎？講到整個地球器世間，唯識講的五法三自性，心所四分，四分講的相分，地球就是相分，整個一個大地球就是我們眾生的相分。這個相分從那裏來的？眾生相分就從我們眾生的第八識和合共同造成的，共同的業力造成大家的第八識，構成大的地球。業力造成，真正是不可靠的，它隨時在變動，任何一個因素一變動的話，它這個世界有成住壞空的變化，確實是假的。反過來講，地藏比丘發的願，是願力造成的，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在因地發願，後來大願完成了，這是願力造成的。諸位想一想看，究竟是願力可靠，還是業力可靠？大家看山永久是山，其實山隨時在變動的，人道眾生死了，他個別的山就帶走了。隨時有死，隨時有生，死了這一個人道眾生，又有一個人道眾生又來了，所以在我們一般看起來的話，這個山好像是不增不減的，其實隨時在增減，大家生死凡夫肉眼看不出來，

等到開了天眼通，就看得出來，沒有一時一刻不在變化。反過來講，在極樂世界沒有這些變化，這一層各位要特別注意的。這是示現佛國，宏願接引。

再講「自力」，我們也不是說學了淨土宗，完全靠阿彌陀佛的力量，我們自己不用力，這也不行。完全靠佛力，自己不用功的話，就變成外道了。必得要自己的力量，自力加佛力這是二力法門，這個特別法門是二力法門，它才管用。普通佛法完全講自力，自力不是不能成功，是時間太慢了，用功也用得非常辛苦。能夠自力方面加上阿彌陀佛的佛力方面，這個二力，那就非常輕鬆，成就非常快。

現在介紹自力法門，念佛有很多種，大致講有四種的念佛方法。在台中道場雪公老師，傳授的就是持名念佛，而且持名念佛是從明朝蕩益祖師他老人家開始，就專門教我們修持名念佛，因為這個是在末法時代最契理契機，可以真正是三根普被的。其他觀想念佛、觀相念佛、還有實相念佛，那個都不是普通根器的人能夠辦得到的。再講到持名念佛，在上上根持名念佛成就得非常快，中等根器的話，持名念

佛也是非常快，下等根器就是一個字不認識的人，只要肯跟著一個善知識來學，照樣也很快就成就，這叫三根都能夠普度，所以持名念佛是有這個好處。

持名念佛好處在那裏呢？比如說上等根器的人，持名沒有好久的話，就能夠斷惑，《阿彌陀經》講：若一日、若二日，一直到若七日，念佛念到一念的時候，最快一天他就能夠得一心不亂，或者是到七天之後得一心不亂，從一天到七天他能夠真正得一心不亂的話，就是斷惑了，見思惑就斷了。就是不斷的話，見思惑也是能夠伏得住，伏得住是不會起現行了，那就跟斷是差不多的，有那個工夫，就可以斷惑了。學習能力比較差一點、根器差一點，包括我們中等根器，以至下等根器，沒辦法很快就斷惑，但是「伏惑」，伏惑就是把見惑、思惑都能伏得住，不讓它起現行。所謂不讓它起現行，就是外界色聲香味觸這些個五塵怎麼樣來引誘，我們的心也引誘不起來，我們不受誘惑，這就是伏得住了。能夠伏得住就很了不起了，在我們沒有往生之前，在有生之年我們一切平安。只要不起惑，伏得住，我們所到之處，無論生活、工作，一切天災人禍於我們沒有分的。為什麼沒有分呢？有因沒有

緣不會結果的。什麼是緣呢？就是說我們受不住外邊的，色聲香味觸五塵引誘的話，我們往上面攀緣，外面火災，或種種災難——天災人禍，就把我們過去的因，由這個緣，我也參加一分，就結了果，災難就來了。能絕了那個緣，過去生死罪業造的因始終伏在那裏，不會起現行，不會結果的，在我們這一輩子有生之年，一切平安自在，心裏也平安、身體一切都平安，這多好。

當壽命終了的時候，雖然沒有斷種子，惑沒有真的斷，「帶業往生」，為什麼帶業呢？業是業種子，種子沒有斷，如果不離開這個娑婆世界，這個業種子在，生死沒有了，他還要轉，轉到那一道自己不知道。我們發願往生極樂世界，到那個時候阿彌陀佛來接引，儘管我們有很多過去的多少業種子在，佛一來接的時候，再多的業，只要我們不起現行，臨終不起顛倒的話，就把它一切帶去了，往生到極樂世界了。一到極樂世界，再多的業種子，到那個環境很快就斷了，自自然然地就斷了。就等於在學校裏面上課，那些師資、研究設備這樣完美，各人家裏面再好也沒有學校這樣完備，在學校學習的效果，當然比自己在家裏自修更好。在家裏自力自修，

到學校裏邊學是二力，一方面是自己用功，一方面學校裏的設備或老師幫助你，這就是二力。帶業往生的二力就是這樣，所以一到極樂世界，當生成就。

「當生成就」，有兩方面的意思。一個我們離開這個娑婆世界，這一生就了了分段生死。所謂分段生死就是專門指脫離六道，若沒有離開六道，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每一生的生命有一定，各人的生命不同，誰能活到幾十年，誰能活到一百年，誰很早就死了，這不一定的，各有各的壽命長短不同。再說身體，人有人的身體，畜生有畜生的身體，一般人講放下身段，人有人的身段，這叫分段生死。一期的生命就是一個分段，了分段生死，離開娑婆世界，就了「分段生死」。但了分段生死還沒有成佛，到極樂世界還有生死，那叫「變易生死」，變就是變化，易是轉變的意思。變易生死就是一個境界、又一個境界轉變，它不是分段生死，是境界上的轉變。如果在娑婆世界要了變易生死也非常難，要是不難的話為什麼要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呢？所以很難。但是到極樂世界也是當生，一生就能成就。所以當生成就是

兩個意思，一個是了分段生死，一個是了變易生死。了分段生死也是當生就了，到極樂世界了變易生死，也是當生就成就了。

所以講「超出三界輪迴，了脫分段生死」，後面說到極樂世界之後，「皆不退多補處」，不退是不退轉了。不退轉在我們這個世間來講，所謂不退有三層境界，第一層就是「位不退」，比如說，修小乘的斷了見惑，證了初果，證到初果就不會再退轉，就一步一步地往上證。初果證了以後，按照這個修的話，證二果、三果，一直證到四果，這個位子他不會退了。第二是講「行不退」，行是修行，指的是什麼行呢？菩薩道。行菩薩道，就是六度萬行，菩薩的行為一方面自度，一方面度化眾生，這種行為不會再退轉了，這是大乘的佛法，他不會退為小乘。因為在我們這個世界學大乘法不容易，往往遭遇到種種困難，自己一灰心，這個大乘法就不修了，還是修小乘，關起門來在家裏自己自了好了，菩薩道就退了。在這個娑婆世界眾生不好度，修的法也不那麼容易，退的很多，到極樂世界這個大乘菩薩行為不會退的。再說「念不退」，天台宗講藏、通、別、圓四教，就拿別教來講，別教是純粹講大

乘佛法，別教菩薩要到登初地的時候，才是念不退。初地沒有登上，前面十住、十行、十回向叫三賢位，三十個賢人位要修一大阿僧祇劫，才能夠修滿三十個賢人位。修滿了以後，再修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從初地到十地叫聖人。所以修到聖人的地位才叫念不退。我們凡夫起的念頭都是生死念頭，登上初地的時候，那個念頭一轉，生死的念頭斷除了，就是證到真如本性了。證到本性的時候，不起念則已，起念就是跟本性完全相合，念念都是真如本性，這叫念不退。在我們這個世間要修滿一大阿僧祇劫，然後再修四加行登上初地，證到一分法身大士的時候，這才是念不退，否則的話還是有退轉的。但是一到極樂世界就有三種不退，皆不退，任何帶業往生到那邊都是三不退。

還有很多補處，補處什麼呢？他的程度修得跟佛的智慧、能力一切一切都是同等的地位了，但是同等的地位，還沒有正式作佛。比如現在民主國家是選舉總統，總統當選了，還沒有舉行就職典禮，還沒有成為正式總統的話，只能稱你為總統當選人，必得行過總統就職大典，正式就位了，才正式成為總統。在他沒有就職總統



之前，他當總統的資格、能力、選民的基礎完全一致的了，他就職就可以當總統了。補處菩薩一切就跟正式的佛是同等的，所以也叫作等覺菩薩，成佛叫大覺，他就是等覺，跟大覺相等。補處什麼呢？他在那裏還沒有作佛，在那兒候補，是候補佛。我們在娑婆世界這個教化區是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雖然現在他的教化已經圓滿，已經不在娑婆世界，轉移到另外一個時空地方去教化，可是現在還是他教化的時機，正法、象法、末法，現在還是他教化的時代。必得到釋迦牟尼佛的教法滅法之後，再經過多少年的時候，再出一尊佛，那一尊佛來的時候就正式來接任佛的地位。那一尊佛現在在什麼地方呢？就在兜率天彌勒內院，就是彌勒菩薩，現在是補處菩薩，也是等覺菩薩。我們娑婆世界到現在，就是這麼一尊彌勒菩薩在那裏候補；而在極樂世界像彌勒菩薩這樣的補處菩薩，多得沒辦法計算。另外雖然是帶業往生的眾生，一到極樂，到那兒去都可以學習成為補處菩薩。

那為什麼皆不退、多補處，不說皆補處，而說多補處呢？比如說大家要是發願往生，我們是帶業去的，一去我們也可以在那一生就能夠到達補處。但是我們一想，

娑婆世界有這麼多的生生世世的父母，計算起來不知道有多少，有父母、有眷屬、有親戚朋友，跟我有緣的眾生那麼多，我們雖然到那裏去，我們要發慈悲心，到補處之前，趕快乘願再來度化這個娑婆世界的眾生。還沒有等得及修到補處的時候我們就回來了，回來在這個世界度化眾生，就不是補處了，就不是一生到補處了。雖然沒有到補處，我們從極樂世界回來的時候，我們自己知道，我知道自己是從極樂世界來的，到這個世間來度化眾生，沒有什麼辛苦的，別人看起來你多麼辛苦，自己知道自己一點辛苦也沒有，度化眾生的願也非常深，情況皆不相同。所以在極樂世界因為有很多慈悲心很重的人，他願意再回到娑婆世界來，其他十方世界的眾生，類似的情形也是很多的，因此這裏不說皆補處，而說多補處。

我們怎麼去？用什麼方法？怎麼能夠把淨業修得好？這就要講「方法略舉」。修淨業的方法，概略地舉出來這三種，也就是「信、願、行」這三個字。信，要確實地相信有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在那裏說法、阿彌陀佛將來必然來接引我們去。願，是必須要發大願。行，就是持佛名號。這三個就是三資糧，我們出門到遠

處的話，要帶種種的資糧。在近代的時侯，搭飛機要飛機票，各種錢財要預備，這就是資糧。到極樂世界就是信願行三資糧。

「信」是什麼呢？「如聖言量真實不虛」，信淨土法門，說易就最容易，說難也是不容易，為什麼不容易呢？信就不容易，所謂淨土法門叫做難信之法。所謂難信之法，不是說我們普通人，就是懂得很多教理的人，他把普通的佛法、教理都研究明瞭了，比如說見思惑、塵沙惑、根本無明這些惑，都研究明白了，斷一品惑如斷四十里流那麼難，他一聽說淨土法門這麼容易，那有這回事情？他不相信，這叫難信之法。能夠確信，那是最好，智慧不到這種程度的時侯，用因明學的比量，剛才講過，用我們娑婆世界建築物也好、用眾生業力造成的山河大地也好，用這個來比極樂世界那個願力造成的，這就是用比的方法。這個如果再不相信的話，那就信佛的言語，這個經是釋迦牟尼佛講的，這是聖言量，再說西方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也是佛，兩尊佛所講的話，叫聖言量，聖言就是佛講的話。不像我們凡夫所說的話不實在，或者是另有企圖，想貪名圖利，說些騙人的話。就以釋迦牟尼佛來講，他是

一個國家的王子，可以合法合情合理地來繼承王位，他一切都不要，出家修道，他憑什麼要說些騙人的話呢？所以他成佛說的話是實語者、如語者，真實語一切都是實在可靠的，所以我們相信聖言量真實不虛。這在《阿彌陀經要解》裏面，蕩益祖師講這個信有六種，是信自、信他、信理、信事、信因、信果，有機會大家可參考，就是信。

「願」，就是「專修往生，乘願再來」。為什麼乘願再來？這是大乘佛法，一方面修法，一方面要行菩薩道，我們要弘揚佛法，我們才能夠成就，這是不錯的。但是沒有這個弘法的能力，那怎麼辦呢？就要發願，發乘願再來，就是說我現在沒有這個能力，不管是集體的也好、是個別的也好，我沒辦法把法門表達出來，沒辦法勸導人家，那就是沒辦法行菩薩道了，沒關係，發乘願再來的的心，我現在等於是先透支，等於跟佛講。所謂透支什麼呢？等於助學貸款，繳不起學費，先向政府申請貸款，等我畢業之後，我就償還這個錢，這道理差不多。現在就先讓我自己念佛，念成功，一往生學成就了，回來之後我就普度眾生，那就跟申請助學貸款是一樣的。

乘願再來，發這個願、這個心也是大菩薩，也是發菩提心，必得要發這個願。不發這個願，我就感覺這個娑婆世界太苦了，我一到那個世界我就享受了，那是小乘，小乘去不了的。

講到「行」的時候，有正助雙修，這前面講過了。正工夫就是「持佛名號」，你要是持得好，持得「一心不亂」，那就可以斷見思惑的，沒有到那種工夫的話，帶業也行。助工夫就是「止惡修善」，平常的工夫要注意了，不要被外面的五欲，色聲香味觸那些境界來引誘，我們不要受誘惑，心理要保持平靜，不要隨便發脾氣，不要貪求這個、貪求那個，我們一生平安無事，心理平靜。到臨命終了的時候，平時訓練有素，到那時候心理還是平靜的，這個時候「心不顛倒」，沒有障礙。如果平時工夫不好，沒有助工夫的話，到那時候就會起障礙，心裏就顛倒，那就不能往生了，所以這個助工夫很重要的。助工夫就是止惡修善，就幫助我們心理平衡，讓我們在任何時候，心理都是很輕安自在的，一般人講心安理得，我們只要是能幫助

人，盡量幫助人，罪惡的事情一切不做，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我們都是心安理得。這就是在平常心也不顛倒，壽命終了的時候也就不會顛倒，這就一定能夠往生。

一心不亂，心不顛倒。一心有事一心、有理一心，就不再詳細講了，各位對這方面要深入研究的話，就看《阿彌陀經》的註解。

最後這一段「事有特別」，「設喻」先設個比喻。比如說一棵竹子，竹子有一隻小蟲在裏面，這隻小蟲想從竹子裏面出來，因為在竹子裏面不好受。出來怎麼個出來法呢？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從竹子下面，往上一個節一個節咬破，咬破一個節就是通過一個節，一直咬到頂上面去。另外一個辦法，不必一個節一個節咬穿，就從竹子旁邊把竹子一咬破就出來了。這個比喻就是說我們都是竹子裏面的蟲，修他宗叫豎出，豎出三界，那個很不容易；修淨土宗就是橫出，從竹子旁邊咬破了就出來，這樣一講就明瞭了。豎出那麼難，從旁邊咬破出來就容易，因有二力在裏邊。我們自己念佛，好比我們在裏邊咬，要把竹子咬破，單一的咬破也很難，外邊有外力，正好這個竹子旁邊有個大石頭，外邊有風，我們在裏邊咬，外邊的風搖搖晃晃

碰到這個石頭，外面石頭一碰，我們在那邊咬，裏外夾攻，很快就將竹子咬破了。外面石頭的外力量就是阿彌陀佛的願力，在裏面就是我們自己念佛的自力，二力法門，所以這是很容易的。

還有就是「比較」，其他各宗要「先解而後修」，無論那一宗法門教理不解，不能夠修的，一修就是盲修瞎練，若走火入魔的話，往往是學壞了。禪宗不叫人家研究教理去參，他不先研究教理，他參透了，明白了以後，還是要研究教理，不研究教理，他還沒有辦法弘揚佛法。所以都要研究教理的，然後才能夠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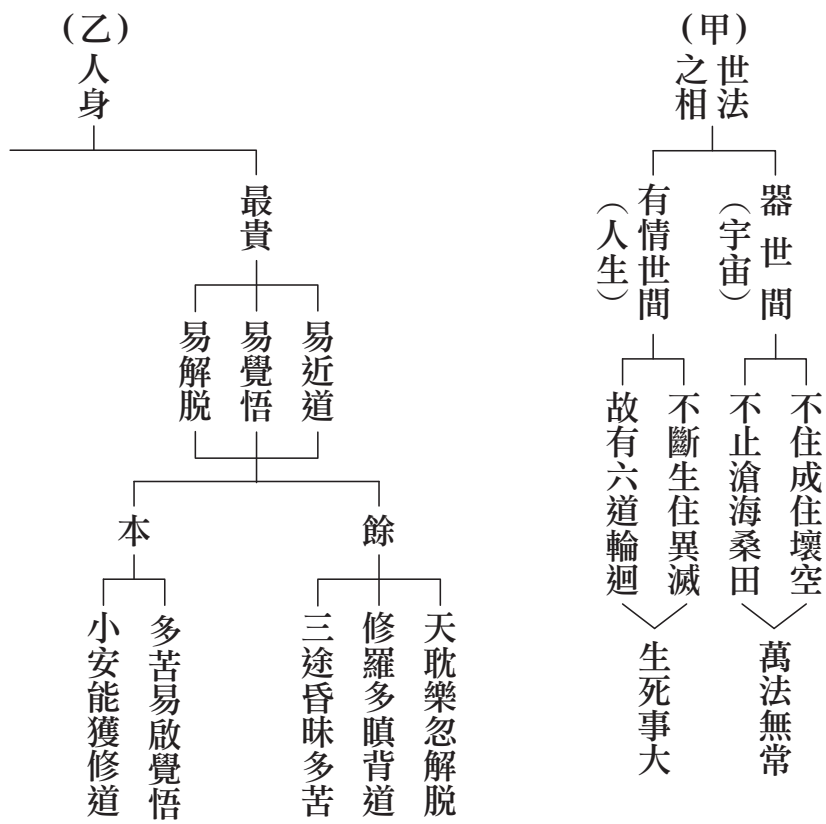
淨宗是「先修隨分解」，淨土宗可以先開始修，能夠自己隨分，隨著自己能夠了解什麼程度，隨著個人學習的能力，自己隨分隨力地去求解，這個當然就容易多了。就是不能解的話，跟一個善知識來學，遇到什麼問題，善知識就告訴你，幫助你了解也行。不過這樣的人，他一個字也不認識，也沒有修的這個能力，也沒有求了解的能力，他不能夠離開善知識，他一離開善知識，他自己就不能夠單獨地自修了，所以這個比較要特別注意的。其餘的人就是先修隨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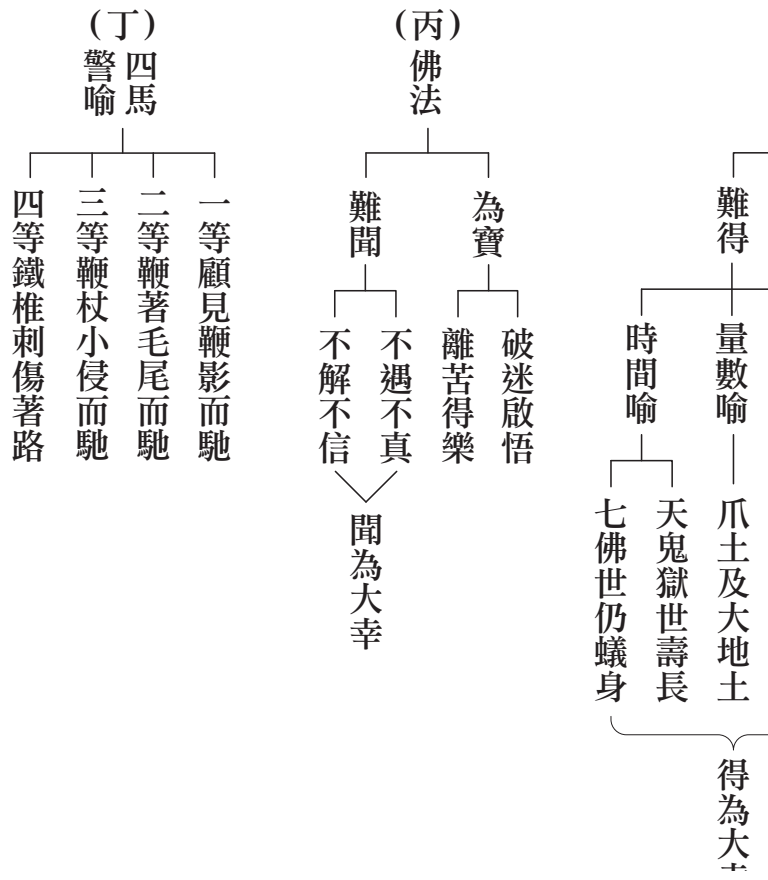
還有，「他如步，淨如車」，他宗就等於說是自己徒步走路，淨宗如上車。要到一個地方去，是走路來得快還是乘車來得快？當然乘車子快。這就是說他宗了生死成佛，就跟走路一樣靠自己兩個腳來走，又累又慢。我們淨土宗了生死以及成佛，如乘上車子。過去只好用車子來比喻，現在來講就是坐了火箭，一坐上火箭那多快，一升空那太快了，就跟乘火箭是一樣的，所以容易。

難與易比較的話，其他各宗難是「萬中難得一」，一萬個人修普通法門，難得一個人成功。淨土宗「萬修萬人去」，一萬個人修，一萬個人都能去，去就是往生極樂世界。不過這裏要注意的，所謂萬修，注意這個修，要如法而修，如果不如法而修也不行。怎麼如法而修呢？就是切切實實地正助雙修，就能萬修萬人去。



# 第十四講表 吾人應有之警覺





## 第十四講表 吾人應有之警覺

最後這一張講表「吾人應有之警覺」，前面十三表把佛家的佛性、一般的教理、大乘的、小乘的、各宗的普通法門修的方法、淨土宗的教理與方法，都介紹過了。最後等於是佛經的流通分，要勸大家，我們沒有接觸佛法則已，既然接觸了佛法，而且是接觸淨土宗的特別法門，我們應該要有個警惕、警覺，所以這張表題目就是「吾人應有之警覺」，分四段來講。

第一段是「世法之相」，要明瞭我們這個娑婆世界、這個世間法現象。一個講「器世間」，就是前面講的「宇宙」，這個器世間是「不住成住壞空」，這是講四劫。這個世間好不容易能夠成，成了到一個時候叫做住，這個住也不能維持太久，然後就是壞，壞到最後就是空，這就是四個劫的名稱，有成劫、有住劫、有壞劫、有空劫，這四劫。器世間就是這樣不住地，不住就是不停止，依照著成、住、壞、空這個循環，不斷地在那裏演變。

再說到「不止滄海桑田」，講成住壞空那個時間那麼遙遠，一般人就不大容易了解，可是就我們這個地球人類有始以來，現在人類歷史短得很，才有幾千年有文字記載的，那些神話說有滄海桑田。根據中國《神仙傳》記載，麻姑修神仙修成功了，是個仙女，他說我們這個世間在東海這邊，三次變為桑田，同樣的桑田也變更好幾次為滄海。另外在其他的記載裏面，比如說《幼學故事瓊林》、《佩文韻府》這是工具書裏面都有記載，過去在海上有三個老人，這三位老人相遇，說回憶我年輕的時候，我想滄海變成桑田，滄海變桑田變一次，我就投下籌碼，下了一籌，現在這個籌已經投滿了一屋子，想想看，這個滄海桑田變了多少次數。所以到後來有一句題祝壽的詞「海屋添籌」，所謂海屋添籌就是海上老人他看滄海變成桑田，變了一次就投下一個籌碼，然後他這屋子裏邊籌碼都已經充滿了，表示祝賀一個人的壽命那麼長。另外有一個老人他說：我的老師吃了蟠桃，只吃蟠桃，核子不吃，核子丟在世間堆成一座山，那個山就是現在那個崑崙山，那個山是很高的，想想看吃得那個核子，已經是變得那麼高了。這三位老人講滄海桑田的故事，這故事說起來雖然是神話，實際上說我們這個世間就是滄海桑田。

我是在民國四十二、三年，這幾年之間在台北讀書，完了之後我又到外島幾年，然後五十幾年又在台北住過幾年，然後又到了中部，現在已經民國八十五年了。我到台北的時候，有些路找不到了，在台北那幾年，台北大街小巷我都熟得很，那一條路我都非常熟悉，經過若干年離開那個地方，找不到了，房屋也找不到，路也不記得了，也不認識了，這不是滄海桑田嗎？再講時間遠的話，我是民國三十八年從大陸到台灣來的，三十八年初到台灣來之前，我故鄉是安徽，我是民國三十六年就離開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之前我又回去那個地方，路也不對了，我自己小時候爬的、自己住的後面那個山，我印象當中自己描畫都描畫得出來，之前回去，那個房屋都造到山上去了，山上先人的墓地找都找不到，必得要請人帶路。原來先人的墳墓距離房屋有很遠的一段距離，現在這個房屋造起來，跟那個墓地差不多是比鄰而居了，改變得太多了，這都是滄海桑田。所以人世間都是這樣的，「萬法無常」，器世間也是這樣。

「有情世間」是什麼呢？講「人生」，「不斷生住異滅」，生住異滅是講四相。就時間長的來講，我們這一個人生，我們生下來叫生。生下來逐漸成長，長到成年，心理也好、身體也好，到飽和點了，這叫住。各位現在就是住，還沒到飽和點，到三十就是壯年，一到壯年維持不到好久，很快要往下坡路走，那就慢慢變壞了，三十歲以後你想再繼續長嗎？不可能了，就住了。到四十五歲以後身體機能就慢慢退化，慢慢壞了。到最後那不就一死，不就空了嗎？人生整個生命來講也是生住異滅。再就短時間來講，一念之中就有生住異滅，我們講生滅，念念生滅，一個念頭就有一個生滅，這個生滅是簡單地講，講的完全就是生住異滅，念念當中都有生住異滅，這不斷的生住異滅，就是四相。這個四相是有為法的四相，包括我們生命的現象，包括每一念頭都有短暫的在那裏變化的現象。我們不修道的人，這個四相能不能夠把握住？生命的四相沒有辦法把握，自己意念，念念生住異滅也沒辦法把握。不修道、不了解教理，都不知道，怎麼能夠控制？所以儒家講「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了解生住異滅才能夠致知，生住異滅這個生滅現象不知道、不了解，他怎麼用功？因此，不住地生住異滅，「故有六道輪迴」，「生死事大」。

第二段講到「人身」的切身問題，我們人身是最可貴的，雖然講教理的時候，身見是不能有的，不要執著身見，但是要瞭解，就修道這方面來講，我們還憑我們人身才能夠修道，所以「最貴」。為什麼呢？六道眾生唯有人道能夠接「近道」，人道才容「易覺悟」，人道才容「易解脫」。其他，你想在天道眾生一切是那樣享受，他發不起道心，也不容易覺悟。覺悟必得要在世間，像我們人間，有很多很多的痛苦，有愛別離、有怨憎會種種的痛苦，才能夠覺悟，才容易接近道，這樣才容易解脫。還有其他三途裏邊，地獄眾生的痛苦，苦得一點都沒有間斷地，他怎麼能夠近道？怎麼覺悟？怎麼能解脫？餓鬼道、畜生道智慧下劣，他怎麼能夠覺悟？怎麼能夠接近道？只有我們人道。再講阿修羅瞋恨心那麼重，他怎麼能夠修道？所以餘道裏面，天道是「耽樂忽視解脫」，阿修羅道「多瞋背道」，三途裏面是「昏昧多苦」，沒有機會來修道。講到我們人的本身，「多苦易啟覺悟」，雖是苦，我們還有「小安能獲修道」，小小的安樂能夠獲得修道。比如說雖然大家從小念書受到升學的壓力，這個不能說是不苦，現在考上大學是苦盡甘來，有些小安才能夠學佛，沒有這種小安學不到佛的，所以能夠修道。再講最貴，只有人身最貴。

「難得」呢，說幾個比喻。「機緣喻」，得人身就同「高山垂線穿鍼」，舉例從阿里山上牽一根線垂下來，這根針在阿里山山腳下，叫這根線把那個針穿起來，辦得到辦不到？還有「盲龜浮木伸頭」，太平洋大海裏面，有一塊浮在海面上的木頭，這木頭有個孔，要讓這個盲龜先把浮木找到，找到之後，頭再從木頭的孔伸出來，這樣難不難呢？我們要得一個人身，就像從高山垂線穿針。在六道裏的盲龜，在他各道裏邊要得人身，就像從浮木裏頭伸頭一樣的，機緣就是這麼難。還有「量數喻」，量數的比喻，從大地上抓一把土，爪上這一點點土，跟大地上土的數量，究竟那個多那個少？那毫無疑問的。得人身就像手爪上那一點點土，數量那麼難得，大地上的土就像其餘各道那麼多。那就是說我們一失了人身，就像歸於大地；得人身的數量少，就像手爪上土那麼少。再就時間的比喻——「時間喻」，天道、鬼道、地獄道世壽長。畜生道，就拿一隻螞蟻來講，釋迦牟尼佛講經的道場祇樹給孤獨園，給孤獨長者的名字叫作須達長者，在建造精舍的時候，釋迦牟尼佛大弟子舍利弗就跟須達長者講：你這位長者過去多少尊佛來弘法的時候，你都是給他建造這樣的精舍，建立道場，現在釋迦牟尼佛來說法，你也給他建立道場。另外舍利弗又告訴須



達長者，你看地下有螞蟻嗎？舍利弗他告訴須達長者，你看這隻螞蟻，你知道不知道牠的來歷？須達長者當然沒有舍利弗這樣的閱歷，他說我不知道。他就告訴須達長者，這個螞蟻牠墮落畜生道變成螞蟻的時候，多少尊佛以來，你建立道場，這隻螞蟻也在這個地方。就是已經有七尊佛修成佛，而這隻螞蟻的生命死了又生，生了又死，生生世世不能脫離螞蟻，到現在釋迦牟尼佛也出世了，七尊佛出世，牠還是沒有脫離畜生道，還是螞蟻，所以「七佛世仍蟻身」。可見一墮落畜生道，墮落三途，想出來是多麼不容易、多麼難。生到天上，在天上享福，然後再到人間來再造業又墮落三途。因此我們得了人身，真的是難得的大幸。

第三段講「佛法」，人身難得，我們得了。再呢，一般高僧大德告訴我們佛法「難聞」，為什麼？因為佛是佛寶、法是法寶，能聞到佛法，得了法寶，是太難得了，太寶貴了，所以佛法是「為寶」。為什麼為寶呢？佛法是教我們眾生「破迷啟悟」的，我們在這個世間，那一個眾生不是迷惑顛倒的？沒有佛法，我們怎麼能夠開悟？佛法能夠教我們破除迷惑，啟發我們覺悟。這還不算，悟了之後我們能夠按照佛法

來修持，讓我們「離苦得樂」，能夠離開苦、得到樂。可是這個佛法難聞，不是人一生下來就聞到佛法，現在世界上宗教那麼多，信佛法的究竟只是一部分的。所以雖然得了人身，不遇佛法的還是很多；遇到佛法不真也很多。現在外道已經變成合法的宗教了，這個宗教沒有變成合法之前，都是在地下活動的。我們老師剛剛到台灣來的時候，他老人家很謙虛，絕不會自侍懂得佛法很多，他要先到各地方聽一聽。外道也講《金剛經》，也講這個經、也講那個經，老師去聽，首先聽他解釋金剛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外道怎麼講？竟然說般若波羅蜜就是那個鳳梨，那個吃起來味道有多甜？我們老師一聽嘆了聲，阿彌陀佛，然後就回來了。這一部《金剛經》是佛說、是真的，但是被外道一解釋就完了，把它曲解了，「不遇不真」，聞到這樣的佛法，就絕對不是真法。還有「不解」，就算講到真法，那《金剛經》好不容易，如果容易懂的話，何必等到六祖慧能大師真正悟得了「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證明是大徹大悟，然後五祖才跟他講《金剛經》，證明《金剛經》不容易了解的。我們現在一聽到，自己看，或者聽人家一講，我們就明瞭了？沒有那回事情，不容易了解的。就算小部頭的經，《八大人覺經》也不

那麼容易明瞭，《阿彌陀經》是更不容易的，《阿彌陀經》說起來比《金剛經》更難。「不信」，還有就是佛法講了，又瞭解了，有一天你發現佛理完全了解了，但對於特別法門難信，不容易相信。現在各位好不容易也遇到真法，也了解，也信了，這是大幸，「聞為大幸」。所以古人講「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趕快要覺悟，這個淨土法門一定要學。

最後這一段「四馬警喻」，四馬是《雜阿含經》裏面講的。阿含經有《四阿含經》，其中有《雜阿含經》。說比喻有四等馬，第一等馬，騎在馬身上的這個人拿馬鞭，一揚鞭子，馬一看，這是我跑快一點，趕快就馳了，馳就是趕快就跑了，見到鞭影子就跑了。第二等馬，鞭子揚起來，牠不看，牠不知道怎麼回事情，必得鞭子輕輕地接觸馬尾巴，牠才知道這是我跑的。為什麼馬尾巴呢？馬平常慢慢走的時候尾巴垂下來，馬一起跑的時候尾巴翹起來，（看畫馬圖就知道），牠就跑了。第三等馬，馬以為拿這個鞭子是跟我開開玩笑，牠不了解，前面是拿馬鞭子，這裏是抓著杖，必得用那個杖打牠幾下，小侵，打牠幾下，牠感覺有點痛的感受，這個時

候牠才跑，感覺正在打牠了，牠才跑。第四等馬，牠害怕或者是力量不夠，打牠也不行，必得用鐵椎子。古時候騎馬，這種馬是衝鋒陷陣作戰用的，騎馬穿著馬靴，馬靴兩邊釘著鐵釘子，騎馬的人兩腿一夾，馬肚子上被鐵釘子一椎的時候，痛得不行了，如果用力過猛，會椎出血來，牠刺傷了才著路，這樣牠才敢跑路。像這種修行人，智慧程度最下等，也就不錯呀，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他還是在等之內的。還有不列等的，不列等的馬是怎麼樣的馬？

第一等馬，自己想，世間、器世間、滄海桑田不住地成住壞空，人有生住異滅、六道輪迴，一講他就明瞭了，這是第一等馬。第二等馬這個不算，必得要自己對於那世間痛苦要有所體驗的。第三等是小小的體驗不算，必得要受到很深的挫折，給他刺激，讓他很深的感受。第四等的，就算是不小的挫折還不算，過了一段他又忘記了，第四等必得他要他遭受到家破人亡，自己得了重大的疾病，到了死亡邊緣的時候，在這時候讓人家告訴他佛法，他才能夠覺、能夠修，能夠這樣也就不錯。就有那些人，隨著家破人亡，隨著自己到快死了，他還是不修，這種還是有。

我們現在自己看一看，自己是那一等馬？學佛的人，慶幸自己，多少是自己有點善根，沒有些善根，人身得不到，佛法聞不到。聞到佛法後，自己跟那四匹馬一比，我們一聞就相信了，就肯這樣修，絕對是第一等馬，成就一定沒有問題。難信法門，能夠相信，照著這樣信、照著發願，能夠修持、不斷地修持。看到人世間一切天災人禍的苦難，當一個鏡子，反過來自己看，隨時讓我們了解苦集滅道，苦集這個道理天天擺在我們眼前。我們得了人身，聞到特別法，不學那是可惜。所以大家這樣一想，我們得人身，大家都有善根，好不容易的。

十四講表跟大家講完了，恭祝大家，接觸佛法的時候，一直是精進不退，在這個世間不退，到極樂世界一定是能夠不退，一生就能成功，前途無量，光壽無量。各位回到學社，跟新的學員研究，十四講表是個基礎，一方面自己研究，一方面就拿十四講表當學術活動。在跟他們研究的時候，假如時間不受限制，可以慢慢地多舉些例子，按照同學們所了解的，一層一層地跟他們講解，這樣各位自己就是在行菩薩道。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 聲 明 書

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文字檔光碟），所有著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同意皆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對象等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或任意更改內容，改變著作原意，影響大眾權益，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

公元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恭印結緣（贈送品）

##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講述者：徐醒民先生

出版者：雪明講習堂

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

電話：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〇四）二三一三三八三七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 徐醒民講述. --

彰化縣花壇鄉：雪明講習堂，2015.04—

冊；公分

ISBN 978-986-5814-79-3 (平裝)

1. 佛教

220

104005981